女聲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出版

第十二期

804

先聲

這期裏我們有好幾篇關於婦女的文章，可是每一篇都有它獨特的內容。「苗猺的婦女」是寫一種在不曾開化的民族中的婦女生活。苗猺婦女的文化雖然衰落，但她們的勞苦精神，工作的能力與勤儉的好習慣比那些生長在最文明的都市裏，只會享樂不願做事的婦女要強得多了。望我們的讀者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多注意這一點。

關於昌化婦女的一文是寫一大羣又落後又可憐的勤勞婦女的生活。希望八們多多地想到她們一些，她們雖然無知，信許多迷信，但是如果她們能受到一些好的教育，她們都是一批頂有用的婦女。

珠英君的關於婦女應有科學知識的一文雖然發揮得不是非常透澈，但是他的主張和觀念非常正確，他看清楚婦女的知識只限於家庭俗務與瑣碎的細節上是不對的，一個有希望的前進婦女應該去作多方面的修養，獲得許多科學知識。能夠從科學的認識裏了解宇宙與社會，然後可以去爲社會効力。這是一篇有着新穎觀念的文章。

關於世界知識一欄，因爲目前沒有新的外來書籍，但是我們又願意拿些有趣的東西獻給讀者，於是我們只得在些老舊的書籍裏去找。因此我們的世界知識一欄雖然常常是些舊東西，但是有趣的。對於取材不新一點，還望讀者原諒！

女聲 第十二期 目次

國際新聞
東條首相來華作答禮訪問，等等
評論
從關於女性的文藝講到婦女……芳君
世界知識
人類衣飾的變遷（上）……華
家政
健康美和維太命……洋
鴨之食譜……烹調主人
修養
現代婦女應求得科學的知識……珠英
獻給仕女們……雲
婦女的生活
萬山叢中的昌化婦女……珮璉
桃子……絢子
苗猺的婦女……申年
所見所聞
中華電影公司給東寶劇團來滬洗塵……方媚
兒童欄
初春的自然故事……鮑佳木
小手工（廢物利用）……菡
娛樂
閑八卦和撑木排……榮
漫畫
職業的選擇……丁悚
文藝
秋潮（三）……陸洋
春日雜詩（詩）……歐青春
阿福……沙金
一顆燦爛的星（小品文）……珊瓈
小花兒……藕雨冷
阿萌的故事……嵋
戲劇與電影
劇評、大地。一綫天。……蘭
影評、兩代女性。亂世風光。……蘭
新裝
節約時期的春裝
信箱……讀者
餘聲……編輯室

東條首相來華

作答禮訪問 中日邦交益形親密

日本帝國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大將，會於三月十三日，由日本乘飛機來華，於十五日安返日本，此行雖祇三日，但在中日邦交史上實爲重要之一頁，至足紀載。

東條首相此次翺臨中國，更是爲答謝去年十二月汪主席訪日，同時對中國參戰表示敬意，此行實爲兩國邦交增進之顯著表現，亦是「禮尚往來」東方文化之精神。

按日本以現任官內閣總理大臣之資格出國訪問，當以此次爲創舉，且在大東亞戰爭之大時代下，首相能撥冗來訪，其情之殷，更屬可感而令人興奮。

十三日東條首相抵京時，汪主席暨各院部會長官，日本方面畑總司令官，重光大使等，均蒞機場歡迎。東條首相先與汪主席握手寒暄，繼與其他人員一一握手後，即同至機場貴賓室歡談片刻。是時東條首相身穿戎裝，英姿凜凜，更使人敬佩。當日五時半重光大使引東條首相趨汪主席官邸，晉謁主席致敬，歡談三十分鐘後辭歸迎賓館。是晚汪主席特在國府大禮堂設席歡宴，賓主百餘人，濟濟一堂，盛極一時。

汪主席在歡宴席上致詞，除感謝東條首相之能撥冗親來訪問外，並於東條首相對於大東亞戰爭之完遂，予以啓迪，而使我國增加勇氣得以參戰，尤多致意。更關於交還租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措施，尤見日本實踐援助中國完成獨立國家之言語，汪主席對此曾謂「這種偉大援助，不獨中國爲念念不忘，而且開了東亞新天地的新紀元」。最後希望東條首相時時不吝指教，以完成此次大東亞戰爭云云。並祝東條首相康健及大東亞戰爭勝利。

汪主席致詞後，東條首相即致答詞，對於我國向英美宣戰，實行參加此次大東亞戰爭，表示敬意外，並言日本特本中日提攜之根本精神，樹立兩國新關係，以後益趨發展。且述此次大東亞戰爭，日本在太平洋已將英美荷之根據地完全覆滅，奠定必勝之基礎，同時滿洲緬甸均有密切連繫，至於歐洲德義各盟邦，共同本其打倒英美勢力初衷，互相取着同一步驟，準備來日發動大規模之攻勢，爭取最後勝利，建設新大東亞，等事，並祝主席健康及中國國運昌隆。

翌日即十四日，汪兼行政院長偕立法院長陳公博，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蒞迎賓館答訪，並在庭園攝影，以資紀念。對於中國建軍及完成協力戰爭事，每多討論，歷時三句鐘，汪兼院長方始辭出，而東條首相此次來華之任務，始告完畢。

東條首相遂往機場，過滬小作勾留，聽取日本各長官之軍務報告，及赴上海大使館事務所，聽取所轄各狀況。

十五日晨八時三十分，始由滬乘飛機返日，當日安抵東京，亦會發表談話，對於此次來華，雖以期間極短，但已得償宿願爲欣慰。並將中日兩國共同努力完成大東亞戰爭，爲大東亞爲全世界大轉換之新局面云。

此次具有歷史性之創舉，庶告完竣。

歐非兩戰場之檢討

德蘇在東線已呈膠狀。

英美在北非並未得逞。

此次歐戰在最初發動時，德國原擬長驅直入法國之後，便以利害，迫誘英國合作，而奠定德國在歐洲新盟主的地位。可是，老奸巨猾的英國，慫恿了蘇聯，德國便不能不東顧，以滅此朝食，爲長久治安的企圖，東線戰爭遂於前年爆發。

本來在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一書中，曾引蘇俄爲德國最大後患的大熊，今一旦與之相見於戰場，事亦非得已，可想而知。原定先下莫斯科，使俄國政治中心搖動，再取烏克蘭富庶之區，使蘇聯物資缺乏，然後易於制諸死命。

不料戰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外，莫斯科不能克陷於一時，去年史太林格勒亦不得志，延至冬季，蘇聯得乘天寒地凍的機會，大舉反攻，復師其歷來冬季攻勢的故技。

蘇俄正欲乘勝恢復失地，置德軍於死地，可是，德軍能以犧牲的堅强的精神，以少許來抵抗多數敵軍，至蘇俄未能如願以償，所以現在雙方時攻時守，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早呈膠狀。

兼之冰雪初溶，路途濘滑，不能馳騁，機械部隊無以施其技，所以日來雙方戰報，至爲沉寂。縱有一二，亦極微小之接觸，未

足以影響全部戰局。

然而，此種沉寂，不能斷爲德軍無力反攻，此正是準備春末夏初之大戰的潛伏期而已。

至於北非戰場，近日頗多消息，殊堪惹人注意。

據海通社柏林總社編輯之論文稱，估計美軍在北非之實力，約有八師之衆，至少有二十五萬人以上。但北非之突尼斯戰線，美軍祗有一小部，緣因多在法屬摩洛哥邊境。但以如許大軍，運輸線祗有鉄路一條，美軍頗感不便。故美軍在北非戰場實力，無足輕重，且美軍缺乏應戰經驗；以此爲牽制即有餘，若以攻守必感不足云。

自從英國第八軍開始攻擊，軸心軍爲應付便利，曾一再縮短防線，以後英軍每有攻擊，均遭德軍擊退，並遭德軍强力之反攻，致敵軍前佔之陣地，亦告不守，故不能不撤退總攻之命令。此爲三月初旬戰狀也。

至本月二十四日，反軸心軍又復開始攻勢，但以軸心軍防衛堅强，迄未能突破任何主要陣線。

但反軸心軍爲牽制南部軸心軍計，曾派英軍第一軍在北部戰線以猛攻芬安尼姆部下軸心軍陣地，又曾用機械部隊在北部，發動攻勢。但均遭德軍擊退，無法進展。

在南部活動之英軍第八軍，每次進攻，均遇强力抵抗，所以未有任何大規模之攻勢，柏林方面深信英第八軍之改編工作，尚未完成，所以激烈大會戰，尚須有待。

德軍在羅美爾將軍指揮之下，不獨屢作强有的防禦，且能鼓其餘勇，常常出沒英美軍陣地，施以奇襲，故二十四日亦曾將捷塔爾東方之美軍掃蕩，俘虜甚衆云。

延至廿六日，突尼斯前線之德義聯軍，以有力部隊向中部及南部敵軍，開始反攻，然反軸心軍仍保持其原定攻勢計劃如下。

（一）對馬萊斯防線正面進攻，同時利用特別部隊，包抄右翼。此項任務由英國第八軍担任。

（二）自加夫薩區域，東面向海岸推進，以資包圍德義軍隊，係由美軍第五軍爲主力，由英法軍協助。

本此項計劃，反軸心軍屢次分別由此進攻，均被擊退，且敵軍死傷甚重，頗爲不安。衆信反軸心軍屢次進攻，均遭擊退，且負重創，現於日內不獲成功，則最後勝利均爲軸心軍所獲取，反軸心軍即無進展希望云。

至於北非戰場之勝負，初時頗覺此處非爲必爭之地，雙方何故出其全力以爲攻守。後來細心觀察，始觀此線實握反軸心軍開闢歐洲第二戰線之關鍵。

因爲德軍既以全力在東線發揮，使蘇俄氣息淹淹，其無力抵抗，早在意中，再求反攻，談何容易，所以第二戰線之聲浪，高入雲霄，蘇俄眞有大旱之望雲霓的迫不及待之情緒了。

更查西歐法國本土，其淪陷區域，已由德軍鞏固防衛，且海線甚長，運輸兵艦一多，便易受德軍飛機襲擊，重演鄧克一役。

英國飛機雖曾數度轟炸北歐之娜威，及企圖小隊登陸等舉，但均屬試探性質，勞而無功之舉，故認爲第二戰線非由南歐不可。

然而南歐處於地中海，該海義國海軍及德國飛機，不容輕侮，更有北非殊爲進軍之患。若反軸心軍一日不能在北非勝利，則南歐開闢第二戰線，便有後顧之憂，爲能長驅無阻。是以北非戰場的嚴重，可想而知。

英國未得美國實行助戰，尚未輕動，見去年里比亞遭受德軍壓迫一役，可測其所以遲遲至今發動者，良以實力未足。今日美國之所以在非洲西北岸登陸，亦爲避免登陸之困難計耳。至於登陸後，鉄路缺乏，運輸艱難，未嘗不是英美軍之一大打擊也。

北非戰事若能在夏季酷熱以前決定，則歐戰當又重新估計矣。

緬甸之獨立

大東亞之新秩序

緬甸在亞洲之地位，殊屬重要，其北毗連我國，其東則爲印度，西有泰國，故英人爲保護其在亞洲所侵略之地盤，既取得印度，不能不復取緬甸及馬來半島，以固其殖民地——印度——之藩籬。

同時遠在滿清時代，英每有窺視中國野心，常欲攫取西藏，進佔四川，南由緬甸侵略雲貴、其野心之大，其詭計之毒，是誠東亞之大患。

此次大東亞戰爭，日本不旬日而至緬甸，深得該國人民歡迎，良以受英之壓迫，正如水深火烈，一旦得人援拔，其喜可知。

日本更進一步，爲謀大東亞各國，互相團結，特許緬甸獨立，不但全緬人民感激振奮，即東亞十億民衆亦一致歡迎。

三月廿五日東條首相在議會發表該項消息後，日本各報莫不以大字標題，承認日本此舉，扶助緬甸獨立，成爲整個亞洲及和平共榮圈下東亞新秩序之一環，足見日本並無利己之地域野心，正見英國從前惡面目之暴露耳。

日本能於戰事進行中，實施其建設大東亞之計劃，誠爲難能可貴之偉舉。

關於緬甸之獨立，故該國政府巴莫長官，於三月赴日，訪問東條首相。曾參觀各都市機關，如陸軍學校等。又曾在JOAK電台廣播演說，發表此行之感想，於二十六日方離日本返國。

今次緬甸之獨立，不獨其全國有利，則於我國亦有憂戚相關之利害。今緬甸之脫離英國惡勢力，即亦我國減少此野心國家的侵略之可能。

至於從來兩國物資之流通，更爲共榮之要圖，不復受制於外人，此爲大東亞戰爭中最堪令人興奮而祝頌之一事件也。

更由此而見日本完成大東亞之戰爭目的，先後援助我國，使我國脫離次殖民地之恥辱，得以次第收回租界及撤消治外法權，今復扶助緬甸獨立，實踐大東亞共存共榮之旨趣，大公無私，堪稱仁義之壯舉，豈獨爲緬甸一國賀，亦足爲全亞洲民族賀，此係總理大亞洲主義之實現先聲也。

評論

從關於女性的文藝講到婦女

芳君

翻開文學的歷史，雖然我們在史頁上看到一些關於婦女的紀錄，但是要找一個眞正地代表一個朝代，能夠永存在歷史上，能夠爲歷史効命的女作家，却是少得幾乎沒有。對於外國的文學史我們且不去翻它，只拿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古代的女作家裏，除開詩經與古詩十九首裏的一些無名的作者，除開幾個會吟花咏雪，會寫一些哀不成聲的詩詞的女作家以外，頂有偉大成績的就算是曹大家了。曹大家在古代文獻上有兩個大的貢獻，第一個是修「漢書」，第二個是寫「烈女傳」。然而這兩部著作全不是代表她自己，或是當時婦女們的生活與眞正思想的文藝著作，而是受了當時的統治思想的影響，在王權的鼓勵與壓迫的下邊，寫出來的兩部替支配者說話的東西。從這裏看來歷來婦女對於文藝的貢獻實在是很可憐的。

然而，婦女的生活對於文藝作品却供給了不少的題材，我們現在拋開那些專以歌詠戀愛歌詠美人才子的桃色故事作爲主題的文藝，只就一些表現婦女本身生活的文藝來看，我們古代的著名文藝作品在詩裏面除開詩經，古詩十九首而外，有「孔雀東南飛」，「琵琶行」，在小說裏有「紅樓夢」。這些都是關於女性生活寫實的作品。在這些作品裏，作者不曾正面指出一個婦女問題，但是在故事中却反映了許多當時的女性生活，也就是說，反映了在當時社會裏最繁複而不能解決的婦女問題。在五四以後有很多新的文藝作品產生，這些作品中也有很多以婦女問題作爲題材的，在這裏足見婦女生活對於社會生活之重要，而在文藝的內容裏佔了多重要的位置。因此我們也知道婦女問題與文藝是有着不可分的關係。

（一）文藝對於婦女的關係　文藝作品在許多地方都關聯着婦女，而且在許多作品裏婦女都以悲劇的面目出現，這證明婦女問題不但與文藝有關，而且有着很嚴重的關係。同時，要解決一種社會問題，就得有一種工具，而文藝是在許多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裏的一種很好的工具；因爲它能從許多社會的現實裏抓着問題的尖端，它能在人物的表現上暴露社會的缺點與矛盾，能從故事與感情的發揮上指出社會的問題，它能告訴人們社會的醜惡與光明，也能指示人們的出路。因爲文藝作品對於社會問題能夠負着這樣大的使命與執行着這樣大的任務，婦女問題也是一種社會問題，也需要許多工具去解決，因此文藝作品也是解決婦女問題的一種頂好的工具。

從這一點來看，文藝的作品既然與婦女問題有了這樣密切的關係，它與婦女本身也就不可分離了。因爲誰要解決自身的問題，就得自己使一種工具替自己解決，不能依靠別人。婦女自然也是一樣，要解決自身的問題，就先得培植自己的技能，讓自己能夠使用一種工具。文藝作品既然是能夠解決婦女與社會問題的一種工具，那麼婦女就應該能夠自己去使用它，了解它，也能夠創作它。要能夠把它認識得清楚，也使用得純熟。

我們在這裏不是說，創作文藝一定就是婦女的任務，爲着文藝的作品的光輝與好的成績，我們願意大多數的人去參加這種活動。但是，爲着文藝作品不成爲一種空洞的東西，不成爲一種機械與死板的，超越了人間的，不成爲一種只有軀體，沒有生命的東西，我們不需要一種在社會裏只有享受，沒有勞働，只是浮游於生活，而不能創作生活與生命的人們去參加這種活動。因爲這種活動的結果也只是一些浮游在人們生活的上層，只有供給一些悠閒的人們當作花朵一樣地去賞玩，而不能對於人們嚴肅的問題發生一種像刀斧與船舵一般的力量。其次，爲着文藝作品的內容不是膚淺的，它對於在它的社會現實的任務上不是潦草的，我們不願意把某一種生活題材讓一個與這種生活隔膜而不了解的人去寫作。記得高爾基在他的「給初學作者的一封信」裏說過，「不要寫你所不知道的東西，不要求知於天花板」。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作者要從自己親歷的生活裏去找題材，不要把題材找到自己的生活以外去。作品是自己的生命，作品題材就是自己的生活。作者決不能夠憑一種「道聽途說」，或者眼睛與耳朵的淺薄的工作而創作出一種有力量與有生命價値的東西。曹雪芹因爲進過宮，熟悉於宮庭的生活，他才能在「紅樓夢」裏畫出一個大觀園，能夠描寫出一些別人所不知道的富貴的生活，能夠寫一個像太子一樣的賈寶玉。高爾基流浪過，他拾過面包屑，揀過肉骨頭，當過乞者，掏過垃圾箱，因此他能寫流浪兒的「三人」與描寫被社會踐踏的女人的「秋夜」。這些都證明一篇有着血肉內容，對人們有着思想與感情上的効果作用的文藝作品是必需有着某一種生活經驗的人們親自去寫作的。因此我們爲了要使文藝作品成爲有內容的，有生命的，我們就要讓許多參加社會勞動，在社會現實裏經歷與爭鬥的人去創作。爲着不要使作品內容是膚淺的，不要使作品與生活的關係起了隔膜，不要使它所負的對於現實的任務的活動成爲潦草的，我們必需讓一個有某一種生活的眞實經驗的人去創作表現他自己的生活的作品。這些話也就說明了，因爲文藝作品是解決婦女問題的一種重要的器具，站在婦女問題的立場我們要使婦女去創作，去創作表現她們自己生活的作品。因爲唯有婦女自己才能夠把她們的生活與內心表現得更深刻而明白一些。

（二）婦女如何從事創作　爲了自身的苦

難，爲了要把自身的生活表現在文藝作品裏，婦女們就要自己去參加創作活動。同時不但要參加創作活動，而且要知道自己創作些什麼，決定創作的對象。

前面我們說過，創作不要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外去找東西，作品就是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裏，婦女生活還是限止在一種狹窄的範圍之內，婦女的在社會與政治上都不能得到解放，她們的生活的範圍也不能開展，她們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從一種家庭的桎梏開展到社會上來，她們的經濟也不能獲得眞正的獨立。由於這許多原因，婦女對於社會的生活不能獲得活動的自由，對於社會的現實因不能深入就不能得到眞正的了解。她們不能明白地知道社會活動的方向與發展的法則。也許她們對於這些會知道一點，但只是由於偶然的機會，偶然的機會帶給人們的知識不是片段就會是歪曲的。有了這些加於婦女生活與智識上的阻礙與困難，對於創作的對象與範圍，婦女們也就要受到很大的限止跟遭遇很大的打擊了。因爲第一、文藝作品的對象是廣大的，既然要供給廣大的讀者，它的題材自然不能限止在某一點狹隘的地方，它要能廣大地反映許多人事的問題，它的題材是要在現實中最深最廣的地方發掘出來的。婦女由於自身生活的不得解放，她們所知道的除開是在自己的極單純的生活以外不知道別的東西，因此她們在創作的時候，題材的範圍就要受着限制。其次，即使她們能夠有多的機會去觀察一些多的生活，但是她們對那些東西只是觀察而不能深入，於是她們雖然能從自己觀察的生活裏得到一種創作的題材，然而這些東西對她們終於是隔膜的，她們不能獲得正確的理解，不能把握事物與問題的中心，把這些不正確的東西反映在文藝作品裏，結果這些作品會是浮於生活的上面，換一句話，就是不能站在生活的高峯與廣原裏獲得作品的生命。

那麼在這樣困苦的條件下，婦女們該怎麼樣去從事她們文藝創作的工作，她們究竟該創作些什麼呢？第一，我們承認，自己使用工具去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一點，是對的，婦女們必需去參加創造活動；不管在如何的情形下都要創作。於是婦女們首先要在未能經歷許多別的生活，未能了解別的生活以前，必需要了解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生活去作一種細心的體驗，把握住自己生活中的生命的關鍵，然後把自己生活中最有戰鬥性，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點作爲創造的題材，反映到自己的作品裏。然後在自己的週圍，與自己有同類生活的人們中去找尋生活的共通點。在這些共通點的生活裏也尋出一個最富有戰鬥性與緊握着生命邊緣的東西，使這些東西與自己的作品發生關連。其次，我們承認，文藝是一種有普遍性，要被廣大羣衆愛好，有廣大羣衆擁護的東西，——因爲假使沒有廣大羣衆的愛好和擁護，就得不到廣大羣衆的同情，於是你的創作目的就收不着廣大的效果——創作的人就不能永遠把自己的創作對象限止在狹小的生活範圍裏，在這裏，婦女對於創作的活動就不只是文藝本身的工作，而是在文藝活動以外去作別種活動，就是說，還是要去作社會的活動，爭取社會生活的開展。在開展的社會生活中尋找文藝創作的題材，用文藝創作作爲工具去爭取社會生活的開展。

（三）婦女如何開展自己的文藝活動　爲着需要一種工具，我們要使用它，製作它，並且要把它製作得纖巧而銳利，婦女對於文藝作品也是一樣，因爲它對自己是必需的東西，婦女不但要能夠創作，而且要創作得好。自己能夠產生好的文藝作品，然後這種文藝才能成爲解決自身問題的銳利的工具。所以在這裏我們要說的就是婦女如何展開自己文藝的活動了。

所謂展開文藝活動，這句話的意義包括了兩點：第一是量的豐富，第二是質的精美。

我們先就第一點來說，婦女們在現在正經歷着一個非常堅苦的時期。她們不只有一大堆從陳舊的思想與制度上承受過來的苦痛，目前的戰爭，飢餓與恐慌，兩個社會的新陳代謝的生產與死亡的關頭又加給了她們無限的精神與肉體上的苦痛。她們不但不能得到一份自由與獨立的生活，而且原來的禁錮與煩惱都在新的，一般人的困苦下邊給她們加重了。生活的困苦使她們不能自由活動，不能生活，乃至於不能呼吸。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該怎麼樣去談婦女與文藝的關係，怎麼樣能夠教她們去從事文藝活動，如何去創作，又怎麼樣能夠擴大量的生產呢？但是正因爲這樣她們應該去創作，因爲創作是怕沒有眞實的生活，怕作者的生活空虛，生在現在的婦女，她們的生活是不會空虛的，她們每天都要向正降臨着的環境奮鬥，一分鐘不奮鬥她們就不能生存。其次，正因爲這樣，她們不能像往昔一樣安坐在家裏，她們得要去作家庭以外的發展。因爲生活的發展，她們可以得到多一些題材。至於創造的效力呢？那就是要用自己對於精神與意志爭鬥的勇氣去努力自己對於自身的義務了。一個作者是爲了生活而去創作不是爲了創作而去生活。在大詩人普希金的歷史中他自己說過：「我覺得我有許多不得不寫的東西」。就是說，他不是爲了寫作而去寫作，他的詩集是被他的生活壓搾出來的。那麼現在有着許多經歷的婦女正是應該在量上擴大寫作的生產了。

其次是質的問題。文藝的質的好壞主要是靠着寫作的技巧，而寫作技巧的最大努力就是要多讀好的書籍，多作寫作的鍛鍊。但是另一方面是要從生活裏去鍛鍊的。第一，如果一個人缺乏生活經驗，他就不能了解與那種生活經驗有關係的作品。其次，他如果對於某一種生活只有經驗而不去體會，結果他的生活經驗只是隨着他所度過的日月而逝去，在他的思索的意象裏是不留影跡的；就是說，在某種生活過去了以後，他不能在一個後來的日子裏重新去追握它。這樣一個作者縱然有着很好的寫作技巧與豐富的生活經驗，自己作品的內容還是空虛的，內容空虛的作品，自然不是一種好質料的東西。因此從事創作的婦女們不要輕忽了自己生活的經歷，在經歷中同時要去體會，把自己在一間最汚暗的陋室中的生活變爲自己作品裏最生動而最光輝的一點，成爲廣大讀者的興趣與同情；那麼婦女的文藝活動就從此開展，文藝與婦女之間的關係也就有好的成績了。

這篇文章作者自己覺得寫得太簡單，有些地方也很草率，但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很難寫的，多說幾句話就要出了題目，跑到純婦女問題，或是純文藝問題的範圍中去了。因此就在這裏收尾，使讀者不曾得到滿意的地方讓別人在婦女問題或是文藝問題的文章裏去發揮吧！

世界知識

人類衣飾的變遷（上）

華

原始人的衣服。原始人的裝飾紋身的風俗。時髦與服飾衣料的故事。針的故事胸衣的故事。鞋襪的故事

當現在米珠薪桂的時候，我們所必須穿着的衣服，例如布、呢、綢、紗之類的價值也跟着漲得驚人，目前一般平民要做一件新的布衣眞是感覺非常困難。作者常時癡想，假如人類自有史以來就不穿着衣服豈不很好嗎？我們一定會有一件天賦的冬暖夏涼的皮衣，誰也不必去愁沒有錢買布了；可是世界上的動物只有人類穿着自製的衣服，一隻熊自春到冬總是披着牠那件長厚的黑毛皮大衣，一隻豹從小到死總是穿着自然所賜予牠的那襲花皮大氅，一隻雄鷄不分氣候是寒是暖，總不會脫去牠所有的美麗羽毛的衣裳。我們可以相信人類在原始的時候，大自然也賜予他一件從頭到脚的毛皮衣裳的，他們生長在溫暖的地方覺得非常舒適，但是慢慢地向着南北兩極繁居，天氣逐漸寒冷，天然的衣服不足以抵禦寒氣和風雨的侵襲，這時當然其牠動物亦遭遇到同樣的情形，有的動物就此凍死而滅跡了，有的移向溫暖的地方去生存，也有的得到天然的能力生長了更厚實更溫暖的皮衣裳了；這時人類却有天賦的智慧，他利用樹葉和獸皮來包住自己的身體，不但使他溫暖，並且可以不必怕風吹雨打了，所以人類在很早的時候就穿着衣服，這樣歷代相傳下來，本來和動物一樣天賦的長毛就逐漸退化得看不見了。在熱帶地方居住的人民，因了熱烈的陽光和溫暖的微風也使他們身上的長毛退化了，腰上束着一根帶子，頸上掛着一串五彩的螺絲殼也就算是他們的衣服了。照這樣看來人類因為氣候同裝飾等原故就很自然的穿上了自己所手製的衣服，於是穿着衣飾就成了人類的風俗和習慣了。有人說我們人穿衣服是因為害羞的緣故，其實人類並不是因為有羞恥的心理而穿衣服，是因為穿了衣服而發生羞恥心理的，一直被衣服所遮住的身子忽然赤身露體就會覺得害羞起來。所以與其說羞恥心理是穿衣服的「因」，到不如說是「果」來得妥當些。有許多羞恥的心理完全是人造的，各時各地各民族的羞恥心理可以顯出很大的差別來，例如有些野蠻民族認為露膝是最羞恥的，中亞細亞地方有一族人將手指甲完全隱藏起來，在非洲有些地方的土人只要身上刺花，一絲不掛也不會覺得害羞的。從歐洲去的傳教士要他們穿衣服，他們看見白種人穿上了奇裝異服反覺得難看無比，不過敷衍傳教士們就勉強戴上一頂絲帽，脚上拖着一雙鞋子，等傳教士們走開了，他們的帽子和鞋子也就丟得老遠了；從這些例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穿着衣服一件事與氣候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現在我們穿衣服固然遮住了身體，但是衣服的顏色花樣在在都要顯示男女的差別來。

非洲東部婦女的裝飾—唇圈

原始人的衣服

在上面我們已經提過人因為感覺得天氣的寒冷才穿衣服，所以在寒帶地方的人民穿衣服的制度比熱帶地方進步得多了，到如今非洲地方的土民所謂的衣服不過是貝殼繪畫紋身之類，現在我們穿着皮大衣帶着顯耀奢華的行動，但是我們可斷定說人類最原始的衣服就是一件皮大衣。或許是一件血痕斑斑的皮大衣，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智慧和力氣已足夠幫助他殺死大小的野獸，獸肉拿來果腹，獸皮用刀石刮乾淨後就披在身上保暖禦寒了。大概到了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經有很粗糙的麻皮衣服了，考古家在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中找到了破碎的麻布片，此外還找到了別針和其它的銅器飾物哩！

最早最簡單的衣服就是腰帶，古埃及人所穿着的腰帶是素色短狹麻布做的，

團腰縛轉，在腹前打上一個結，早期無論貧賤人民都穿這種腰帶，後來富貴的人就想出法子，在衣飾上要顯出和平民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們用皮來做腰帶，並且鑲邊掛鬚，藉以增加美觀。挪亞的後裔，閃族的人民在很古的時候除了闊大的腰帶之外，還穿着緊身的衣服，他們的領袖和長官們所穿的緊身衣服是用青紅白等色配上去，看來十分鮮艷。

原始人的裝飾

喜好裝飾也是人類的特點，它的歷史也和人類一樣的悠久；在歐洲地方考古學家曾發現許多在上古時代的人所居住的山洞中，有各種各樣的貝骨一類的裝飾品；澳洲的土民身上一絲不掛，但是也有粗陋的裝飾。說來奇怪，在好些野蠻民族中，男人們裝飾得很起勁，婦女們反到非常簡單平凡，原因並不是野蠻的女人不喜歡裝飾，是因爲男人們只知道自私，把所有的裝飾品都放在自己身上了，比較孱弱的女子享受不到這樣的權利，但是以一般的野蠻民族講，女子和男子愛好裝飾的心理是一樣的。

原始的人民正和今日的小孩子一樣，十分愛好鮮明的顏色，澳洲地方的土人並不穿衣服，但是全身塗上了各種顏色，多數用赭石塗成大方塊，再用白色黏土和木炭塗上條紋；面上的花式也以條紋居多，眼睛的週圍則畫成圈形，看來很像我們在京戲中的大花面哩！他們在鼻子上還穿過一根像手指一樣粗，有五六吋長的骨片，雖則在我們的目光中顯得十分難看，並且有礙呼吸，但是他們都樂而爲之，因爲這是他們認爲美的裝飾哩！

高愛克拉斯（Guaycurus）族的人民將他們的身體一半漆白一半漆黑；新錫蘭的男女土民都將他們的嘴唇塗得光青的；還有些野蠻民族的人民按照節氣將身體塗成不同的花式，例如巴塔哥尼亞（Patagonians）族人逢到有喪事時家裏的人全身塗黑，以示哀悼。

在今日文化落後的土民中還可以看到各種樣子奇怪的裝飾方法，非洲東部的婦女差不多都有唇圈的，就是用一個金屬的圈放在嘴唇上，這豈不是很笨重，而且連張嘴都不容易了嗎？可是他們認爲唇圈愈大則愈顯得美麗；耳環也是極普遍的裝飾，在野蠻民族中沒有不用耳環的，但是她們的耳環眞是非常笨重，大的直垂到肩上，她們爲了要求美麗，可是一對耳朶却眞受罪不淺哩！在馬來和新幾內亞等地方的土人對於牙齒也加以裝飾，裝飾的方法就是將牙齒銼尖然後染黑；澳大利亞的土民凡是男孩子到了成年的時候須將門前的兩粒大牙拔去。總之在各民族之中，奇異的裝飾非常之多，有好些民族將天然的身體加以改造，例如從前中國婦人的纏足，歐洲婦女的束腰，非洲地方有些土人將天然的頭從小就纏起來，使將來長大後頭就成功尖饅頭似的，說來眞是奇聞，但都是因爲愛美的緣故，裝飾自己的心理却是相同的，不論男女，不論野蠻文明，也不論是上古和今日，人們都愛好裝飾，並且人們都不怕身體某部分受到痛苦，總是盡量裝飾自己使自己變得美麗。

紋身的風俗

紋身就是在身上畫好一個圖樣——一隻老鷹，一隻船，或是符咒等等——然後按圖用針刺皮膚，再塗上有顏色的藥水，這樣所畫的花紋就永遠留在身上了。達爾文說：「從北極起到南方的新錫蘭止沒有一個國家裏的原始民族中沒有紋身這個習俗的。」可見紋身風行之廣。就是現在文明國家的水手當中也還非常流行。據說紋身濫觴於埃及，他們稱爲「太度」，就是永久的意思，最初的時候酋長將他自己一族的記號紋刺在身上，這樣就可保持他的身份，族中的人也刺上族裏標記的花紋，藉此可以得到保障；在非洲還有的土族用紋身來表障戰士的勇氣，同時也可藉着身上奇怪的花紋來驚嚇敵人；也有的時候紋身是爲了宗教的緣故或是悲哀的表示。

紋身的時候是件極痛苦的事，因爲身上的繪圖是完全用針一針一針刺出來的，然後在流血的針口塗上一層顏色的藥水，所以是十分疼痛的，但是受紋身的人決不會因此啼哭喊疼來招人的譏笑，他們只想到將來自己身上的花紋如何的美麗和如何能誇耀於人，試看新錫蘭的土人常以他們紋身的美冠甲於全球而自誇哩！不少居於熱帶的野蠻民族中往往赤身露體，但是因爲滿身都是紋刺的圖樣，正好像是穿了一件花衣服，看不出是裸體的了。

招引異性的注意，也是紋身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在新幾內亞地方婦女都紋身，一個少女假若沒有紋身，就根本不能嫁人。又如馬克拉克（Makalaka）人在胸前腹上要被人用針刺上四千多針，然後才可以做新娘，雖則這是件可怕的事，她們却甘心情願的忍受，因爲這痛苦會增加她們的美麗。

倘有一種突出的紋身，就是將身上刺過的花紋再重行刺一遍，因此傷痕，就凸出來了，也有刺後用一種藥料，以後刺過的疤痕就會突出來，這種紋身方法盛行在非洲和澳洲，男人們有突起的紋身更容易獲得女人的愛。非支（Fijis）地方的婦女在她們的脊背上和手臂上也有突起的花紋，男人認爲那是最美的裝飾，就歡喜娶她們來做妻子。（待續）

「野蠻民族認銼尖的牙齒爲」美麗

健康美和維太命

洋

一個女子，假使她的眼睛鼻子生得非常的美麗，而她的顏面像銼草兒似的，膚色像紫糖一樣的難看，那末無論如何也不成其爲美人了。白色的皮膚固然可以聊抵五官的不端正，不過這種蒼白的病的膚色，祇是封建時代所崇尚的美而已。

現代婦女的皮膚，就非有小麥色的，生氣蓬勃地輝耀着健康美的不可了。這種平滑的滋潤色彩，閃着桃色的，紡綢一樣柔美的膚色，決不是臙脂花粉的假飾所能裝璜得出的，它是由于適當的營養所培養出來的。當然，要常常保持美麗的膚色，必定要不斷地注意健康，行施適宜的運動，注意攝生，避免過勞，以及充分的睡眠等，不過這些事情這兒不必再詳細說明，這是誰都知道的攝生法。

可是有時候，這個人沒有任何的內藏疾病，日常生活也很正常，端正，而她的皮膚却也不皎潔，那又是怎樣的道理呢？在那些飽食美餐，周旋于金錢的遊戲場裏的貴婦人之間，也正有許多衰頹的顏面，那又怎樣解說呢？這是因爲她每日攝取的食物，看起來雖然像很完全，其實却也有極細微的營養缺陷，因此皮膚起了敏銳的反應而荒廢了。

每個人的身體，必須有最低限度的各種維太命的供給，即使缺乏了維太命A.B.C.D.的不論那一種，皮膚就要像試紙一樣的起敏銳的反應了。因此反轉來說，由于皮膚的惡化狀態，就可制定身體內缺乏那一種維太命了。尤其在最近，常常因爲吃不到新理想的種種食物，以致形成維太命缺乏，所以每個人應當對着鏡子切實的研究自己倒底是缺乏那一種維太命，這不只是爲了皮膚的美麗，而且亦可以由皮膚的預示而防止身體因缺乏維太命所生的疾病，而保持正常的健康。

維太命A和皮膚

身體內缺乏維太命A，皮膚的光澤就要開始消失而成爲青黑色了，皮膚亦同時漸漸乾燥而成爲吱吱格格的，從此無論怎樣塗雪花膏也不能掩飾。原來維太命A缺乏以後，末梢神經衰頹了，皮膚的上皮細胞亦變質而角化起來，汗腺的機能亦壞了，因此水分消失而乾燥，同時爲了皮脂腺起了障礙，不能適當地分泌脂肪，皮膚就不能艷麗了。

這時腺中充滿了像奶油酥一樣的黃色的角化細胞，于是在面頰上就發生了汚穢的面皰。當然，黏膜也角化了，因此口唇乾燥，唇的周圍變成了青色，眼球角膜裏的淚腺也乾燥了，眼睛的光澤消失，眼淚也流不出來，普通嗅覺遲鈍，聲音也啞了。

顏貌無論你生得怎樣好，即使臉像銼草兒似的，生滿了面皰，嘴唇全都發青，眼球像魚一樣，聲音啞着，就誰也不敢奉承你爲美人了。

造成了這種程度的維太命A缺乏，就應該馬上注意飲食，多吃含有維太命A的東西，例如：魚的肝藏，魚卵，鰻等等。若是每天吃許多故葫蘿蔔、南瓜、青菜之類，皮膚就會變成與前完全不同的美麗了。

維太命B和皮膚

缺乏維太命B1的人，皮膚彈力消失了，變成很厲害的黃色，同時發起浮腫。

缺乏維太命B2，則皮膚漸漸萎縮，色澤也難看。

根據夏孟教授的研究報告：青年的女子，若是每天給她多量的維太命B2，她的皮膚就會增加桃色的艷麗，而成爲光彩煥發的美貌了。那末若是顏面生得稍微有可指摘的地方，只要顏面的膚色有健康美的光輝照耀着，看起來也必定是個美人了。因此，想要成爲美人的人們，每日必要不忘的攝取含有多量維太命B2的食物，如：魚的皮和肝臟，還有青菜和綠茶等。

維太命B6不足的人，他的皮膚就比較的弱，容易被蕁麻疹、濕疹、汗疣等侵襲，也容易被漆和藥類治染了，以及患各種皮膚病。那末在顏面上終年生着溫疹和汗疣，留了瘢痕，就沒有美人的資格了。而且白鼠爲了缺乏維太命B6而貧血，所以人類如果缺乏維太命B6，顏面的血色怕也要壞了吧！

含有多量的維太命B6的食物，據目下研究所知，是米麥的糠，黑砂糖，魚的肝臟等，在青菜裏或者也含着很多。據說從前人用糠袋擦身，可以變成美麗的，這也許是維太命B6從皮膚吸收而發生作用的緣故。（糠袋是一種洗澡用的布袋，內盛米糠。）

維太命C和皮膚

缺乏維太命C，皮膚的顏色就要變壞，顏面成爲顯着的紫糖色。因爲據研究，維太命C和皮膚的黑色色

素的代謝作用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缺乏維太命C的當兒，黑色色素就在皮膚裏沈着了。又有學者說日光晒起的黑色，也是爲了缺乏維太命C。

從前人把水菓汁塗在臉上，據說可使晒黑的皮膚復原，使皮膚美麗，這或者也是維太命C從皮膚裏吸收的緣故。

維太命C在青菜和水菓裏很多，但是每天若飲多量的上等粗茶或下等的煎出來的茶，維太名C缺乏的情形就可避免了。從前人說飲茶的人面色要黑的，這實在不過是迷信，或者是因爲茶汁放進含有鐵分的井水裏會變成黑色，而被誤解了。

維太命D和皮膚

缺乏維太命D，皮膚就成爲蒼白而失去健康色了。

維太命D的最好的補給法是照射紫外光線，不過多行日光浴，雖然可補足維太命D，却要把皮膚晒黑，因此有的人不歡喜做日光浴，那末她只好多吃魚的肝臟或者乾魚了。

上面說明了維太命類和皮膚的關係，缺乏這些維太命就會使皮膚不健康。

不過婦人在妊娠或者授乳的時候，對於各種維太命類比平時格外的需要，而一般姙婦大多不注意食物的選擇，因此陷于維太命類的缺乏，使皮膚變成荒蕪。而且常常由于多產，更加促進它的衰頹了。一個美麗的女人于是變成皮膚萎縮，齒牙脫落，頭髮稀疏的老年人的相貌了。

我們已知道了各種維太命可以使皮膚美麗，同時更要强調地說：多多地補給維太命類，可使精神特別興旺。而現代的美人就應該是活活潑潑，像魚兒一樣活躍並且輝耀着健康美的。

鴨之食譜

烹調主人

「鴨爲家禽，屬兩棲類之動物，嘴扁平，足短，體巨，而兩翼長小，趾有蹼，故能游泳，而拙於飛翔。鴨之肉味甚美，以之製饌，殊屬可口；且其製法甚繁，炒，炖，蒸，燉，燒，臘，煲等，靡不咸宜，禽類中罕有其匹，久已見稱於人，辦爲一般食者所樂道也。爰將製法以告食者。

「什錦全鴨　生鴨一只，先將其洗淨，勿開肚部，而開其背，用生薑二片，食鹽，生油少許，起鑊，用紹酒少許，淋在鴨身，俟鴨全身作微黃色，抽起待用，以洋苡米四兩，栗子四兩，白果二兩，蓮子二兩，北菇一兩，冬筍肉四兩，均切成粒，用酒少許，將各物起鑊，調合時，放入鴨肚內，再加水至適宜，用瓦缽儎之，隔水炖之，約二小時，轉窩加獻頭，火腿二片，蔴油少許，香腴甘滑，誠佳品也。

神仙大鴨　用鴨一隻，洗淨開肚，用生薑二片，食鹽，生油起鑊，隨加紹酒少許，加水約兩湯碗，俟滾，連湯放入盅內，再用冬菇兩半，蚌菇五錢，干貝一兩，包魚四兩，俱洗淨，用生油少許，生薑少許，將各物起鑊，加水少許，俟滾，加入盅內，與鴨同炖至焾，鴨則原隻，各物均切件放在窩底，連汁用窩上，加蔴油少許更妙。

紹菜扒鴨　用鴨一只，起鑊照前，隨加水適宜，放入盅內燉之，至半焾時，將紹菜加入同燉，菜祗用芯，約半斤，入油，炸至微黃爲度，食時轉窩，加火腿二片，獻頭，蔴油少許，香而不膩。

菜蓮扒鴨　製法照前，不用紹菜而用菜蓮五六兩，以油鹽薑片起鑊，炒至八成熟，放在窩底，以鴨蓋之，加獻，火腿二片，味殊不俗。

葱油鴨　生鴨一隻開肚，用生薑二片，生油食鹽少許起鑊，加紹酒少許滌勻，取起，隨放生油五兩，生葱六兩，入鑊內，炸至葱作深黃色，去其葱，再將鴨放下，俟鴨變作淺黃色，連油放入盅內燉之，俟焾取出，以窩儎之，所餘之油，放入鑊內以作獻之內，加火腿菜蓮各少許，味香腴可口。

彭公蒸鴨　用鴨一隻，開肚，用鹽少許，入鴨肚內擦勻，再用生薑二片，陳皮二錢，蒜頭五錢，起鑊，俟鴨色微作黃，再加生油一兩，片糖三錢，紹酒五錢，將鴨滌勻，加水約兩湯碗，或用粉藕，或荔芋斤餘，二者任擇其一，與鴨同蒸，至焾，取起切件，將汁淋面，加蔴油少許，香濃可口。

鮮陳鴨　生鴨一隻，臘鴨一隻，均切成件，分別截開，生鴨用生薑二片，生油食鹽紹酒少許，起鑊，隨加入水兩湯碗，并將臘鴨加入，同燉至八九成，連汁用窩儎之，芬芳馥郁，香而不膩，誠佳品也。

現代婦女應

求得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

珠英

我們應該公開地坦白地承認，直到現在，我們婦女還是現代社會中最落後的一羣、因而，一切頑固的迷信，舊的傳說，陳腐的習慣，以及一切愚蠢無知，大都以我們婦女爲其隱避藏身的場所。舉凡現代的哲學，科學，藝術以及一切有價值的知識，大都與婦女絕緣，或至少很少與婦女接近，這種情形，在中國更是表現得明顯而厲害。

其實婦女大衆欲脫離現時愚蠢無知的狀態，取得現代的知識之前，須將現社會制度加以變革，因爲造成女子愚蠢無知的，雖然是由於男子的自私自利，企圖把婦女變成蠢如鹿豕（所謂無才）和馴若綿羊（所謂有德）的任意役使玩弄的工具，但這究竟不過是表面的說法，倘若歸根究底說來，實是由於一定的社會制度使然。即男子的所以如此自私自利，也是由於那種社會制度的允許所造成的，所以婦女要想從愚蠢無知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盡量享受現代的知識，只有待於社會的變革，才有可能。

但這並不是說，在現社會制度未變革以前，我們婦女便不應當求知識，不應努力去脫離愚蠢無知的狀態。恰好相反，婦女爲了解放自己，爲了解放全人類，爲了社會的改造，都必須加倍努力去求知識，都必須取得必需的知識以爲工具，去分析現代的社會制度，觀察現代的問題，尋求婦女解放的途徑及其達到解放的一切方法等。否則是談不上解放的。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以爲我們的說法未免前後自相矛盾，其實不然，我們前面所說的婦女大衆要想脫離愚蠢無知的狀態只有待於社會的改革的意思，是着重在婦女大衆即全體婦女。要想全體婦女都脫離現在的迷信和愚蠢無知的狀態，取得現代一切必需的新知識，當然只有在社會改造到完滿的狀態之後（而且還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文化工作）才能辦到。

原來像中國約有一萬萬的婦女，在現時日處於饑寒交迫的狀況下，那裏有可能來充分吸收現代的知識呢？單只使她們脫離文盲狀態，也就非有一個驚天動地的改革不可，在現狀下要使大衆脫離迷信和愚蠢，換言之，使大衆覺悟過來，比較可能的方法即是從實際生活中，從行動中得到經驗。但同時在一部分已經受過相當教育的婦女中，尤其是青年女知識分子，便很有可能去攝取現代的知識，研究現代的科學哲學等。因此，我們認爲凡是有志爲婦女大衆謀解放，爲人類謀幸福的婦女，尤其是女青年，都應當特別留意於自身的改造，儘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知識水準線。

但是什麼才能算得眞正的知識？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現代的社會裏面，知識亦如其他的貨色一樣，往往眞僞相混，品類不齊，致令初入市場的人（初學者）不知所擇。而且事實上，虛僞的知識，冒充的科學，常是在社會上佔着優越的地位。因此，我們認爲對於知識的眞僞，必須有個辨別的標準。這標準便是客觀的事實。

「凡是一切虛僞的知識，冒充的科學或哲學等，大都是由於人們主觀的迷信，幻想，錯覺以及各種各式的偏見所造成，因而常是與客觀的事實不相混合甚或完全違反的，眞正的知識或眞理必然與客觀的事實相混合，因爲所謂眞理不過是客觀事實對於人們主觀的反映，即客觀事物運動和變化的法則爲人們的主觀所認識，所理解，所抽象出來的一種系統而已。」

例如天文學，不過是天體的運行和其變化的種種現象和法則，爲人們所觀察，所發見，所理解，所記錄出來的一種學問而已，因此我們要判斷某種知識的眞僞，只要把它所記載的事實，所說明的道理，拿出來與客觀事實對照，就會水落石出，凡是不符合客觀事實，不能說明客觀現象發生的原因，經不起事實或事變的經驗的知識都是虛僞的。客觀事實不僅是辨別知識眞僞的標準，而且是一切知識，一切眞理的永久試金石。

此外，我們還須知道，一切知識，一切眞理，都不是絕對的，超時間和空間的。換言之，眞理只是相對的，其本身也是要受一定的客觀條件，一定的時間空間所限制的。所謂永久不變的眞理，只是一種玄學，例如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在某一時期是代表着一種歷史進化的現象，但到了現在，到了社會發展到較高的時期，這種制度便成爲妨害兩性正當的自由發展，變成違反歷史進化律了。因而它的本身也就失掉眞理的含義，其他如國家制，財產制都是如此。

所以說，我們對於任何知識，任何眞理，都不應採取迷信的態度，把它當作教條來信奉，我們應時時刻刻，把我們的目光注射到客觀事物的變動上，注意到歷史的進化上，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不斷地吸收客觀事實繼續所提供給我們的經驗，知識，而依着歷史前進，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把握住知識，靈活地運用知識，而不致爲知識所迷惑所拘泥，反成了知識的奴隸，但同時也必須指出相對的眞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有其絕對的意義，絕對的價值，所以必須堅持它，只有如此，才不致走上懷疑主義的道路。

但是我們怎樣去把握眞正的知識呢？現代的知識是如此其豐富，各種各樣的科學藝術和哲學是如此其繁多，我們

從何處下手，而何種知識又爲我們所必須研究呢？我以爲我們首先應當建立一個明瞭而正確的人生觀或世界觀，換言之，即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於其中的自然界和社會必須有個明瞭而正確的人生觀或世界觀；換言之，即我們對於自己的生活於其中的自然界和社會必須有個明瞭而正確的觀念，要達到這一點，則對於一般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非有一番相當的研究不可。而且在進行研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前，必須求得一種絕不可少的指南針，這便是對於研究科學的方法論。

因爲只有藉着這種指南針，才不致一開始就走入歧途。因爲它會指出以下幾種最基本的原則：

（一）自然界和社會中一切事物都是運動和變化的。

（二）各種事物是互相連系互相矛盾，但又是統一的。

（三）事物的變動常是依照一定的法則，即由數量變質量和由質量變數量的公式而進行的。

此外它又特別指示我們：社會的結構，社會的矛盾，變化的法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等，給我們以正確的認識。

在自然科學中，對於理解自然現象所最需要的是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和天文學等。由現代的自然科學所已經達到的知識看來，我們已可以斷定：宇宙間的一切現象，一切事物，都是客觀地存在的，都是依照自然的法則自行運動和變化的。它們的運行，它們的發生，發展和消滅，都與任何上帝或神靈沒有關係，上帝或神靈在自然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換句話說，經過了現代自然科學對於自然現象的解釋，上帝和神也就再沒有存在的餘地了！一切神話，傳說，迷信和玄學家的胡說，都最後失掉他們的根據了！

在另一方面，由於自然科學對於自然界正確的解釋，對於種種自然法則的發見，使我們人類已經由自然的奴隸漸漸變成了自然的主人，自然的支配者。上陞天空，下入海底，萬里對談，舉凡從前視爲絕對不能達到的幻想，現在我們藉着潛水艇，飛機和無線電……的發明而完全實現了。

但在社會科學中，沒有能像自然科學中那樣表現得明確而一致。其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社會科學最難與社會各階層的偏見分離。所以我們於研究社會科學時，尤其要加意選擇，但是我們如果研究了眞正的名符其實的社會科學，則我們對於現代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亦一定可以獲得一個明確的理解，例如現代的失業問題，婦女問題以及宗教問題等等，它們的發生及其解決的途徑，都可以從社會科學中得到正確的解答。

總而言之，人類社會中一切現象，一切制度，一切事變，乃至一切思想，都有其客觀的物質基礎，它們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尋。從前人們把社會中許多不能了解的現象或事變，認爲是出乎神意或命定的，現在的社會科學都能加以說明，現在的社會科學不但能說明已往的現象，而且像自然科學一樣，能預言將要發生的現象。如預言經濟恐慌，戰爭和變動等。因此，現代的社會科學，不但使人們去了解社會，而且能使人們利用社會自身發展的法則去改造社會，推動社會前進。

我們的研究不但限於一般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以期獲得一個明確的人生觀爲滿足，我們女子亦可以隨各人的特長和志趣而研究某種專門科學或文學或哲學等，進而成爲學者，成爲專門家，都是對於社會有貢獻，爲社會所需要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在現社會制度下，還必須求得某種職業知識或技術知識。因爲這是謀找社會職業，經營獨立生活，脫離對男性的依賴，以保持獨立自主的人格所絕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從改造現代社會的需要上說來，從我們婦女解放事業上說來，社會科學對於我們比自然科學更爲重要，獲得明確的人生觀比求專門的學問更爲迫切，因爲不懂社會科學，則我們對於現社會一切病象，便無法了解，對於一切重要的社會問題，便無法解答，尤其到了重大的事變臨到我們面前時，我們更無法應付，往往成爲事變的犧牲品，更不用說自動地有計劃地去解決事變了。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人生觀，則我們對於自然界，尤其對於社會，絕不能有個正確的認識。因而我們在思想上一定發生種種偏見，迷信，愚蠢或不合理的觀念出來。這些觀念如果表現到我們的行動上，則對於自己，對於別人和對於社會都要發生惡劣的影響，換一句話說，沒有正確人生觀的人，不但談不上改造社會，爲社會謀福利，而且必然要或多或少地爲害於社會，妨害社會的進步。即從個人方面說，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在現社會下過生活，往往是矛盾的痛苦的。所以我們婦女無論是爲改造社會，改造自己，都首先要求得正確的人生觀，求得一般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呀！

獻給仕女們

雲

女人的幸福是建造在面貌與體態上，這句話雖然有些人以爲是錯誤的，然而面貌與體態對於一個女人的幸福有相當關係，這是無可否認的，我常見到一般小姐奶奶們感到自己身段不雅緻，顏臉有着什麽東西不能和別人一樣的潔淨或別種原故，而發生一種憂鬱，現在我來寫一些獻給仕女們，或者可以減輕我們一部份的憂鬱。

文人們描慕女子的體態，總是用「楊柳條似的腰兒」的句子，女子有了細的腰身的確能夠增進不少的美觀，一個年青的女子，面臉很是美麗，要是有了一個肥而粗的腰身還是美中不足，要是腰段細小，換言之使腹部脂肪減少，應當首先少食含有脂肪的食物，多食蔬菜，至少每週沐浴一次，從事柔軟運動，而躍踐腰部運動更見有效。

皮膚粗糙充滿着黑點雀斑尤其在臉都的皮膚上，我相信，對於這點婦女們是非常惜恨的，的確這些東西會剝奪她們大量的美觀，由生理學家的研究，知道凡多食不容易消化的食物，會使皮膚粗糙發生黑斑，所以愛美的仕女們對於食物方面宜加選擇，通常臉上雀斑女人較男人爲多，按雀斑由於皮膚上毛空阻塞，排洩物停滯而形成，所以胭脂少用爲適宜，以防阻塞毛孔；最好在臨睡時，洗臉一次，恐怕有塵垢等東西附着，洗臉時不宜用過熱的水，因爲過熱後常能刺激皮膚，多食水菓像橘子之類，可以使皮膚光滑，細膩。還有一件東西是爲一般婦女感到討厭的，就是疤痕，若生在別處還好，要是在臉上，那就糟糕了，九十分美麗的婦女只能打上七十分的分數，我這裏有一個法子，供獻給各位有疤痕婦女們，就是用新鮮的橄欖（即在新年裏吃的青橄欖）把它擦出液用來塗搨疤痕處，它的效力塗搨數次後自然能夠覺到，各位不妨去試一試。

萬山叢中的昌化婦女

珮璉

不論誰看到了山核桃，總會連想到杭州，誰都以爲山核桃是出產在杭州的，因爲凡到杭州去玩了回來的人，一定會帶來些龍井茶、山核桃、西湖藕粉之類，分送親友，好像沒帶點土產回來分贈親友，便不算到過杭州似的，因此給了人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山核桃是杭州土產。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山核桃眞正的出產地却是在浙江西部的昌化。

昌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呢？我就立在婦女的立場上，談一些生活在山核桃的故鄉裏的婦女們的情形吧！

昌化是在浙江省與安徽省頻接處的一個不大被人們所注意的小縣城，富春江的支流天目溪，環繞着這個古樸的城市，但是其實它却是陷在叢山峻嶺之中，一眼望去，都是無窮無盡的山巒，所以它的全縣面積，非常地小，東西廣八十五里，南北長一百四十五里，人口也相當少，大約只有三萬左右。昌化雖然蒙受着交通的便利，杭（州）徽（州）公路經過着這兒，天目溪流給以天然的運輸路徑，但是究竟因爲偏僻的地理環境的限制，所以文化水準非常落後，風氣也因之很閉塞。全部居民大都是目不識丁的亮眼瞎子。此外，他們也像江浙其他各地一樣，有着他們特殊的言語，和風俗習慣。

昌化既然是處在山巒重疊之中，那末當然可耕之田很少，因此糧食不能自給，靠鄰省安徽補給。但也正因爲多山的緣故，山上的產物倒也着實可觀。尤其是山核桃的豐富的出產，早已傳遍了江浙數省，但是當人們嚼着山核桃的時候，誰又會想到一顆山核桃的形成是需要多少昌化婦女勤勞和血汗呀！誰又會想到在山核桃的香味裏是滲和着多少的昌化婦女的血汗，寄託着多少昌化婦女的希望呢？

每到秋天木樨花香的時節，便是山核桃可以收獲的時候，也就是昌化農家最忙碌的季節了。凡是家中有山地的小學生們，到了那時都紛紛的請假，將

書本暫時的擱起，回家去做幫手幫忙採山核桃了；那末他的家中的母親或姊妹，當然更是要起早落夜的忙個不息。即或是家裏貧窮無山地的婦女們，那時也被僱佣去相幫了。

採山核桃的手續，也並不是非常簡單的，這裏也大略的說一說吧！當山核桃的果實成熟了的時候，第一部就先將結在樹梢上的綠色的果實打下，拾回家裏，堆在一起，讓它腐爛，待果殼糜爛了，可以用手剝掉時，就將外層這已腐爛成墨綠色的果殼一個個剝去；她們的手，因勞動而失去紅潤龜裂的手，被果殼的汁液染成了赭紅色，像是許多染坊司務。便剝去了殼，顯出我們所常見的山核桃來了，外面顏色赭紅，內面肉色像菱似的潔白鮮美，但是它的皮却非常澀口，所以許多人是不歡喜吃的。待再洗滌以後，放在地灶大鍋子中煮約一晝夜；因爲要其顏色成赭黑，往往放些鉄屑。煮熟後，再放在日光下晒着，一直要晒到咬開來裏面不潮濕乾了爲止。但是假若適逢天時不好，那祗得放在屋裏陰晒，再用火薰一薰，就是市上出賣的山核桃了。有的更再用椒鹽炒過，其色香味是更佳，更可口；可是這是商人們出售的貨色，在昌化人自己是從不這樣講究的，她們雖然負担着山核桃出產，製成的全部工作，可是連這一點享受也被摒之於門外的。

天津良鄉栗子是聞名全國的，但是在小小的昌化却也出產着大量的栗子呢！每年秋天有大批的船隻，把栗子運往富春江一帶去，算爲本縣一筆巨大的收入。但是每當忙於採山核桃的時候，同時也是栗子可以收獲的季節，因此農婦們還沒忙完採製山核桃的事，接着便要趕緊的採栗子了。她們拾取從高枝上打下的，或成熟後自動落下來的栗子，往往會被栗子外層針樣的硬殼刺破了皮膚，流出鮮紅的血來。待栗子的硬殼自動裂開後，她們就需再用手將包裹在裏面的栗子，一顆顆取出，裝成担成籃的販賣給商人，供有錢人去享受。她們自己所留下的只是那些被虫蛀蝕過的，及賣不出去而剩餘下來的一部分。但是她們也捨不得炒來閒吃的，總是煮來當小菜吃，或是生吃，至多放在火堆裏，或手爐裏煨來吃。（這兒一到冷天，每個人不論男女老幼，總是駝了背將一隻竹製的爐，裏面有瓦鉢可盛柴火，放在衣服下面取暖。）天時好，她們是能這樣緩緩地一步步地順利收獲的，一年來的期待，總算獲得了一年的生活資源的一部分，雖然不能說就此可以豐衣足食，但總也能幫助他們的生活稍爲寬舒點；但萬一天公不作美跟你作對下起雨來，她們得便連夜地冒雨將山核桃，栗子採拾回家，要不然，一陣大雨，一陣大風，將你一年來的期望會立時毀去，栗子被風雨打下，飛散在田野，堆沒在泥土中，待天晴後，即使費了許多時間去尋拾，也不知能尋獲三分之一的收獲否，而且大半已是腐爛了的。於是她們祗有怨嗟地嘆收成不好，把希望寄託在明年，可是明年的命運是不是眞的會好一點起來呢？那又是個問題了。

在夏末秋初的時節，滿山遍野有着似蘋果般的果實，纍結在低矮的枝頭，引誘着過往的人們。那些跑得精疲力乏，口渴的行路人，往往會不加思索的採一二個下來解渴，誰知這可上當了，原來這纍結在枝頭令人嚵嘴的靑蘋果不是眞正的蘋果，而是對科學上極有幫助，工業上的必需品——桐子。從桐子裏打出來的油，便是桐油，飛機翼上以及不論那種船隻，輪船、航船、划子……，都缺少不了桐油，塗上桐油以防風雨侵蝕；一個房屋的落成，也非用到桐油不可，其用途的廣博，是不用贅述的了。每年昌化的桐油產額着實可觀；年來爲了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因此它是沒隨生活程度的高漲提高了價格，依舊是非常便宜，一市斤僅售價法幣二三元，與上海相比較，這個數字該是會令人不相信的吧！而一滴桐油的製成，是需要經過多少步驟和辛勞啊！採呀！剝呀！直到被打成油爲止。這是誰的責任和功績呢？——昌化的婦女們是負着這全部工作過程的大部份。

此外昌化更有着一種特殊的婦女，那就是西鄉的礦工。昌化有着聞名全國的礦石，雞血石的出產。昌化的雞血石有着與青田石同樣的聲譽，其命名之來由是因在各種不同色澤的石章中，滲透着雞血樣鮮紅的紋斑，故名之曰雞血石。其產地在縣城的西鄉。在那裏，有一部分婦女專從事於這種雞血石的採掘，那種工作當然需要用很多的勞力，但它的收入却是不大；從前幾元錢能夠買到一担，現在雖然是隨着生活費的高昂而逐漸的提高了價格，從幾角一塊，到幾千元一對，（顏色愈鮮的其價格越昂貴。）但是礦工們依舊是衣不能暖，食不能飽，過着最窮困的生活水準以下的生活。在從前交通便利時，有古董商專門做這項生意，販賣到各大城市，據說獲利甚厚；但亦祗是養飽了商人們的腰包，眞正的辛勞者是永遠的過着最艱難困苦的，僅夠苟延生命的生活，美麗的血樣紋斑，又何嘗不就是昌化礦工們，以及一部分女工們的鮮紅的血所染成的呢！

昌化更出產着大量的茶葉，自從四月裏在太陽無情的照灼下，爬山越嶺，在樹縫裏棘荆叢中，從茶樹上摘取一片片綠色嫩芽起，直到烘焙完成，裝成一簍簍被運往到餘杭、杭州各地去爲止，這一切的操勞又是當地農家婦女們一手所包辦，採茶女的工作的辛勤，我們是非常可以推想的吧！

昌化每一樣的出產，莫不是昌化婦女們辛勞的結晶，但是她們辛勞所得的享受是什麼呢？可以說沒有，她們是從有知覺起便像牛馬似的直耕耘到停止了最後一口氣，進棺材爲止。因爲昌化的女子，也是生長在中國的國土上，而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環境，使她們和全國大多數地方的鄉村婦女一樣，一直受着壓迫和剝削，使她們和全國婦女們同樣地過着悲慘無生氣辛勞的生活。不但這樣而且她們還大都從事副業，畜猪羊，養鷄鴨。這裏猪的食料是草，所以她們除了有季節性的勞碌外，平時還得忙中抽閑，到田野裏去割草，天色朦朧，便起來煑猪食喂猪。午後空暇時，放放棉紗，織織布；雖然她們也

愛着洋貨的花顏六色，但爲了洋貨價錢昂貴，和不耐穿，祇能望洋興嘆，除非有喜慶，或新年，平常是不大有人穿綢着緞的，終年穿着像蔴袋一樣的粗布；當然也有一部分是例外，那也祇限於極少的城鎮裏有錢階級的太太小姐們。

他們的食糧，因爲是少糧縣，不能自給，故難得有幾家能夠三餐全吃白米飯的，總是滲以雜糧，玉蜀黍粉和麵粉等，就是稍稍有點米，也要留着給父、兄、丈夫、孩子吃，所以有的婦女們甚至自出生到老來死去爲止，從來不曾吃過白米飯的，爲數也不少呢！

他們的住所，全是非常低矮黑暗簡陋。交通工具最普通的是轎子；因爲街道是這樣的狹窄，除了縣城和幾個大鎮能通車外，都是些羊腸小道，崎嶇不平的山路，連一部黃包車也難以通行，故黃包車亦很少見；火車、輪船、電車對他們是個奇怪的名字，能僱一頂轎子代步，這是祇有極少數的卿縉的太太們能享受到，一般的婦女，全是依賴一雙伶俐的小脚來翻山越嶺的。

昌化有着一種與別地特殊的風氣，就是對女子的貞操觀念，並不像其餘各地來得重視。這裏一個女子的再嫁，是並不當一會事，很普通，就是一個女子有着一二個丈夫以外的野丈夫，（丈夫以外性的行爲）也司空見慣，不作爲奇，在這裏難得有個女子是安分守已規規矩矩的；如果一個男子，不論熟悉或陌生，跑到他們的臥室去，甚至瞞在床上，不但不會遭到侮辱，而且非常歡迎，殷勤的招待；即使其本人丈夫碰見了，也不致於怎樣的忿怒的，他會當作沒有看見似的故意避開去。但這種現象不能說便是提高女權，尊重女性，這裏同樣的是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其所以對女子貞操不像一般的重視，有着它特殊的社會原因，和歷史的，這裏也不詳述了。其實這兒的封建勢力是與其他處地偏僻的城鎮一樣的牢固，這祇要看他們過舊曆新年的風俗，就可得到證明。

在舊曆年底家家戶戶忙着磨黃豆，做豆腐，炸油豆腐，炒花生，瓜子，做饅頭，糯米塊，準備過年，這一切的操勞不用說全由婦女們來担負，男子祇輔助而已。經濟比較寬裕些的，每一家殺一隻猪，稱爲年猪，在殺猪這一天，親友們全來幫忙，和大吃一頓，這是一年辛勞酬謝的一天，留起猪頭及一部分肉，準備謝年請菩薩用外，其餘全醃起來，或風起來，這是要供一年的應用哩！

新年到了，那末婦女們該可以比較快樂一些了吧！但是新年裏這裏古舊的風俗是不允許女子下樓的，一日三餐由家裏男子拿上樓去；女子更不允許去拜年，因爲一般人有着這樣的迷信，以爲新年碰見女子是出霉頭，不發財的象徵，不過隨着時代的進展，戰後人口增多的關係，這種風氣是逐漸的在消逝了。

昌化賭博的風氣很盛，新年裏是更盛，麻雀，牌九，以及用三個銅板的抛三和，這最簡單的賭博，尤爲婦女們愛好。贏負非常大，往往不惜將一年的農作物的收獲作抓注一抛。近年來政府厲行禁賭，這現象漸漸消形匿跡了。其所以會造成賭博旺熾的風氣，是她們想以賭博的勝利來挽救她們悲慘的生活，同時因爲這裏沒有一種正當的娛樂，公園當然談不上，就是戲院也沒有一隻，電影更是她們從來不會見過的東西，最近學校裏才偶然有流動的教育電影看到，這是會哄動整個縣城的一個新聞；她們所僅有的娛樂是流動性的嵊縣戲的篤班；如果有一班嵊縣戲在某個鄉鎮出演，那麼無論是城鄉的人們，他們（她們）是不惜跑二三十里，甚至再加上幾倍的路程來看戲的，她們看戲的興趣非常濃厚，有時候，尤其是在新年裏，往往大家併起來集一筆款子，去到別地請一個班子來上演幾天，一則是新年娛樂，同時亦是慰勞一年來的辛勞，調劑調劑精神，因爲在農家祇有冬天是他們最空暇，最愉快的時節。

這兒因爲各種條件的限制，文化是相當落後，教育水準是非常低落，佔着半數以上的婦女，更大都是文盲，城鎮裏的年青婦女，現在是漸漸的有受教育的機會了，但是這數目是微乎其微。一般散居在深山冷嶴的鄉村勞動婦女，能識得字的，那簡直少得如鳳毛麟角，她們永遠的被壓縛在繁瑣的家庭雜務，以及山地工作中，不得翻身。更何况學校的數目在城鎮裏也寥寥無幾，很缺少，別說是鄉鎮裏了，所以非但父母因傳統封建習慣不允許女孩子去上學讀書，即使環境許可，經濟是不是允許呢？即使經濟夠得到，學校的遠近也是問題，所以她們永遠的被擯斥於智識圈子外，做着亮眼瞎子，嘗盡了不識字的諸般痛苦。

因爲文化程度的低落，婦女們非常迷信，昌化婦女大都信奉佛教，因爲佛教傳入中國是有着太悠久的歷史，加上這般單純眞摯的，處於痛苦黑暗中的婦女們，除了將希望寄託在菩薩身上，是沒有地方可以求助了，因此佛教深入各鄉鎮民間，各階層。昌化有好些祠祀寺觀，如：城隍廟、許田廟、朱將軍廟、治平寺、普濟寺、上清宮、三賢祠、忠義節孝祠等。本來這些廟寺香火相當旺盛，每個廟寺養育着無數的不會生利，祇分利的和尚們，他們有着數目相當可觀的田產，但是因着近年來市面的蕭條，不景寧，婦女們自己還沒飯吃，不夠維治最低的生活，那裏來的餘錢供養僧侶們？所以廟寺是呈衰落的現象，總有一天它是將被完全的淘汰了。

基督教與天主教也各有教堂設在城鎮，不過教徒是非常少，尤其是女教徒更少。因爲她們的保守性，使她們一時不容易接受外來的一切。

近幾年來整個的社會在大動盪之下，這古樸的小城市也隨時代而起了極度的變動，有了新的生氣。他們不再是過着世外桃源似的不問世事的生活，打破了關門做人，「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氣。接受了外來新的種種，許多婦女是漸漸的覺悟了，與男子同樣的站了起來，她們不但是謀自身的解放和福利，也幫助着比自己生活得低劣的婦女，改善她們的生活。也爲下一代的子女謀福利。各種情形均在進步中，隨着時代而邁進。

苗猺的婦女

申年

苗猺兩族，直到目前，依然還是未開化的民族，現在所要說的，就是廣西接近貴州，雲南邊界的苗猺民族，筆者於三年前，曾到過那裏，對於苗猺民族的一切情形，也約略知道一二，玆將苗猺的婦女概況，敍述於下，以借讀者的參考。

苗猺婦女的知識，很爲幼稚，一切家事，都不過問，完全由男子主持，她們僅知道從早到晚埋頭做工；一切麻煩瑣屑的事，都由她們去做；至於撫育子女的事，更不待言；所以她們在家庭裏面，是居於重要的地位，可是她們好像承認男子們所處的地位，比較自己所處的地位，要高一等；所以衣食一切，都讓男子們佔便宜些，自己不敢作非分之想，她們看自己不過是男子們的附屬品罷了。

講到服裝方面，仔細分別起來，苗族的婦女和猺族的婦女，除衣服上略有些不同外，大致都是相同的。她們的衣服，概用自製的黑色土布來做，上衣爲對襟式，衣領頗爲寬大，袖子短而且寬，下身內着短褲，外面圍以黑色有摺痕的短裙。現在將她們衣服的不相同處，大略分別一下：

苗族婦女的衣裙邊上，緣以綠色的絨線，繡成粗劣的花紋。猺族的婦女的衣裙邊上，緣以綠色的絨線，把週身衣裙統統繡成像植物葉子的網脈或平行脈一樣，形狀很是奇怪假使我們突然見着這種人類，鮮有不疑爲怪物的。這就是苗猺婦女衣服不同的地方。

苗猺婦女當天熱時喜歡脫去衣服，用一條繡有花樣的圍裙，遮住胸前。她們平日都用黑色布帶纏着兩足的小腿，好似我們男子打起綁腿一樣，足下著的草覆；著布鞋和著襪子的，從不一見，至於說到裝飾品，苗族和猺族所用的花樣，也不十分相同，這却可以不必多說。她們的飾物，總是用紋銀製的，手上戴的銀鐲，每隻大約有一二兩重，頸上掛的銀圈，每隻也重有數兩。總以多戴爲美觀，算是誇耀自己富有的意思。耳環每隻大約重一兩多些，她們的耳珠所寄的孔，有我們的小指這麼大，戴着這麼大的耳環，把兩耳垂得什麼似的；眞是同俗話說的古代帝王的兩耳垂肩，可以彼此媲美了。最可笑的，她們之中，有些人的耳珠竟被這重大的耳環墜脫了，便在耳殼上面另穿一個孔，依舊把耳環戴上，好像不戴了這種東西，便有什麼不可能的樣，這種毀體的裝飾，同印度土人用彩色竹籤穿在鼻子上面，可說是類似的。

她們的婚姻，可說是完全出於自主的，她們若是和男子們互相愛悅，便可以進一步而爲肉體的戀愛，她們的父母並不禁止，並且還加以贊許，成全她們的好事。結婚禮儀，極爲簡單，聘金不過數元，或土產糯米數百斤而已。有的在成婚時，女家完全不提到聘金，直等到她們有了兒女之後，任由男家奉上多少，有的女家待她們有了兒女時，連聘金不都要，祇取回一個男的或女的小孩，叫做取回人種。她們的婚姻能夠自主，是很好的一回事；不過未結婚以前，就可以草草的苟合，似覺不十分鄭重罷了。她們的聘金，不爭論多少，較之現在流行的賣買式婚姻，又是好一些了。

苗猺的習俗，男女間也是不平等的；男尊女卑這四個字，她們總深深的印在腦子裏面。通常她們看了男子脫去衣服，袒胸露肘的，便成羣的誹笑；若是她們自己脫去衣服，却不以爲意，就是男子們也以爲司空見慣，並不誹笑她們。苗猺裏面有句俗話說：「男子的肉體很貴，不可使他人輕易看見；女子的肉體很賤，就使他人看見，也是不妨的。」這句話完全沒有道理，然而就此也可以想見苗猺男尊女卑的習俗了。

至於說到迷信兩字，她們更是中毒得利害，她們平日養育兒女，遇着兒子有疾病時總是請巫道來祈禱，完全不用醫藥；她們或者連醫藥都不知道是甚麼，眞是愚到極點！她們平日喜歡操土音與男子們唱和山歌。可惜我不懂她們的言語，以致不能領略其中的興趣。我想：她們的情感，一定很豐富，所以會自然流露出來；山歌就是她們用來抒發自己的情感的，山歌裏面所說的，大概是關於戀愛和自身的苦痛……她們雖不認識文字，但她們的山歌，却也有天然的音韻，頗有文學的意味。

苗猺婦女生性勤勞，大都是整天做工，貪懶的很少。除撫育子女而外，還有烹飪織布，縫紉，農事，都是她們日常所要做的工作。他們烹飪的法子很簡單；所吃的糯米飯，都用甑蒸熟；肉菜祇是胡亂煮熟便吃，醃過的生肉，不經過烹熟而就吃的也很多。農事如種棉，菜蔬……以及耘田……都是她們所做的，她們耘田，完全不用農具，也不用兩脚，祇把兩手來爬鬆泥土；有些婦女因爲耘田太多，弄到手指破裂，指甲脫落，眞是可憐！

最後說到苗猺婦女的特點：她們不束腰，不纏足，不縛胸，所以她們身體很發育；因爲處在崇山峻嶺之中，習慣性成，登山涉溪，如履平地；她們平日多做工作，養成堅忍耐勞的性情；她們因爲家庭經濟毋諸男子之手，自己很不容易得到金錢，所以很知節省。

所見所聞

中華電影公司給
東寶劇團來滬洗塵
東方的藝術和東方人的特有美

方　娟

三月二十日是中華電影公司全體人員爲日本最負盛名的東寶劇團來華開歡迎會並招待各界的一天。我們本來還有另外一個約會，不過本社總編輯左俊芝女士說：「歡迎東寶劇團的會一定很有興趣的，我們把另一個約會改期吧！」因之我們便依着請柬上定規的時間出席匯中飯店了！

江南的仲春時節，受地理上風向的影響，常常容易落雨。古書周禮云：「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近人也嘗用：「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足見春天的雨帶來了一幅燦爛美景。這一天乃是春雷後的初次春雨，街道雖然有些濘泥，然而農夫正在歡欣，大地上的一切生物正企待着這場濕潤的季雨才能發揚它們來日的光彩呢！

我們走進南京路外灘的匯中飯店門口，見有幾張熟悉的面孔用極懇切的音調說：「請在這裏簽名！」他們乃是今天的主人——中華電影公司的職員。

東寶劇團的團員這時也下樓了，她們一律穿着粉紅色的和服，大紅和銀色的精緻彩帶，披結腰間，鬢際插以一束鮮花，輕盈慢步踱進會場，款款亭亭的排立在入口處。這樣裝束充分溢揚出東方藝術的高雅，和東方婦女的嫻靜。

聽說年齡最輕的只有十六歲，而每個人都在女學校（相當我國的女子中學）畢了業，並且又在舞藝學校受過訓練以後才有資格投考的。到了現在，還是一日不怠的天天上課，所以她們對於藝術都能有相當的了解，同時她們的生活也很有規律，受着嚴格的限制。

我們選擇一席靠近入口處的座位坐下。那天會場沒加什麼修飾，仍舊保存其固有的古雅風韻，只是在盡端處佈置了一個小舞台，舞台上放隻「麥克風」擴音機。舞台雖然距離我們的坐位相當遠，而靠賴擴音機的傳播字字入耳。因之我們的坐位便成了左觀劇目右睹來賓的絕好地點了。

由中華電影公司副董事長介紹瀧澤花子女士和我們會談，瀧澤花子女士的父親就是瀧澤秀雄先生——東寶劇團的領導者。她穿着一件日本式上等的紅色繡花和服，謙遜大雅的態度爲我們解釋表演的節目：

首先是柴田鶴子獨唱「宵待草」和「支那之夜」，後者爲上海里弄內所流行的歌曲，可是一般人只知背誦了歌詞，把音節和音調全忽略了。柴田女士的圓潤歌喉，運用得異常流利柔和，鼓動了在場全體每個人的情緒。

澄川久君的「腹話術」是第二個節目，手執木偶一個，用腹聲表現他與木偶對談，扮演一個男子和一個小孩的滑稽對話，有一句是：

「你有幾位弟兄啊？」男子的聲音問。

「弟兄嗎！唔，一個、兩個、三個、三個半。」……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

「好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你進去吧！」澄川先生表演完畢要把木偶收入箱子裏去。

然而它倔强地嚷：「不！不！」並且僵直着身體不肯動，一邊埋怨一邊掙扎，那種維妙維肖的滑稽表情眞令人捧腹。

下面還有岡田君子和牧村愛子兩女士的舞蹈，題爲「春之海」；福本泰子的獨唱「蘇州夜

所見所聞

曲」；田中千代子的「道成寺」舞蹈和浜田昌子的「三番叟」舞蹈，這是兩齣純粹日本式的古典舞蹈，用音樂伴奏。據說「道成寺」涵意女子懷念她的戀人，三番叟則是歌頌昇平的氣象，演出頗爲精彩，來賓鼓掌如雷。可惜我們可因言語的隔閡不能深刻瞭解和領略，非常慚愧。

日本婦女的聲音溫柔是聞名於世的，在今天的會場裏給予觀衆的印象就是那麼甜美悅耳，足以使每一個出席者都能感到無上的愉快。

東寶劇團的幾幕歌舞演完，中華電影公司方面推梅熹先生爲代表致謝辭，並且龔秋霞唱「薔薇處處開」一曲歌以作結束。

一切節目表演完畢，時鐘已指在五點半上，主席宣告散會了，可是來賓不走，却一羣蜂似的聚在東寶藝員面前，他們是等候索取照片。有的人已得到了照片，便更進一步要她們簽名。然而許多人因雙方語言不能了解，因此大家都以手表示代諸口說，像一羣天眞無邪的孩子，流露出人類間無上的友愛。

正在這時，梅熹和高占非兩位中聯的男演員從我們身邊走過，兩個魁偉的身體和銀幕中一樣的英俊。不過高占非爲了拍「萬世流芳」影片剃光的頭髮，至今尚未養長，他穿件極儉樸的中山裝，彬彬然與我們交換了名片。

「我們對於兩位的藝術很欽佩的。」

「謝謝，可是我們今天鑑賞了許多高深的藝術！」梅熹謙遜的回答。

「你現在預備到那兒去啊？」我們再問上一句。

「去討照片。」原來他們也是來索照片。因此本社總編左女士便從手裏拿出剛才川喜多先生送給女聲社的全套照片顯遞給他們，說：「這裏有，你若喜歡你挑選一張吧！」

「眞的嗎？」他高興得跳躍起來了「那我要全份，你若給我，我找她們簽名去。」梅熹在銀幕上雖然永遠扮演成年人，可是他本身還不失爲一個活潑的少年呢？

東寶劇團的藝員也捨不得放過這個絕好的機會，她們凡是遇到中國的影星來索取照片，便以互不吃虧彼此交換爲原則。

這時瀧澤花子女士另有別的事情，就向我們道別了。在她這是初次來中國，她說她喜歡中國，尤其喜歡中國婦女的服裝，靈巧而美麗，還要在上海訂做幾件帶回去呢。

散會以後，來賓的面容上多現出一道明媚的光彩，紛紛各自回家去了。東寶劇團的全體藝員也規定日內先赴南京獻演，在四月初旬再返上海，表演兩個星期，一共在中國就擱一個月的光景，仍舊回國。這次來意完全爲的聯絡兩國人民間的情感，發揚東方的藝術。所以範圍以日本、印度、菲律賓和南洋等地方的舞蹈爲中心。我們相信東寶劇團將有極精彩的節目以供欣賞，值此洗塵大會歸來，恭祝她們健康，早去早來，早些滿足上海市民的熱望。

兒童欄

初春的自然故事

鮑佳木

一　春天怎樣來的？

三月末的一天，天氣仍舊還冷。一隻畫眉停息在一棵槐樹的高枝上，嘴裏唱着悅耳的歌。

天氣是陰沉的。一大團一大團灰色的雲，在空中飄浮着，太陽是避不見面。一忽兒，一小棵一小棵的雪珠，從空中掉下，打在樹下的枯葉上。

「我想不出你爲甚麼會這樣高興？」槐樹對畫眉叱喝着說，「像我，簡直被那殘酷的西風，將我的枝椏吹得都凍殭了。幸虧我的根深深地埋在溫暖的泥土裏。難道春天永遠不再來了嗎？」

「哈哈！」畫眉笑着說，「春天馬上就要來到了。」

「你怎樣知道的？」槐樹問。

「我是能夠感覺着的。」畫眉說，「你所說的殘酷的西風，在這時候，它實在是非常謙和。牠吹着，能使泥土鬆軟和乾燥，好使農夫們播下種子。」

「我的種子早已散在地上了」，槐樹說，「那討厭的西風在很久很久以前，老早就把它們吹散到各處去了。」

「對啦！」畫眉說，「現在，這風就在把泥土吹鬆，使你的種子能夠透露出萌芽來。」

這一天晚上，當那畫眉鳥在窠裏睡得很甜的當兒，寒風已經停止。

月亮和星星被薄薄的雲所遮蓋，夜是越加黑越加靜了。

暖和的東風開始吹拂，不久，滴滴答答的雨接着下了起來。

雨聲把睡在被窩裏的農夫驚醒過來，他對他的妻子說：「你聽外面這雨聲！風也已經變換了！春天畢竟來到了！」

二　陽光和雨點

早晨，太陽輝煌地照耀着大地。天氣相當的暖和。

在籬笆下的地面上，一切的草，已在開始從枯葉間透露出它們綠色的芽來。

有些芽還是胖胖的，圓圓的一簇；有些却已經裂開而成葉，這箇直像是草的一身綠色衣服，在和風中飄蕩。

泥土裏的一切種子，也在脫去它們的冬衣，彼此招呼着說：「喂！你感覺着那暖和的太陽光嗎？你已經嘗到過一滴暖和而濕潤的春雨嗎？」

「我正在竭力裂開我的衣服，因爲我感到這衣服現在已經太小了，裹得我的身子好緊。」一棵種子說，「我不久就要變成一棵植物啦！」

拍！種子們的衣服終於給裂開了。每一個種子都露出了一對青白色的小葉和一個小根來。根一直伸進泥土裏；小葉向上生長，直到露出地面。

青白色的葉子在太陽光裏生活着，漸漸的變成綠色，到後來，終於長成爲一棵植物。

樹木們也在彼此招呼：「我感覺着水分正在充分地活潑地從根部送進幹部，再由幹部送進我的樹枝間，使我的樹芽膨脹起來，終至於迸出樹葉。」

不久之後，幼小的起着縐痕的樹芽，果然迸裂開來，長成爲耀目的像貓耳朵般的樹葉了。

天空中吹來了雨雲，含有暖意的春雨又開始下降，點兒比前更大。雨水鑽進泥土中去，讓樹木和一切植物的根，好去吸收。

但當那雨下降時，太陽却在雲隙裏探頭探腦。「哈！看啊！」他叫着說，「空中的小水滴兒，把我的光反射成爲一條美麗的虹啦！」

這時候，天空中，正出現着一條半圓形的虹，煞像是一條又長又美麗的七色彩帶：紅、橙、黃、綠、青、藍、紫。

三　大家醒來吧！

時令已到四月。日子一天天長了起來。太陽每天起身比平常早了許多，每晚上床的時間也比較晏了。大地上暖和和的，因此，一切昆蟲也將開始活動起來。

太陽知道牠們現在是在甚麼地方，因爲他在上年冬天曾看見牠們躲藏好的。所以他向樹木的罅隙裏和泥土裏，到處窺探，要把牠們喚醒過來。

「起來吧！」太陽說，「春天已經來到了，你們現在可以到我太陽光裏來飛着玩兒啦！」於是，牠們便一個個爬了出來。蝴蝶是最後一個醒來，因爲她睏得實在太熟，身子也幾乎有點殭了；但暖和的太陽光，不久就使她能夠展開她的翅膀。於是，她飛了出來，飛到田野裏，在一片菜葉上產下了卵。

蜘蛛在過去的整個冬天，一直睡在窗口牠自己所築的絲做的窠巢裏。可是牠終於醒過來了。牠說：「我餓煞了，我一定要想法吃頓點心！」於是牠爬到太陽光裏，開始織起一個整齊而美觀的網，不久，牠就捉到了一隻飛蟲。

在農園裏的薔薇花樹上，蚜蟲和牠的幼蟲們正在吮吸嫩芽的汁液。

「這些可惡的小壞蛋！」農夫的妻子見了說，「牠們將損害我們的玫瑰花樹；我希望這裏不久會有瓢蟲飛來，吃盡牠們！」

果然不久之後。瓢蟲太太飛來了，停在玫瑰花樹上。牠在這裏產下了卵，並且開始去吃盡這些蚜蟲。過不了多少時候，幼蟲孵化出來了，牠們也幫着母親一同去吃蚜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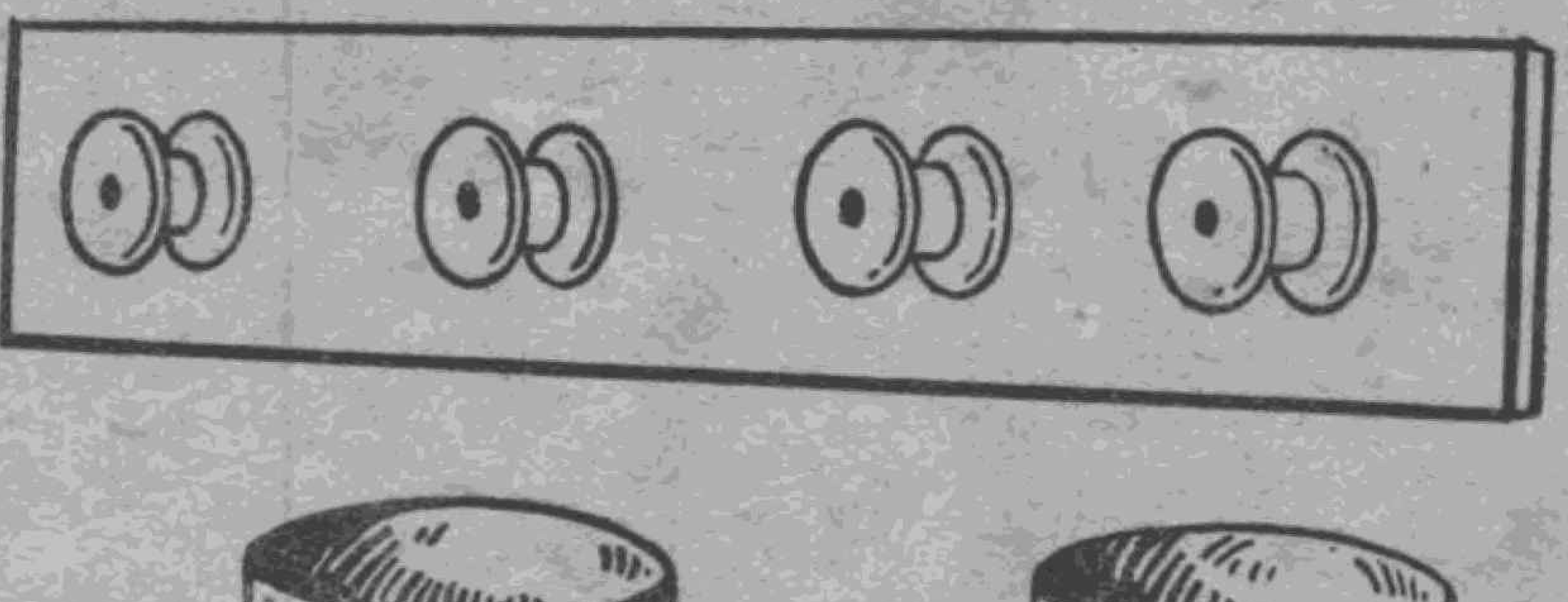
甲蟲們在草地上爬來爬去。牠們的帶着金光的黑綠色的背，在太陽光裏一晃一晃，看去非常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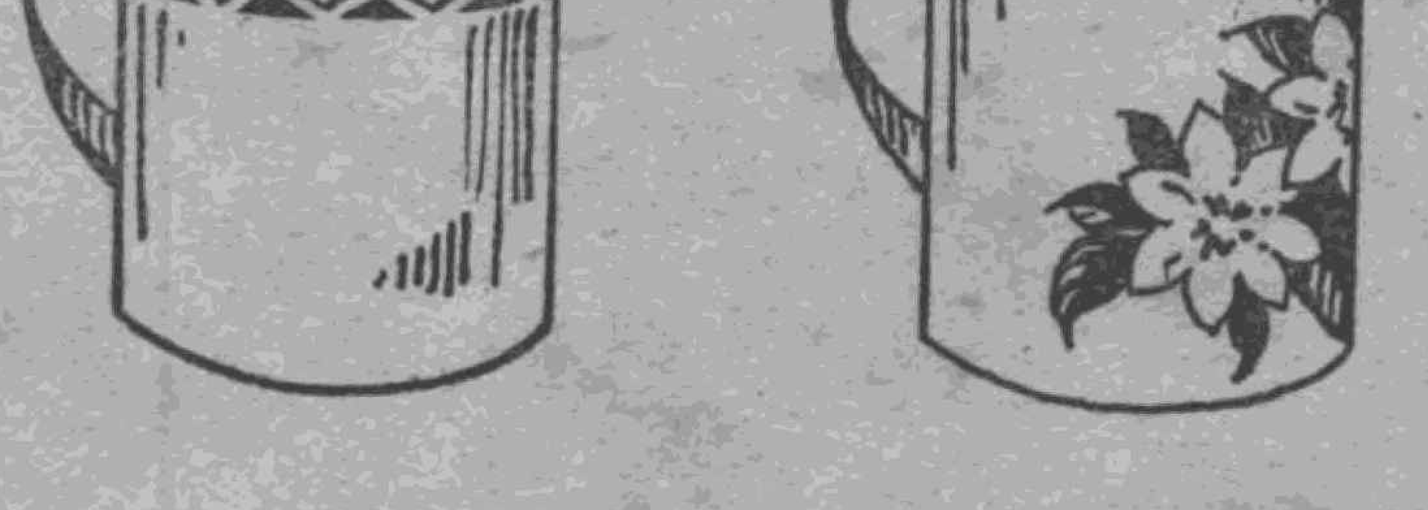
甲蟲的幼蟲名叫蠐螬，住在泥土裏面。牠們從卵變做成蟲，要經過兩三年之久。現在，有些已經長大的甲蟲，也將爬出泥土外面來，見見這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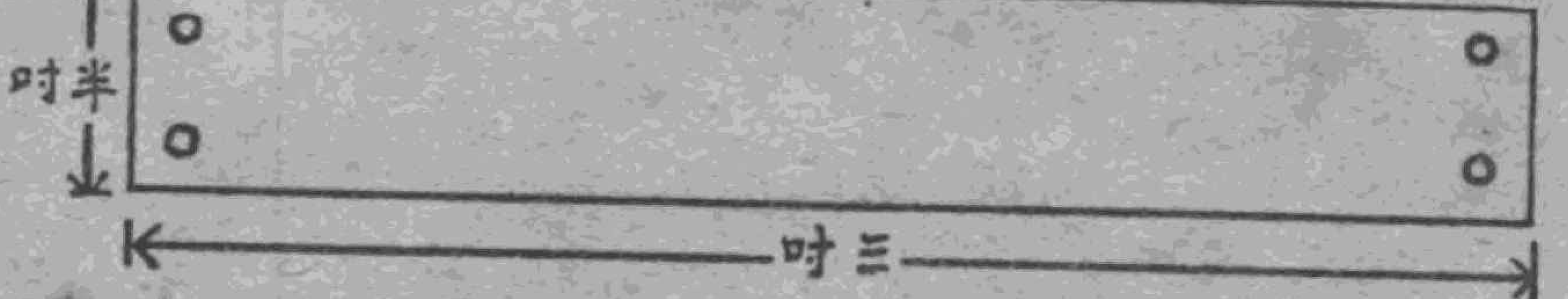
廢物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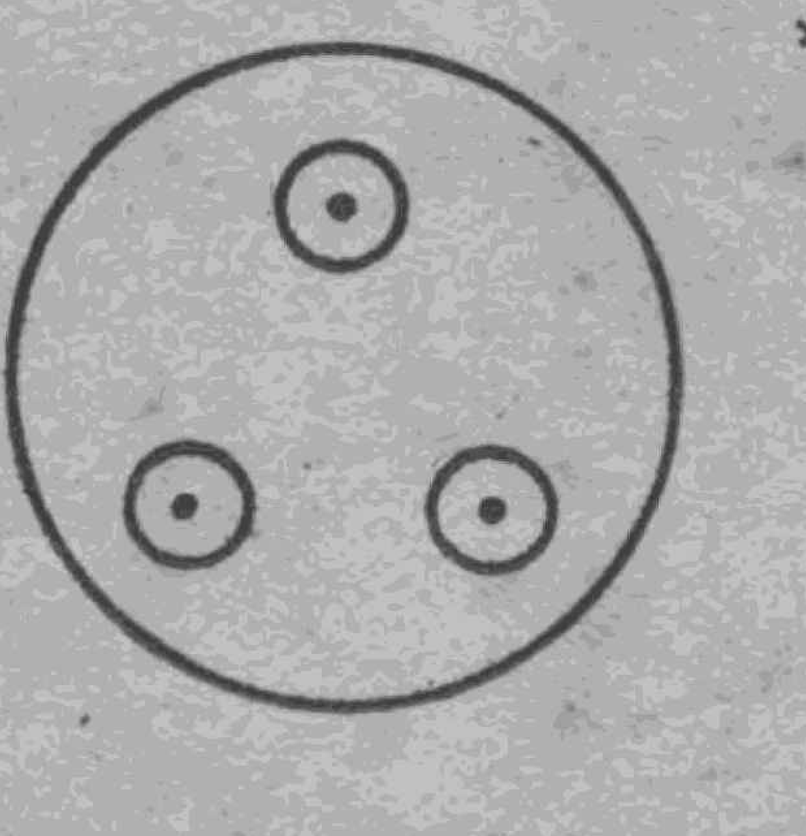
小手工

・菡・









（甲）衣掛和花盆架｜我們平常把衣服掛在鐵釘上，就不免要染上黃色的鐵銹，如果能夠利用用剩的洋線軸，釘在門後或壁上來代替洋釘，就可避免這種弊病了。（上圖）

房間裡的花盆一定要有一個盆架，才可以避免桌子污穢，現在我們可以利用三個洋線軸釘在一塊木頭上，就成功一個實用的花架了。（左圖）

（乙）香煙罐改造成漱口杯｜取空香煙罐一隻，再剪鉛皮一條如圖中所示，彎成杯柄的樣式，然後用錫焊牢（須請教銅匠稍花本錢）然後在罐內塗上白色磁漆，外面可以塗上藍色或紅色的磁漆。也還可以加繪上你自已所喜歡的花卉或人形，約二三日等磁漆乾後就是一隻有用而美麗的漱口杯了。

娛樂

開八卦和撐木排

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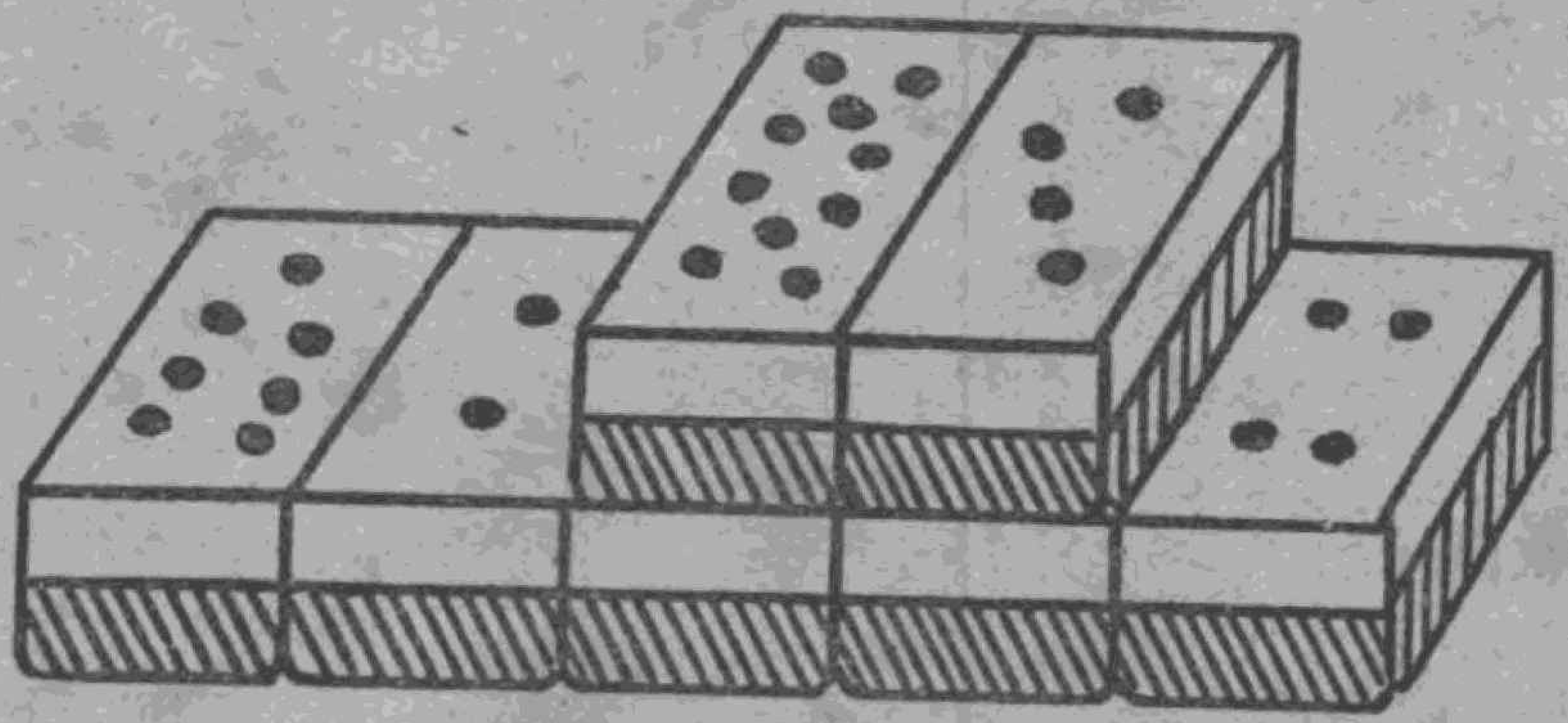
一個人枯坐在家裏非常煩惱的時候，或是從公事房帶着疲倦的身體踱回家，常常會想到「怎麼樣可以減少疲倦摒除煩惱呢？」這裏有兩種玩骨牌的方法，試試看，能否幫助一些。

一、開八卦（一人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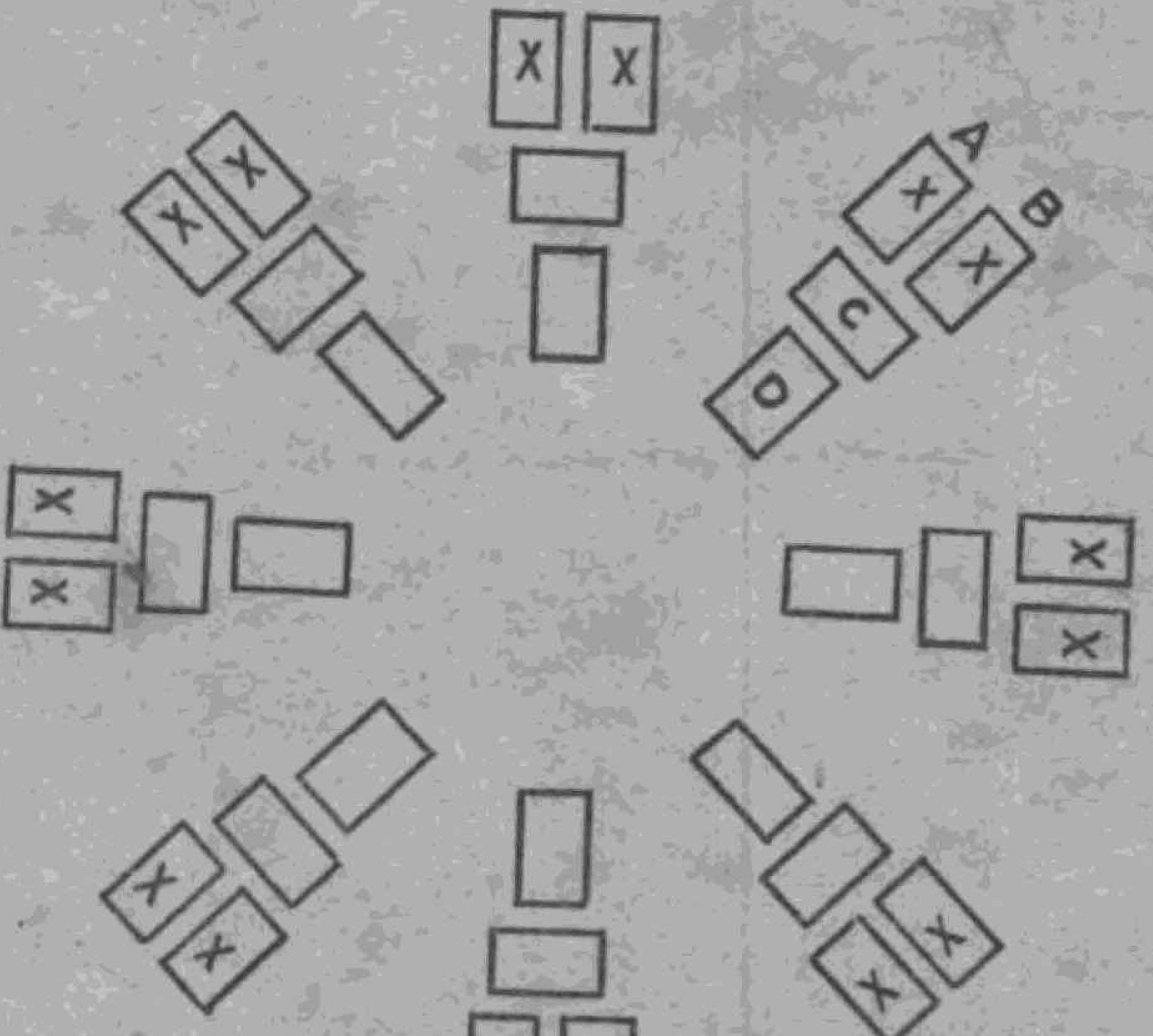
把三十二張骨牌竹背向上，牌背向下，洗亂。從其中隨意取八張搭成一個八角形，再拿八張牌橫放在外圈，再把其餘的十六張牌分爲兩兩一組的八組，竪放在最外圈，如下圖下面一個八卦圖樣。開八卦時，先把沿外圈的十六張全部翻開，如果發現着對子（骨牌中的對子）提出放到桌面上另一部位。然後從提出的牌邊，沒有阻擋的地方，再翻下去，一直到把三十二張牌全提出爲止，即謂之「開通」，否則就叫「碰壁」，遇碰壁只得重新洗牌，不能繼續了。掀牌的順序，必待A、B兩張都已提開才能翻C，如果只提開A而沒有提開B，那C是不許翻轉的。同理，必待A、B、C、三張全已提開之後才能翻D。

二、撐木排（二人娛樂）

甲乙兩人分坐在桌子兩旁，把骨牌竹背朝上，先由甲洗牌，洗完排成二列，每列各十六張，令乙選擇一列，甲拿另一列，放在自己的面前。任何一人先出牌，出牌時把自己面前的第一張翻轉過來放在桌子中央，然後輪流到對方出牌



，也同樣把第一張翻出，如果和桌上的成對子，那麼就把它叠在上面，一併拿到自己身邊，算是他撐得的木排。如果不是對子，於是把所出的牌置放在桌上原有的牌的左側或右側。假使所出的牌，和桌上陣列的牌中發現了對子但那對子的兩旁，却有其他的單張阻擋着，這時只好把這張牌叠落在那相同者的上面（如上圖式樣），受着阻礙當然不能拿走。等待將來再有一張恰和邊上



一張成爲對子時，他就可以把一連串的許多對同時拿歸己有，全算自己撐得的木排了。

這裏有幾個關鑑要加以注意：一、不論甲或是乙在撐得木排時，得繼續出一張，以示獎勵；撐不着就輪流對方出牌。二、出牌之前不得掀看。三、出牌時要依照排定的次序不得隨意亂出。四、自己的牌出完，可以借用對方末尾的幾張做爲己有。

木排撐完之後，各人計算護得幾個對子，若得八對以上便是勝利，八對以下便輸了。失敗者應當受相當的處罰。

三、喜怒哀樂

無論開八卦或撐木排，其結果都成爲雙對，把這些雙對排列成八張牌一列的四列，然後分別計算每列的分數。計分法，首先設法使八張中成三、三、二，三付，遇「順」記六分，「五子」記五分，「假五子」記四分，「分相」記三分，若是「點數」，在十四點以上者記二分，對子記一分。最多是十三分（兩個「順」和一對）最少四分（四個對子），所以某一列中能得八分便算得中。

什麼是「順」、「五子」、「假五子」……呢？須要先把一張牌分做上下兩段，三張牌一共就是六段，每一段中最少一點多至六點。假若能夠尋出三張牌六個段中各不重複，而形成由一至六的六個連續點數，即稱爲「順」。在六段中有五段是一樣的，就是「五子」。「五子」之中有眞假之別，眞五子如上所說，記五分；而假五子呢，只有四段相同，另外兩段點數之和與其他四段單獨的點數一樣。譬如兩張「天牌」和一張「么五」，天牌是四個六點，而「么五」的「一點與五點」之和才是六，它比眞五子缺些東西，故只能記四分。「分相」是六段中三三相同，比較容易明瞭。至於「點數」，要把三個一點除外，其餘三段之點數之和，能在十四點以上則記兩分。

命第一列是「喜」，第二列是「怒」，第三列是「哀」，第四列是「樂」，測驗一下你今天得中那一項呢？

第二次徵文揭曉

文藝創作

第一名

（三）

陸洋

秋天的山野總是特別嫵媚地在引誘着人們，又何況是海島上的秋天呢；靜月彩排（預演）完了的時候，看看天色還早，於是她就邀了她的小伴侶以美和琳子又到她們常常遊散的望溪橋去了。郊外的田野裏種植着的一望無際的綠色菜蔬，整齊地排列着，遠處的高高的山圍繞住這一個淸淨的小天地，高山的後面卽是奔騰萬里的海洋，走出城門，她們卽嗅到一陣寬廣淸新的氣息，三個女孩子不聲不響地跑得非常快。

橋是用闊闊的石板舖成的，橋下面的長而彎曲的溪水，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從東向西的流着，它奔騰的聲音是那末地響亮有節奏，而且現在是比以前更淸澈盈滿和活潑了。溪水的上流就是石橋的右旁，被二岸密植的楓樹的樹枝和嫩葉遮得陰森森的，不見一絲陽光。隨着十月裏的柔和的風在籟籟地作響，那種嚴肅的冷氣，卽使在炎熱的夏秋天氣，也不敢使人跑進去。石橋左面的一端，下流的溪水明湛地流着，播滿水底的石蛋子都已被淹沒了，但依舊淸晰可見，衍流過來的溪水，因此而形成了許多纖細可愛的縐紋。幾塊大石頭還是堅固地露出在水面，秋天傍晚的淡淡的太陽照耀着它們是那樣地和諧，溫柔。同一條的溪水，因石橋的分隔，形成爲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她們從石橋下層的底脚石上砥着脚跳過了三四個大石塊，然後各自尋覓了一個在溪中心的大石塊坐下了。溪水是那末地淸明，雖然此刻只有五六寸深，可是一到下午它將要一點一點的漲起來了。它是那末溫柔地低淺吟唱着，縈迴繞舞在她們的周圍，滲透了她們的思想，兒童的幻夢又在她們小小的心靈裏覺醒了。

「以美！你記得黃老師曾經向我們解釋的理想和幻想嗎？當時我好像已經懂得了似的，可是仔細想起來却又覺得不解了，譬如，我這樣想着：將來我們最好住在一起，在一個小山坳裏，那裏也有許多另外的人，不過大家都讀着書，大家都做着事情，以及游戲。父母親很愛孩子，孩子們也相愛着，在這個世界裏沒有憂愁，因爲每個人都不想奪取別人的快樂，也不想侵占別人的自由。以美：你想這算是幻想還是理想呢？這是可能做到的，然而又好像不容易做到。」靜月像自言自語一樣地講着，末了還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這是可以做到的，靜姊，我想一定可以的，本來人們爲什麼一定要使得他人不開心呢？」以美快樂地回答着。她剛剛捉住了一條在水中掙扎的小蝦兒，逗在手裏玩弄着，但是她忽然想起靜月以前常常警戒她不要捉弄小動物，不要故意傷害它們，因此她不願再被靜月瞧見，立刻偷偷地將小蝦重新放入水裏，並且用力一推，讓小蝦兒隨着溪水游向下流去了。當她回轉頭來的時光，看見靜月無神的眼睛正在注視她。

「好朋友，現在你也乖了，仁慈了。小動物正像弱女子一樣，應該可憐她們，不要使人類的殘忍的好勝心借了你的手去殺害它們。」靜月又像往常一樣感慨地說完就苦笑了一聲。

「你看，我終於將它放掉了，我不願意傷着你的心。不過靜姊：我想小動物它是沒有性靈的，假使它也像人一樣有性靈的話：那末它應該自己倔強起來啊！」「是的，應該自已倔強起來，不過因爲它太弱小，當它還沒有可能自己堅強起來的時候，人家早已把許多的摧殘加在她的身上了。你看我！父母親現在不歡喜我了，親戚們都不了解我，當我心想振作起來打開道路的時候，別人早就把阻礙擺在我的面前了。」

以美張着她那大而圓的黃眼睛，歪斜着小腦袋望着靜月，她不了解靜月爲什麼要說別人把阻礙放在她的前面呢？誰在她的前面放了阻礙呀？於是她說：

「一個人誰能不受到一點摧殘呢？你說許多人不了解你，但是也有許多人愛着你呢，黃老師不是說你是一個天才嗎？那麼許多人的愛戴應該在你的心裏生長

更強的自愛吧！你以前不是常常鼓勵那個可憐的玲青說環境是可以因人的努力而改變的嗎？」以美永遠是一個樂觀的孩子，十四年來不曾受過絲毫的苦難，因此也永遠不了解別人苦難的心，不過她是愛靜月的，她是眞心的想鼓勵靜月也像她自己一樣的快樂起來。

琳子是不歡喜看到靜月這種抑鬱的情形的，她雖然也不滿意她自己的環境，可是她不痛苦，因爲她根本也不想反抗。她此刻又打趣似地和靜月說：

「好了，朋友！讓別人來擺佈我們吧，你爲什麽總是要爲了這些已經造成的事情而磨折自己呢？」

靜月動一動嘴唇苦笑了一聲，她的表面的靜謐之下藏着悠久的創痛，緩緩地訴說着：

「假使我永遠鑽在黑暗裏，那末我倒也不見得會痛苦，父母親不愛我也好，他們不給我讀書也好，我以爲女孩子生來就應該這樣的，她們給我出嫁也一樣，因爲反正姊姊也是莫明其妙地被嫁出去的。可是一旦，當一綫光線透進我這漆黑的生活裏的時候，我的心就開始跳動了，不得安靜了，我曉得在這個黑暗圈之外，還有所謂光明這一個東西，因此我要去追捕它。

琳子還不大明瞭，她依舊一樣地責難靜月：

「你看到什麽光明呢？」

「看到的光明太多了，譬如以美的求學計劃，她將來可以依照她的旨趣去發展自己。還有縣立中學裏的老校長，據說她一生沒有嫁過人，爲了人家嫌她難看，可是她讀書，現在她不是比一切美麗的人更有意義的活在世上嗎？她教育出了無數的人。這是眼前的，其他從書報雜誌裏所看到的更不勝枚舉了。就是這些光明刺痛了我，我還能靜默嗎？可是，不幸啊，以美，現在事實告訴我，我的掙扎只證明我的希望的幻滅吧了。」你說我鼓勵玲青嗎！因爲她痛苦，我只能這樣安慰她，其實我如果能夠救她，早就自救了。這不正是人類的矛盾，人類的悲劇嗎？母親以前被外祖父遺棄，幾乎幾乎要把她殺死，因爲他們說這個女子是一個不吉利的女子。現在，她把她的不幸加在我的身上了，因爲這個社會是這樣安排人們的。

以美看到漸漸從靜月臉上展開來的笑容，心裏慢慢的寬慰了，似乎已經看到她的親愛的朋友得了救，幼稚的靈魂裏慢慢地展開了歡樂，她伸開二臂朝靜月的頸上掛過去了。

「以美！你眞是多麽可愛啊！」靜月也用手去抱住她了。

溪水在她們友愛的擁抱下淙淙地流着，窺視着她們，小鳥「呀呀」的飛回巢去了，西邊天空裏已經佈滿了秋天的晚霞，晚霞反映在二個依偎着的小臉上，使她們的臉顯得紅潤可愛了。啊！慈愛的陽光啊！讓孩子們的心永遠生活在愛的溫暖裏吧！

今天是星期六，晚上八點鐘又是父親照例從店裏回家來的時候，往常父親總是一直住到星期一的早上才離家回店去的。而星期六的晚上，在父親沒有回來之前，母親早就督促阿菲打掃書室，然後母親、靜月和弟妹們聚在書室裏等候父親回來，陪伴父親，一家團圓圓的渡過這一晚。

可是此刻晚飯雖然已吃過了，時間却還早，靜月獨自坐在自己的臥室裏，輕輕地唸着自己的路的台詞，不時的閉上眼睛，回想着下午預演時幾處失敗的地方，同時設想着演劇時候應該把握的最優良適宜的姿勢和語言的聲調，她想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做得盡善盡美。一架小小的白色響石鐘放在她的面前，時針正指着七時三十分，離父親回來的時間還早呢！

「姊姊：父親來了，快些去！」小妹妹驚慌的跑來並且急急地叫着，父親此往常提早了半小時回來，這是多麽地例外啊！靜月看着慌亂的小妹妹，一種同感的反應立刻像電流一樣的傳通到她的身上來，她有點害怕，但是沒有時間可讓她預想，立刻就跑向書室裏去了。

父親眞的已經回來，而且好像已經回來得長久了，父親魁偉的微微有點發胖的身體埋在舊書桌的旁邊，他的薄而堅定的嘴唇裏含着半枝的雪茄烟，眉頭不耐煩地緊豎着。

靜月照例笑咪咪地向父親道晚安，然而他似乎沒有看見，也沒有一絲動彈的表示。整個書室裏是被靜默的空氣弄得很嚴重，靜月完全茫然了。她望望母親，母親正低着頭在裝水烟，弟弟還沒有進來，那末父親究竟在對誰生氣呢？

以往的經驗立刻告訴靜月，父親除了對她生氣之外，決沒有別的原委了，可是自己究竟又是什麽事情惹得父親這樣的生氣呢？莫非是母親把演戲的事情告訴他了嗎？還是僅僅爲了自己進來得太遲了呢？她這樣苦惱地推敲着事情的原由，將要被這種沉悶的空氣窒息了，她想打破沉默，可是她的腦子裏很昏亂，緊張地害怕着，始終也講不出來，只是牢牢地凝視着父親的莊嚴不可侵犯的神情，並且覺得自己的身子一陣一陣的寒冷，不安。結果，父親終於漸漸地動起來，並且把視線投到靜月的身上來了。

「父親，你今天回來得特別早啊！」靜月覺得這樣說了或者可以使空氣比較緩和些。果然父親也活潑起來了，用着低低的但是像洪鈴一樣的聲音回答她：

「是的，我想和你講幾句話！」

靜月的預料終究將被證實了，但是她却反而安然，一個人將要臨到一種預期的災難的時候，他往往會變得比平時勇敢的。

父親雖然已經上了壯年期，不過他的血氣充盈的健

康使他還充分地保存着青年時期所有的活力，他的神采奕奕的眼睛裏，總是凝結着使人一見就會害怕的注視力。這時他就用這種眼光對着靜月，接下去了：

「靜月，在這個長長的時間裏，我已經仔細的攷慮過了，我想來想去覺得自己已經使得這個家庭裏的人夠稱幸福了，你的母親不必說，即使你們姊妹，不是也每日溫衣飽食，而每天無所事事嗎？雖然你覺得不讓你再讀書是不開心的事情，可是你可想想女孩子讀了書究竟有什麼用呢？你已經識字，已經能上賬也夠了，至於更高的學校呢，那不過是學時髦的小姐的玩意兒吧了，這種新派是毫無意思的，可是你不贊成父親的意思，並且你在懷恨父親了！」末了幾個字上，他故意說得特別重，特別的肯定。

「不，爸爸，我沒有說過我絲毫懷恨你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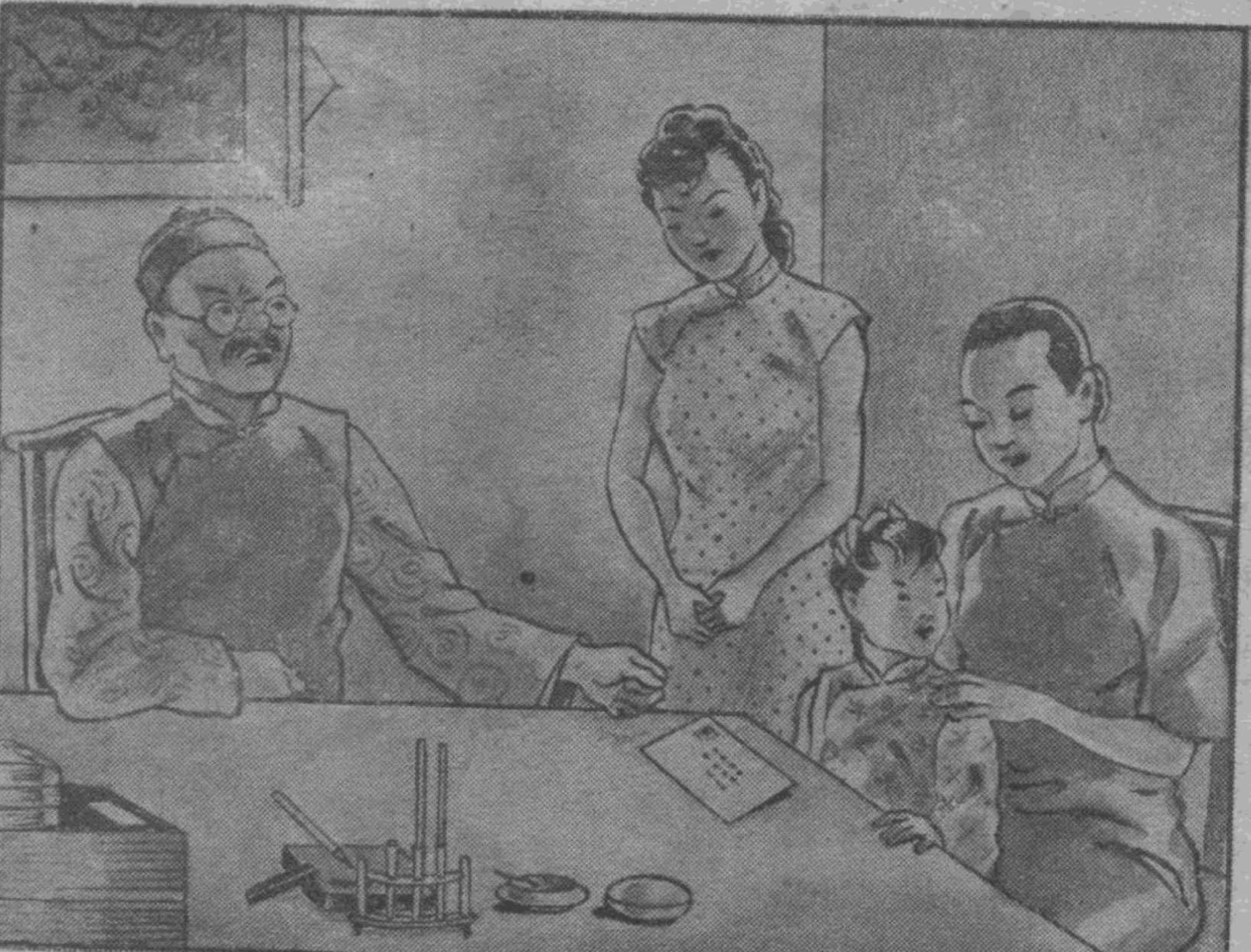
「沒有？是的，或者你沒有說過，然而你是寫過的。」

父親從衣袋裏抽出一個白色的西式信封，用力地丟在靜月坐位旁邊的桌子上，靜月本能地望桌上一看。「喲！就是表哥哥的信！」她這樣一想，也不想再作任何的抵賴了，如果向父親解釋嗎？那末對於一個人肉體上的享受無效如果也抵消不掉他精神上被束縛所遭受的痛苦的這個事實，父親又怎麼願意了解呢？還是靜默吧！於是她漸漸的低下頭去，蜷縮着身子不敢動憚，臉色一陣比一陣的蒼白起來，兩手緊緊地互握着，準備讓一切的打擊壓到頭上來。

「你既然不滿意你的家庭，你既然會有別人來同情你，那末你必定是不願意再在你的家庭裏住下去了。」父親的聲音漸漸響起來，簡直不是講話，而是一隻憤怒的猛虎在咆哮了。

「爸爸，你誤解我了！」靜月再也忍不住被人誤解而且是被自己最接近的父親誤解的悲哀，突然啜泣起來了。

「誤解你了？我現在已經這麼一把年紀，難道對於這樣簡單的事情還不能了解嗎？或者是你誤解我愛你的意思了。」現在父親忽然在這裏停頓了一下，看看恐懼地坐在旁邊的母親，母親一動也不動地撫抱着弟弟，於是父親又接下去了。「現在只有二條路，或者你完全依從父母親的意思，好好兒地住在家裏，父親不會虧待你，過了新年之後，父親將給你揀一個很富裕的人家，一定要比姊姊更闊綽，更神氣。假使你不願意這樣，那末樣不必再到這個家裏來了，這個家裏只有我的主權，我的意志！」



爸爸的威嚴鎖壓着小小的靜月的心，她的孩子的自尊心受着損傷了，可是倔强的心理要求着她在任何的場合也得說出自己眞實的意向，於是她顫顫兢兢的說了：

「爸爸，讓我自由吧！我將來也可以養活自己的，我不要那種闊綽和富裕的丈夫來養活我。」

「那末，好，靜月，讓我們看看你的本領，你現在已經完全不需要我們了。」

父親和靜月之間的決裂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靜月即使怎樣的想補救也已經沒有辦法可以使他們父女之間像以前一樣的平靜，融和了。

靜月回到自己的臥室裏，這種的情景苦惱了她，激怒了她，她像陷在深度的麻木狀態中一樣，久久地立在桌旁，她渴望着一樁事，就是不要再在這半明不暗的境遇裏生活，只要走上一條路，不論怎樣的路！

當她上床的時候，她覺得疲乏極了，她再也沒有痛苦的感覺，只是反覆地想着！

「啊！天啊！前面的路恐怕是不能走通了，雖然如果人能受苦而依舊剛强是多少好，可是我恐怕不能夠了，啊！你柔弱的小生命啊，安息吧！」她這樣想着想着就不知不覺的睡去了。

雙十節的晚上終於到了。

戲台頂上的四只汽油燈「斯斯斯」地發着響，配合看戲台邊沿上整齊地鑲列的藍色小電燈，使全戲台都浴在白晝一樣的光明裏了。深藍色天鵝絨的天幕迎着微風在柔和的光綫裏前後搖搖飄舞，幕漸開啓，戲池裏的無數人頭，無數的喧鬧也突然歸於靜寂，汽油燈的光一直照射到會場四周的玻璃窗上，玻璃反射出歡喜的閃光，全個會場都生氣蓬蓬的陷於嚴肅中了。

校長先生微笑着跑到台上去，殷殷地向觀衆說明這次募捐賑濟難胞游藝會的意義，並且向觀衆熱烈的誠意致了謝意。

後台裏的人們也開始忙碌了，化裝顏面啦，穿着衣服啦，並且不時有幾個小工鑽來鑽去把道具一件一件

的扛上舞台側邊去。台上正在合唱着的校歌聲一陣陣地傳到後台來，淸脆裏藴蓄着豪壯，並且也從會場中傳出去，一直飄到山頂裏去了。……「看哪！這澎湃的海潮，這未昇的旭日，是我們青年的象徵……」觀衆都隨着歌聲而肅立了。

節目裏排着的菲列濱土風舞以後卽是話劇的開始了，可是靜月還沒有來，大家的心都焦急起來了，靜月昨天不是答應說今晚很早就會跑來的嗎？可是此刻已經八點鐘，她恐怕不會再來的了。事情已經開始，却必須繼續下去，於是李老師作了一個這樣臨時的決定：一面命第二號大姊姊到靜月家裏去找她，一方面就請作爲替身的王旭扮演「姊姊」的這個角色。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決定而且預料這樣的更動必然要受到不可避免的失敗，可是有什麽辦法呢？

王旭化裝完了之後，對着鏡子自己發笑，她也眞的像一個大姊姊啊！可是靜月進來了。

大家都一起興奮起來，救星終於來了，許多聲音同時讓着：「你看，你把我們都急壞了，小弟弟簡直要哭起來了呢：」

靜月原來帶着愁苦的臉終於慢慢地展開笑容了，摸着「小弟弟」的短頭髮，一邊喃喃地安慰她：「你看，我終於來了！我怎麽會拋掉你呢？」說着大家都笑開了。

不久話劇開始了。當第三幕裏爸爸坐在寫字台邊向一個窮親戚索債而說着「親戚固然互相有人情，可是金錢還東西却不肯給我們留一點情面啊！哈哈！」的時候，姊弟二個跑上台來了。爸爸非常煩燥的看了他們一眼。

「回進去，爸爸此刻和舅父議着重要的事情。」

「不，爸爸，我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和爸爸談談。」

「小孩子也會有『重要』的事情嗎？」

「我們想到外埠求學去，一切都準備好，只要你的允許便成了。……」弟弟說。

「可是，爸爸不能允許你們。」同時做着一種父親的威嚴。

「假使爸爸不能允許，那也沒有辦法，我們只得……」姊姊還沒有說完，爸爸接了下去：

「是的，你們只得再待過了幾年，那時爸爸就能允許你們了。」

「不，爸爸，我說我們只能不聽你的命令而走了。」

「你們走，你們敢走？父親化了這許多錢養了你們難道你們想反過來支配爸爸了嗎？」我不答應你們走。

「我們是不會忘記爸爸的養育的恩惠的，可是叫我們守在家裏幹什麽呢？國家和社會需要我們，我們爲什麽又不去呢？」

雄壯的號聲從遠遠的地方飄來了，台下掌聲也立刻響着從最末的一排座位上雷鳴似地隆隆響着滾到前面來了，其間粗暴的呼聲「對—啦！」，「對—啦！」可怕喊久叫着，好久還不停息。二個孩子已經下台了，軍號聲漸漸地低下去。

靜月回到後台以後，像癱瘓一樣的疲倦了，她的耳朶裏響亮的掌聲還在吵鬧地迴璇，喉頭又在隱隱地作痛，可是此刻，她的心裏像一葉扁舟一樣的輕鬆，長久未鬱積在內心的苦悶，今朝已借了戲劇的力量，完全把它們發洩，使它們昇華了。戲劇自然只是一種人生的表現藝術，可是它的可貴的象徵却給純潔的人們以多少的慰藉啊！靜月慢慢地倒在沙發上，半無意識地微笑了。

游藝會完結的時候已經午夜了，觀衆散出以後，會場裏的汽油燈也跟着熄滅，只剩下一排藍色的小電台，發着幻靜的光。李老師和幾個大姊姊們在後台收拾和整理着，勝利的驕傲浮現在他們的臉上，他們互相回憶着談着剛才熱烈的情形。門外進來了一個陌生的人影。

「你們允許我打擾一刻嗎？我是這裏日新報館的記者。」他順手遞過一個名片給李老師，並且在臉上堆着做作的，老於人情世故的笑容，不過舉動却還是非常溫文，自然。

「貴校的游藝會是出乎我們意料的成功，所以我非常願意代表許多人向貴校尤其是李先生致賀。你能允許我把今晚的情形揭載在報端嗎？」他歉虛地對着李老師笑。

李老師聽着這個突如其來的記着的話，似乎有點發窘，但是他却非常得意。

「唔，或者還不愧衆望，不過這理由不是在我，雖然我也解釋不出。—大概，大概凡是一種戲，演員扮演的角色要適合於他的個性才好。」

待記者又講了許多的奉承話退出去之後，第二號大姊姊連忙向李老師說：

「她的家庭也眞的這樣嗎？我倒不大曉得，不過靜月這個人的確是常常不大開心的，她比我們年紀小，照理應該比我們活潑，可是她竟像多愁善感的老年人一樣。」

「嗯，世界上的人們有時是不大容易互相了解的。」李老師那種長者悲天憫人的情操忽然又發作了。

疲乏的人們都已睡去了。靜月拉着以美還望在大操場旁邊黛山的一塊草地上，後面聳立的高山，黑蓬蓬的顯得有點陰沉。月光瞧着她們年青的但是困倦的身體，把剛才噪鬧的情境都給洗乾淨了，她們輕輕地談着，覺得自己的心地是非常地平靜。

「以美，我們長久不見到海洋了，你記得上次老師帶我們到海灘上去旅行的那一次情景嗎？從那時候起，我便愛着它了。我覺得世界上很有浪潮是最偉大純潔的，它是多麽浩瀚，多麽英勇啊！」靜月自言自語地在歌頌海洋，海裏的浪潮常常在她的心裏起伏顯現，它們那滾滾的碰擊聲也常常在靜月的幻夢中聽到，現在，她又在想着它們了。

「以美：你忘記了嗎？海山中升起來的太陽是麽的大，多麽的紅，海水閃耀着黃色的金光，又是多麽的美麗啊！如果一個人住在海洋裏，那是很幸福的。—

，以美．你怎麽總是呆呆的望着我？」

「我說海洋裏是不可以住人的，除非是島裏或者船隻裏，海洋裏是沒有人的。」以美不了解靜月的話，心不在焉的回答着。

誰說海洋裏沒有人的？有的，並且他們過得很快活譬如他們餓了可以吃海苔吃海帶，他們倦了，就可以躺在白浪上休息，譬如說……」

「不要說下去了，你在騙人。這是童話書裏的幻想，黃老師不是說幻想是不好的嗎？」以美着急地說着，她望望靜月的眼睛，靜月的眼光筆直地照着前面，月光映在她的眼窩裏，眼窩顯得特別深陷而且有點陰沉可怕了。

不能理想的人是只能幻想的。

「靜姊，你看，月亮已經跑在我們的頭上了，我很疲倦，而且，我怕……你又在幻想了。」

「哈哈，孩子，那末我不想了。」

四下裏都靜寂了，十月的夜突襲來了一陣寒冷。

「以美你明晨陪我到白鴿島上去看日出好嗎？」靜月微笑地問着。

「日出？太陽不是將要出來了嗎？我們過幾天去吧，天氣雖然涼起來了，可是小蟹還沒有進洞呢，我們可以用小竹籮把它們去捉了來。」以美站起來要回家去了。

靜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緊緊地握着以美的小拳頭，又突然把它放開了。

「回去吧，你幸福的孩子，我眞希望我們永遠能在一起，雖然……」

以美匆匆地跑走了，靜月目送着她的消去的背影，又抬頭望望皎潔的月光，低低地說着：

「太陽就要出來了？唉！太陽怕永遠不也會出來了。」

猫頭鷹在高高的松樹枝上發着「嚯—哈」「嚯—哈」的叫聲，夜晚不但寂靜，而且又是如何的陰森凄涼啊！—

春日雜詩

歌青春

當春天蹙近我的身旁
當春天蹙近我的身旁
，我漫步于
沐浴在三月陽光的街道上。
割棄了秋天的愁傷，
擺脫掉冬天的冷酷，
我愛
春天那張熱情的紅顏。
看路畔的梧桐，
伸隻綠手招燕子南來，
三月的太陽，
給宇宙塗層明亮的光彩。
我把手插在腰際，
在三月的街頭打着唿哨：
「春天里來百花香
郎里郎里來郎里郎……」
散入和風飄向樹梢。
一行香雪，
一樹紅霞，
迎着我到河邊去尋花。
到得跟前，
才知隔了條混沌的泥河。
無奈只得默默，
立在河邊閒眺
對岸田間新披一身綠色。
（還見紅花黃花綴滿她的鬢髮）
微風掠過野草，
我的身裹住塵沙，
躺在前面的路猶尚漫長。
但我沒有氣餒，也並不躊躇，
我知道轉過灣不久就能到達。
（可不是？已能望見那座橋梁！）
抹抹臉，
讓汗滴淌向泥土吧！
在生命的太陽前，
挺挺胸，再唱曲歌：
「向前進！莫彷徨……」
用我健壯的脚步，
和着春並肩在一起，
向前走去！

一九四三年寫于三月的深夜。

阿福

沙金

阿福以前是一個小康的農家子弟，以後家庭破產了；又因環境不允許，不能再住在故鄉。就隨他的父親遷往另一個地方去。生活較前苦得多，（一日三餐祇能以雜粮糊口米是很少吃到的）吃些魚肉也祇在過年的時候。所以他常常想：「年快來了呀！年快來就有魚有肉吃了」。他盼望能夠馬上就到，他覺得只有過年的時候才會有魚有肉吃，上次過年父親曾允許他一件新衣服，因數年來收成不好，父親都沒有替他做過年的新衣了。不過父親允許他只要收成好，東西買得上價錢，就一定替他做，他把這話一直記在心裏。每次聽到豬叫，他或者看到別人的新衣，心裏就想要過年，有好的吃，還有好的穿，他夢裏也夢見了過年。可是他不敢向父親開口，近來天旱久未下雨，父親面上終日愁容戚戚，脾氣更坏，動不動就打人，所以他祇要脫了他父親的眼睛，他就活潑又頑皮。他因爲營養不足，發育不旺，他長得不高，他十五歲的時候看起來不過十二三歲光景，他的初程教育年齡都用在放牛的田野，和用簸筐及撮鎮糞的工作上，他還能送茶送飯上田，又能在晒場上看穀，不讓雀子啄。

他的父親有時也在別人面前帶點誇獎的口氣說道：「阿福長得有點用處啦！就是還有點不聽話。」他聽到滿身歡喜，以爲自己可抵上半個人用，將來要長成一個有用的好漢子，像他日常看見的那些老實的年輕農夫們一樣。他心裏想：「長大了就不會挨巴掌了，快長快長吧！」可是他連想長胖一點的心願也難達到，他又矮，又瘦，在放牛岡上和其他的小孩子打架時，總處於不利的地位。

天老不下雨，焦熱的太陽晒得人氣都喘不過來。父親戴着箬笠出了門，他跟了父親出了村子，走過幾條田塍，田裏的秧才一尺多高，稀稀疏疏乾萎得幾乎要倒，阿福赤膊赤脚只穿着一條短藍土布褲，習慣地在晒熱了的土道上走，頭上流着汗他渴望下一陣雨來解一會兒暑，正如他父親渴望下一陣雨來解除他們遇到的旱災。可是蔚藍的天空中只有几點白雲。風也是乾熱的，他跟在父親身後，看見父親向田裏四顧着，時時惋惜着，又期望地看看天空，無精打彩地走着。到了河邊，他父親就上了水車在草率搭成的蘆蓆棚下，扶着横衡雙脚輪流地蹈着水車的踏板，河裏的水很淺，一輛水車不能夠把水戽上堤，在河床的下邊另接着一輛水車，把河床中的水戽進上邊的泥水塘裏，再由上面的水車戽入堤，行船的河成了一條水溝，河床的底心祇賸了一條沃濁的死水，在遠處的堤下河床半中嵌着兩艘小船，像是擺在陸地上一樣，河堤上有許多輛水車，只是一片咙咙的水聲和吱吱的水車聲。車聲水聲使堤上的空氣異常緊張，沉重，每個壯的農夫都赤着膊拼命的同自然界爭扎，用着傳統的方法作生活的鬥爭，他們在天乾時望下雨，下雨多了，便又望天晴。天不下雨，便車水，此外他們便不知道什麼了。他們所用的體力，遠過於他們所用笨重器具的機械力。他們對於自從界的測量和了解是一年兩年，有的還相信是天子和宰相在工作。他們的生活是靠天吃飯，天不可靠便一切都完了。阿福因爲又矮又瘦，各人工作雖然很緊張，他還是攙不到什麼工作，所以田上走着玩，有許多車水棚裏的人都赤着身體，大腿以下又是黑的，胼胝了脚習，有力地踏在水車的脚板上，他們的汗從頭髮叢中流起，會合臉上的汗流過胸脯肚皮和肌肉振動的背及腰臂順着腿下流，從水車口流出的河水裏，隨着水泡水沫一同流入堤內的陰溝裏。水聲泊泊像是勞苦的嘆息聲。車上的人喘促地呼吸着，帶着希望的目光，俯瞰車葉中的水，偶而叫着「啊唷吁——問」的喚雨聲，時時像盼望奇蹟般抬頭看看天上的顏色，像發氣的和發鴉片烟癮的那末青，幾片白雲悠閒地在遠處浮着。老五站在水車上說：「天發氣不肯下雨，去年時常下暴雨，今年連暴雨也沒有了。」抹了抹額頭上的汗，拾起草邊的短褲，掩着下身蹲在地上瓦茶壺邊，他喝了一杯，十分暢快，站在旁邊的阿福也看了出神，王老五看見阿福說道 「阿福你如看見了釆弟叫他送茶來，阿福答應了。是蹙着眼皮，在熱田塍上踏着自己的影子，他渴了起來要想去偷瓜，肚皮餓了又想吃飯，無精打睬的走過幾塊近河的稻田。這些稻田，因爲還沒有河水分到，稻莖萎縮得像就要倒下來了。他離開河堤漸遠，咙咙的水聲漸聽不到了，他上了小崗的斜坡，坡上的瓜蔓和因蒸發太甚而顯得乾縮的瓜葉，蜜瓜結得小而西瓜也不大，能夠賣出的都摘了去。臍下的都好像僵了，不會長大。阿福心慌，向四周環顧，看不見人來便放了心，低頭找葉子裏的瓜，好久才找見一个比較中意的，他曲了腰又膽怯的向四面望，不見一個人，他迅速地把看中的瓜摘下來，連泥帶土挾在腋下，就向崗子後面跑。他躲在一個移過棺的空穴洞裏，擦了擦瓜上的泥土，就用嘴啃。他的牙齒只嚼掉淺淺的一層皮，覺得不痛快，便偷偷的爬上來把瓜在石碑上一啦啞的一聲，瓜瓤裏的水濺上了臉，他掏出瓜瓤倒掉瓜子，他吃得痛快樂得不減于吃魚吃肉。捧着瓜，邊走邊唱着，他走到村子上第一個就碰見了釆弟，他提着瓦茶壺向田塍上走。釆弟看見了他，半威脅半逗趣地說道：「阿福又偷吃了，我回去告訴你的爸打你！」「好釆弟！」他捧着臍瓜走近她的身邊向她作揖懇求着：「你不要說，好釆弟，一百二十歲好釆弟」，「不行」釆弟故意裝佯，「你太坏，定要告訴，」「好釆弟好釆弟向你叩一個頭吧！下次不偷了」。「好饒你一次吧！下次不許。」釆弟上了田塍，阿福才想起要告訴她的話，又轉身喊住了釆弟說道：「釆弟你爸爸叫你送茶去，」釆弟笑了一下說他調脾，說

定要告發他，他以爲盡了託咐的責任話也沒聽清，就啃瓜，向村子裏走，一直吃完了才回家。

晚上，上弦月升在天空中，天宇碧澄澄的，星星閃動着黃光，蟋蟀著著地叫，火螢蟲輕盈地飛，一切在和平渾朴中存在着，地上的熱氣初散，阿福覺得輕快爽適，他提着一壺熱茶向河邊上走，稻田裏的熱氣，隨微風吹上他的臉，月色的銀光籠罩着河面及兩岸一切在朦朧中如隱如顯，一片霍霍的車水聲顯得更清脆，踏水車的農夫們比白天更有力了。棚下的女人們也敞敞開了衣襟，舒快地享受着夜的溫和，有的貪圖涼爽，把棚上蘆蓆撤掉，在月光下，水車上的農夫們，上下地踏動着，看來更是美麗，偶而從河邊發出呼風喚雨的口嘯聲，尖銳嘹亮而冗長，震動着月夜的空氣「啊唷吁—您」靜止後好久又是同樣的聲音，喊得那麼高，似乎要把聲音和聲音裏的期望，傳達到天上。

阿福於是走到田塍邊拿着茶壺同家去，他的家裏只有麥粥和山芋，米是吃不起的，菜蔬連豬毛都看不見，並且近來看見他的父親臉色更不好看，所以阿福極力避免看見他。吃飯的時候，連小菜都不敢多吃。他把茶壺放在旁邊，離開他的父親在堤上游，河底的水面映着被水車口激動的波紋蕩漾着，月光在水上散聚不定，有時像銀河要跳上岸。

阿福不知何時就疲倦了。在河岸上打瞌睡，漸漸地睡着了，倒在岸上打鼾，人聲和着接奏的水車聲，他夢見許多可怕的東西，又夢見了吃大葷，非常高興，却忽然又夢見給媽媽打了幾把掌一下打醒了。

他睜開千斤重的眼皮，一看見父親在身邊才悟過來，剛才是父親用脚在身上踢了幾下，他連忙困頓地爬起來，只聽到父親呵斥的口吻：「死鬼東西，在這裏睡覺，好舒服！叫了你許多聲，你耳朵藏到你媽肚皮裏去啦！」

他不敢透氣，站得離父親遠遠的，他眏眏眼。心裏埋怨自己怎麼睡得不巧偏偏給父親看見了。父親仍在罵：「把茶壺帶着家去走！」阿福接着父親手裏的茶壺踉蹌地跟着回家，經過的地方大家都在求神拜佛鬧求雨。

父親雖然也注意求雨這件事，却總是懊愁眼前青黃不接時吃食問題，山芋麥粥也不容易上口的，借錢更難如登天，肯出高利還無人敢放款，他同女人商議着如何應付目前的生死難關，他們的心和他們的希望，是同樣地單純，天乾時望雨，沒雨便車水，如不夠，便求雨，到現在每個人的希望，都在求雨，每個人的口上都掛着龍王菩薩的佛名。

父親坐在門坎上憂思地側著臉，向屋裏說：「這一次皇天不負苦心人，總要下一場雨了」

阿福的母親敞着胸口，餵孩子乳，搖着破扇子趕蒼蠅說道：「正月初一的夜裏年紀大的人所見狗接年，說「今年不容易過」，趙神仙也這樣講：前天采弟的父親求籤也這樣說：「今年是大慌年，而且人口也不平安」果然難日子到了，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龍王菩薩下一場大雨吧！只要滿河，救苦救難的菩薩發發慈悲吧」！這樣的大旱兇年我今年四十多歲也少有過，要靠菩薩發慈悲了」。他仰着瘦黃的臉，看天好像黑雲就會有。

阿福站在旁邊聽到父親說狗年兇，他聯想到自己也屬犬，心裏有了疙瘩，不敢留在屋裏，就靜默默的輕手輕脚從後門溜了出去。

他出了後門，他就聽到遠遠的有陣鑼鼓聲音，他徒然興起向鑼鼓響處跑去，抬出的是白面的有三綹鬍鬚的城隍菩薩露着在太陽光裏晒。前面有條草著和松枝紮成的龍，也抬在人的肩上。前後圍繞了許多觀衆，佔了幾條田塍男女老小，歡呼着喊禱着震天的聲音，響着醉耳的鑼鼓　把空氣激動得十分緊張，鑼鼓聲震動了每個人的心，呼喊聲激起了每個人的情緒，羣衆瘋狂般在田塍上和大路上呼嘯擁擠。他們的希望都寄托在這呼嘯與擁擠上。喊禱聲一陣陣地響過來。

阿福跑得喘不過氣，汗在頭上流，離羣衆越近，他的心情越緊張。許多打赤膊赤脚的人，散在神座走着的大道旁的田塍上。有的便在半乾的有泥淖窟窿的稻田裏，踹幾個領香穿着衣掛，汗從頭上向直下流，託着一盤水用松枝蘸着水，向路上洒。鑼鼓聲驀熱了每個人的頭腦。

老實的婦人們跌咕着，「城隍菩薩臉上洒出了汗，天就下雨了。」

然而城隍菩薩的臉色還是笑嬉嬉的一點不怕熱，三綹黑鬍鬚微動着顯得十分安閒從容。神座前的香煙向晴朗的天空冒着。間斷地有領禱的喊聲：「龍王發慈悲」！

接着是前後左右腿上的，田裏的羣衆的合呼聲：「一夜九寸水」！聲音長而熱烈，阿福的聲音也在裏面。

接着更是一陣鑼鼓聲，張助聲勢領禱的看洒法水的人用松枝蘸了盤裏的水洒在田裏，於是用沙啞的喉嚨喊出：「法水洒一下」，很快的接着是羣衆的震耳的聲音：「滿河又滿壩」。

聲音裏帶了熱烈的希望。阿福也只跟着喊，不自主地隨着羣衆向前走，汗也顧不了揩拭。

羣衆越喊越多，呼喊聲也越喊越高，每個人都以爲他們的熱誠隨着震天的聲音冲進了雲端裏，龍王菩薩的耳朵。他們的汗落在田裏，他們喊聲響徹天空，初喊的越喊越興奮，疲倦了的，也忘記了疲倦，領禱的仰頭向天空高呼着，「龍王發慈悲」，阿福便跟別人一樣抬頭向天高呼，「一夜九尺水」似乎天上有一個人等着在聽他們的聲音。

鑼鼓響了一陣，又是祈禱的向天叫着：「法水洒一下」羣衆接着喊出熱烈尖銳聲音「滿河又滿壩」。

有的私語着，說龍一定靈驗；有的盼望城隍菩薩晒出汗，可是城隍菩薩一點汗也沒有，只是笑着沒有生氣的笑容，壓在農民肩上。

抬草龍的人更是忘記了疲倦，使肩上的草龍左右擺着，作着假設中行雲作雨時龍的動態。龍身上的松枝微微動彈，每個人看到用松枝杷法水洒在裏田，都十分歡喜；以爲雨在一夜之內就可以下得滿河滿壩。他們的聲音裏充滿了比天氣還熱烈的熱望。

龍和菩薩抬進了村，村上的人都站在門前看，放了

一掛爆竹，「咋啦！」，地響了一陣，火藥香氣進了鼻官時，每個人都感到豐收後新年時放爆竹的愉快，捧盤人手裏的香烟氤氳地冒過了全村，收錢人向每家收香錢捐，輪人也很樂意，用歡喜的眼睛看城隍菩薩臉上有沒有汗，又看草龍的姿態。

抬龍的人，更賣力地使龍在肩上擺動，作着更生動的儀態，向左右頻頻點首，好像是允許下雨，觀衆看見龍點頭就愉快地向身邊人說：「你看龍身擺尾多像呵，夜裏一定有大雨。」

旁邊的人也很熱心注意地看着城隍菩薩說：「菩薩臉上晒出汗來了。」

於是別人也向菩薩臉上看，神臉上的油漆反着陽光從某一角度看去，好像是汗水的反光，於是事情就同心願一樣「菩薩臉上就晒出汗來了。」後來這話傳開了，雖然沒有看見菩薩臉上出汗的人不相信，但許多人是相信的，而且不相信的人，也終於懷疑自已的目光覺得神的臉上發汗是事實。

人的喊聲隨鑼鼓聲過了村子，散掉一批人却又跟上一批人。人却顯得瘋狂般的興奮，心神都注意到神臉和龍背上。阿福始終不懈地跟隨大家喊着：「一夜九寸水」。「滿河又滿壩」，有時趕不上便從田裏跑。跑着，叫着，什麼時候已經把喉嚨喊沙，他還不知道。他跟了兩個村子，才回轉，求雨的羣衆還繼續向前進。

回了家，阿福全身感覺疲倦，心裏却十分滿意。他把聽到的話向媽說了一遍：「菩薩在田塍上消了汗，風吹到抬菩薩的人頭子上。」他父親遲緩地說道：「我沒有看見，他們都說菩薩淌汗一定有雨。」阿福媽祈禱着：「阿彌陀佛，下一夜吧；只要滿河，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村上的人却盼望着。守候看龍王菩薩下雨；在田塍上走着時他們祈禱着，在水車踏着時他們也祈禱着。

可是什麼都與從前不同，雖然求過雨，但天上一片烏雲也不容易看見，偶然吹一陣熱風，便有人以爲是暴風雨的預兆，但天總晴着老不下雨。

求過雨的人，都等得發急了，遠處另一個村鎮上的求雨增加了村上人對天的熱望，同時也增加了他們的焦急。那些相信菩薩臉上流過汗的便彼此說道：「菩薩臉上也晒淌了汗，還不下雨。」「一定是劫數到了，從前一求雨天就下。」

村上流傳着一種謠言，說是二十年的大水，把二十三年帶得到的雨水先帶到海裏去了。

過了幾天，河底的水漸漸乾涸，許多輛水車停厍了，到處是怨的哀憐聲。有的田裏的稻秧都乾萎，變成了稀疏的短草。田土坼裂，成了不規則的五角六角的裂塊。河邊的稻也停止了生長，嫩綠的變成褐黄的，開始枯萎了。

村上吃的水也成了問題。附近的池塘都乾了底。不得不到遠處的井裏去挑，井邊擠滿了人，爲了爭先汲水，不時發生爭執，詬罵，甚至於毆打的事情。力小的人挑着水在途中也會被人打劫，於是漸漸由挑水而成爲兩人抬水。洗澡成了一種浪費的舉動，阿福不能到河裏塘裏泅水，也好多天不洗澡了。

阿福的父親總是在家裏着急，臉色總是憂鬱的，脾氣更是暴躁，動不動阿福就被挨打。他媽成天口裏喊阿彌陀佛，叫天憐憫。家裏山芋麥粥的糧食也成了問題。每人吃食都有了限定，阿福多添了半碗就被父親罵，不是溜得快，頭上早又挨了巴掌。

太陽照得死人，田塍在中午更燙脚，農夫們在田上嘆氣惋惜着：「假如水夠，這麼烈的太陽照着稻田多麼快樂呵。」

有的算算季節，在這幾天應該是下雨的時候了，也可以還有點收成呢，可是小暑過去了，大暑過去了，立秋又到了，轉瞬間便是處暑，許多人都絕望了。「今年的收成是沒望了，完了，又要拖一年債。」阿福知道父親也有債，過年時想吃一點油水又準時絕望了。

近來父親派他一樁事，叫他每天跟大姊到野外去剷野菜帶回家充食糧，在太陽下儘晒，渴時還去偷瓜吃，被人罵打也不管只要有得吃，但是外面可食的野菜都被人剷去，一天剷不滿一竹籃野菜。所以每次回家，總被父親打罵。

不久緊靠河邊的稻也跟着枯萎，田土乾坼，裂成龜紋般，稻是倒的倒，歪的歪，盼望收遲稻的人，也打算如何挨過這一次的荒年了。求雨時，每人心裏的熱望變成了無緣的絕望，口上的念佛祈禱聲換了悲慘的嘆息，於是開始逃慌流亡，許多人離家進城，有的只望能幫掉工吃得飽，不要一文工資。

阿福父親急得成天在屋裏打轉，抓頭練脚，失望，求援，氣憤，暴躁，焦急，說話零亂無倫次、和女人一嘰咕便是半天，嘰咕的結果，便是嘆氣，有時阿福母親流淚，甚至發出哽咽的啼聲，父親便更暴躁，翻眼大聲說道：「沒出息，哭什麼，你活着一生受罪，早不餓死，遲也要餓死的。」

阿福看了這種情形，怕得喘不過氣來，媽的眼水和父親的脾氣都是他所不解的，到晚上，沒有麥麵，便煮了一點野菜，當晚餐。父親總是想着什麼，心神飄散，只吃了一點時時數債，嘆氣說：「不得了，不得了。」

夜裏，父親又同媽嘰哩咕嚕說個不休，阿福什麼也聽不清。他聽到老五家采弟的哭聲，采弟的家裏把她賣到城裏有錢的人家去了，有的人說，采弟有福氣不在這裏受苦了。阿福想采弟不久就有魚有肉吃了。他在嗡嗡的蚊聲中睡去時，父親還在同媽嘰咕只聽到說「做鬼也不能做餓肚皮鬼」，媽在哭。

父親第二天一早就到鎮上去了，一天沒有回家，阿福餓得連說話的精神也沒有了，傍晚的時候父親背了一小袋米，面色顯得異常和平，冷靜，慘淡，像呆了似的，阿福却歡喜，忙著幫姊姊煮飯。吃飯的時候阿福看見媽哭了起來。父親沈默無言，像失了魄。阿福吃了飯有點苦，想吐，又怕父親打，只好忍着嚥下喉嚨。他到灶前告訴姊姊，她也說有點苦。

斷黑了好久，父親開始喂起來，阿福覺得口渴胸口難過，想去田裏偷瓜吃，又因黑夜祇能喝一口冷水，肚子裏痛像絞了似的。

他哼，他滾，他說不出話，只是痛不可當，漸漸失了知覺。口裏流出在黑暗中辨不出顏色的液體，四肢漸漸僵硬。他永遠不再想吃魚肉了。只有星光在深夜裏照着他的一雙睜着不動彈的睛眼。

—完—

一顆燗爍的星

珊琳

「琳：當我開始寫這封信給您的時候，我是賦與了非常的勇氣的，我怕我這感傷的心情，會寫不了這封信。

　這是一個不幸的消息，華終於無救，於拾八日晚上十二時死去了，這一個快速禍患的來臨，使我這孤獨的生命，幾乎沒有生存的勇氣，有許多時候，我眞想死去，以了這空虛。但是當我回想到五年前和家庭的鬥爭，和我已有基礎的學校事業，我想：我是不能就這樣輕易死去的，我更不該將我整個的生命和希望來寄托於別人身上，而將我辛勞鬥爭所換來的自由隨之毀滅。

　所以，朋友！現在雖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可是，我正年青，我要把握我自己的前途，使它變得更有意義，我決定以我最大的努力來克服目前的困難，我要以自己努力於事業的成就來安慰我這顆靜寂的慘傷了的心靈，在時間的過程中，刻下我的痛苦和快樂。

　朋友；我知道你的傷感也會不減於我的，可是，這已是一個過去了的慘痛的遺憾，放上了多的回顧，也只能使我們相對地收獲了更多痛苦，親愛的朋友，讓我們拋棄這個空的煩惱罷，惟有在未來的生命的道路上，我相信你永遠的勉勵和有力的幫助，爲了我，更爲了你死去了的朋友。

　　　　　　你的朋友蕙上

　　　　　　於一月十八日夜裡

學校並不因華的死而停頓，這是堪足告慰於您的。又及」

　傍晚，一切將隨着陽光的消逝而漸漸靜寂下來了，這天空，蔚藍色的，顯示了格外的清靜，深沉。我悄悄的從坟山的邊門，穿過了蒼鬱的常綠樹，踱過了我常去的大梧桐樹下。晚風吹着高大的梧桐樹，畢竟飄下了片片的黃葉，只有矗立着的樹幹，勇敢地受着嚴冬的威脅，但是，它也是可憐得那末的蕭條，淒涼襯着這荒涼的園地，是那白色建築的坟墓，和坐在姑母墓碑邊的我。

　「喂！」一個小而尖銳的呼喊，我聽出這是小妹妹的聲音，回過身來看，只見她把頭縮向草地，舉起了拿着了信的小手。隨即，我接過了這信，翻了信堯的身，白色信堯上卻印着藍字，這明明是蕙的筆跡呀！我心跳了。

　立刻，我撕開了它，撕開了這一封奇怪的信，我驚住了，這一個意外的可怕的遭遇呀！竟如此迅速襲來了。

　我的腦子想不了更多，祇有那過去了的一段情景，即立刻又重新浮游到我的心中。

× × × × ×

　五年前，一個嚴寒的冬天裏，蕙的妹妹踏着雪跑來叫我，在半路上，她告訴我，雖不清楚，但我知道蕙的父母爲了想把蕙嫁給一個有財勢的少爺，蕙又在和他們爭論了。

　果然，當我一跑到蕙的房門口，她的爸和媽先後從裏面出來了，她的媽還嘮嘮叨叨的說着：「總之，不論到什麼時候，你終歸是我的女兒，管一個女兒的婚姻問題，這是做母親的永遠責任，你也不能推翻它，我也無法棄掉它。」

　蕙的媽眞是一個典型的精明的母親，我這樣想，隨即我喊了聲「伯伯」「伯母」小心翼翼的進去了。

　蕙立在桌旁，抬着頭，沉思着。她沒有流淚，只有剛强的勇氣卻每刻表現在她那安靜的面上。

　望見了我，蕙快樂的微笑了。

　那天晚上，我並沒有回家，在慘淡的燈光下，我們相互敍談着，討論着，直到深夜，祇有在窗外的雪花，跟着我們不停止的談話，繼續着下降，下降，……

　「婚姻雖是女子遭受到最平凡的問題，可是正因爲它的平凡，才使許許多多女子的靑春和幸福，在不知不覺中葬送於火坑之中。」我望着擺在桌上的幾册婦女問題自語起來。

　「現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因爲這一個婚姻問題的解決，是決不能以忍耐所能對付的，而且從許多事實的證明，不積極的反抗，是只會使這個問題擴大和麻煩的。」

　「蕙！此刻你在怎樣打算？」我急促卻小心地問着。

　「我想立刻離開這裏，消極的抵抗還不如積極的出走。使他們也可知道，他們的女兒是絕對不會和一個有財勢的無調少年來結婚，而虛度了寶貴的青春，埋葬了有意義的人生。」蕙的聲音和她那凝思的雙眼，都隨着她的思想而放大起來了，快速地。

　「蕙放輕一點，不要忘記周圍啊！」

　「沒有關係，我的聲音是只會在這座圍牆之內的，只有我那活潑的心靈，卻會飛到遼遠的四方。」她輕鬆又頑皮的笑了。

　「是的，你是不會再做你姑母第三了，爲了偷財炎勢，他們都被迫相繼的嫁於了闊蕩的丈夫，沒有幸福，沒有光明，終於他們是只能成爲二個痛苦的寄生者。可是現在，另一個時代起來了，從過去的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了我們，婚姻的幸福，是不能以男子的財，女子的貌所與於的，惟有在男女雙方共同的努力下，才能達到眞正的美麗的幸福。你既有不滿於這次的婚姻，那末現在正是你反抗的好機會。我希望從這次的反抗中，你能發掘了你永遠的幸福，而且，我相信，以你的聰敏和勇敢，你不久是會得到成功的。」我以最眞摯的勉意鼓勵着我的朋友，並想像着他日成功的歡悅。

　蕙慢慢的渡到了窗前，拉開了半開不掩的窗幃，瞧着窗外下降的雪花，堅定地自語着：「我將努力擺脫了一切錯誤的感情，爲了我自己！」她說得雖是那末輕，可是，我卻非常清楚的聽見了，並映入了我的心底。

　最後，我們終於作了這樣的一個決定：立刻寫信給我們的朋友——華。告訴他在一星期後，蕙決定到他的地方，在可能下還望他設法找

一個職業。因爲我們知道對這一個要求，成功的希望是有把握的。

我們就這樣悄悄的過了七天，帶着不耐煩的期待。

第八天的早上，因了寒冷，大地似乎還在睡眠中，但是我和蕙卻已約在離家十里外的小橋畔相會了。

當我們趕到船上，時間還很早，大浪驅逐着這不會開動的大船，「嘩——沙！」「嘩——沙！」

我和蕙立在船頭的甲板上，望着剛升的輕陽，默默地。祇有那會心的相視，傳示了我們心底無盡的話語。

時間在我們的相視中過去，一秒，一分……

「此刻，我們就將分手了！」蕙望着滾滾的海浪，緩緩的自語着，而且在她被涼風吹紅了的臉上，掛上了一串晶潤的淚珠兒。

「蕙！不要流下淚來，爲了慶祝你這次成功的開始，我們是應該非常高興的。我們知道；沒有一個自由人的成就，是不經過努力的奮鬭，和感情的搏鬭的，更何況我們這小小的別離。」拭去蕙的淚水，我輕輕的說着。

這時候，艙上和甲板上的趁客，都漸漸擁擠起來了，大家甚至互相碰撞着身體，幸而是在冬天，海面上吹來的涼風，立刻就會將這許多混濁的污氣吹散的。

「琳！學校裏快要上課了，你回去罷，我領受了你眞摯的幫助和順意的鼓勵，使我這樣弱的生命，加上了不少的勇氣。而且我還要時刻等待着你永遠的暖意。」她雖這樣說着，但我知道她的心是非常感到傷的。

「蕙！不要消沉了你的勇氣，我在這裏遙祝你的成功！」

「琳！你放心罷，我將以我的努力來報答你的安慰和鼓勵，我永遠記住你，我永遠感激你，在我的心底裏。」

蕙有力的凝視，幾乎阻止了我離開的勇氣，但事實上，在一敲開船鐘的時候，我已在碼頭上的送行羣衆了。

大船載着蕙去追求一個美麗的天地。

又是悄悄的過了七天，帶着不耐煩的期待。

第八天的早上，綠衣人遞來了蕙的信，她告訴我：她已安抵華處，使她格外高興的，就是她在華所任職的學校裏也到了一個教職。這個消息，使我將幾天來不安的心緒壓低了許多。

時間在快樂中飛速的過去，第三年的春天到來了，華和蕙任職的學校的老校長因病逝世了，這使他們二個少年人似乎失却了一個有力的倚靠，從他們的信裏，常透露了對老校長死去的懊喪。

就在這以後，華和蕙開始負担了學校的全部責任，他們辛苦地教育着每一個天眞的孩子，猶如自己的兒女。也就在這一年的春假裏華和蕙結婚了。

以後，我繼續收到他倆如期的來信，充滿了快樂和生氣，我開心極了，我暗自慶幸着第一次幫助朋友的成功。

× × × × ×

不知覺中，黑暗卻已爬上了天空，籠罩着了大地上的一切，我歎息着開始離開了墓地，昏昏迷迷地。但在灰色的天上，殘星卻燗爍脫人，它象徵了我的朋友，雖在黑暗的遭遇中，卻仍獨立而勇敢地發揮着她輝煌的光芒。

爲了人羣，我祝她的光芒永存！

小花兒

籍雨玲

今兒是外婆的好日子，媽媽領了小花兒向外婆家來。

小花兒走在街上很高興，——他頭上戴的是頂學生帽，前面有飛機，這回外婆一瞧見他，總會要歡喜些吧。如果對勁的話還得誇一聲：

「噯呀！怎麼小花兒今天這麼闊法子——變成一個學生子了！」

說不定還有錢給咧！心裏一喜，腿子長了點兒勁一趕上了媽媽。

剛到門口，猛不防背後一輛黑的汽車悄悄梭到他庇股邊上：——嗐！媽媽沒命地抓牢他一條胳膀向屋檐底下一扔：

「小老子——軋死了！」

可是汽車裏面吐出來的三姨媽。她把塞在黑呢子大衣口袋裏的手抽出來，先對媽媽一招，問有沒有壓了什麼地方。接着，又是媛姊姊鑽到了馬路上。媛姊姊比小花兒大六個月——她八歲。

媛姊姊身上穿着大衣。不過她的大衣和三姨媽的不同，三姨媽的祇有領子上一溜黑貓皮，她那件可全是白狗皮做的。三姨媽穿皮鞋，媛姊姊也穿皮鞋；她們娘兒兩的脚踏到馬路上，橐呀橐的響。三姨媽推着媽媽要她先走，可是媽媽一手拉着小花兒，一手提起糖紙包，死賴在背後。

一進院子門，舅母和外婆都迎了出來。外婆的眼睛簡直笑瞇了，探身一把摟着媛姊姊到手裏心肝肉的叫，又親她那小臉蛋兒。可是這個拚命地把腦袋歪向左邊，攢着眉毛說外婆沒漱嘴，口裏有股味兒。她一面還把隻手在鼻子跟前亂扇亂扇，鼻脊梁上那些皮肉，皺成了好些人字紋。

三姨媽裝個鬼臉對媛姊姊橫一眼：

「瞎說！」

可是她嘴裏這句話還沒有響完，噗哧一響又笑出聲來。接着，舅母她們都拍手板，讚她調皮。外婆也沒生氣，倒笑得紅毛野人一樣。

剛剛坐定，那個汽車夫可光着腦袋站到了門帘子外邊，先向三姨媽笑笑：

「回姨太太！八樣禮物都擺在堂屋裏的桌子上。……來的時候處長吩咐，汽車馬上得開到部裏去：晚上再來吧？」

三姨媽想想，又把隻戴着金剛鑽戒指的手擱到那蓬鬆得珍珠皮一樣的捲髮裏去，摸摸那條紫色帶子才說：

「好，你去罷！」

那個扭轉屁股還沒走到一兩丈遠，三姨媽又趕到門邊上喊：

「告訴你，你再要把車子裝着他去招那些混賬女人，我一回來，就得當心你那腦袋瓜子！」

遠遠兒的聽見應了幾聲「是」，那脚板可沒響了。

舅母和外婆都把媛姊姊當寶貝看，只

差沒有捧上神龕子去——倒茶的倒茶，剝橘子的剝橘子。小花兒頭上這頂學生帽，可惹不動注意，全屋子裏的人眼犄角兒也不起。他把一條膀子伏在媽媽的大腿上，扭轉頸子看舅母的橘子，又抬起頭來望望媽媽的臉色。到底還是三姨媽的眼睛，她打房門邊上轉來就問：

「現在進了學校哩，小花兒？」

「那裏！」媽媽把雙手扳起他的頭，冷冷的說，「這頂帽子是向一個隣居的孩子借來的。」

「幹麼不進簡易小學？不收學費，書籍都……也化不了什麼錢。」

「進簡易小學，飯總要吃的；如果拾拾破布，倒也有個幫襯。……他爸爸當個書記，可忙了碗裏沒鍋的。」

三姨媽就再沒理媽媽這些話了，不過她還在打量小花兒。她說小花兒不知吃了些什麼，這麼肥！兩檔臉巴子肉，紅得像蘋果。嫒嫒不是成天吃牛奶麥片的？偏偏這麼荳豆芽一樣，一點兒也不堅實。舅母把手裏的橘皮扔到痰盂裏，就說：

「小花兒到明兒好拉黃包車。」

大家的話鋒都跟着三姨媽的嘴巴走。外婆也以為小花兒長得可愛，不過讀不起書，明兒到底是個壞坯。她又催着媽媽快喝茶，要她幫着下廚房。

「你到廚房裏去幫幫忙吧，你兄弟媳婦可沒有能幹。今年你兄弟托媽媽爸爸的福，多出幾回差，賺了錢回來。咱們也要弄得像個場面——辦桌酒席。……後面還有兩個鄰居太太送了禮咧……剛剛八個，等刻大家吃個痛快。」

媽媽可沒帶短衣來，借了舅母一件舊棉襖，底下還是自己那條黑直貢呢紮脚棉褲。她把袖子一翻，就在廚屋裏乒乒乒乒，切呀炒的。舅母可祇幫着她燒燒鍋，洶洶開壺。

小花兒背了媽媽一雙眼睛，可像猴兒開了鎖，先從外面招幾個野孩子到院子裏來跳呀蹦的。

嫒姊姊扭着小花兒要和他唱歌，可是這個祇會滾銅板。她就又脫掉那件狗毛大衣來跳繩。裏面的衣服是絨繩子結的，裙子也是絨繩子結的；衣服和裙子縫在一起，邊子上還嵌着一排雪亮的水銀珠子，跳起繩來就鏘呀鏘的響。小太陽把院子裏照得像一塊黃緞子，小妖精一樣的嫒姊姊就在這緞子上學着蔴雀舞。

小花兒楞在一傍看着[illegible]了形，腦袋一偏，先把兩隻手在胸脯上拍拍又向嘴唇皮上抹點兒唾沫，喉嚨裏「都」的一下響，就唱：

「那邊來了一個女嬌娃；頭上戴着一枝花……這一場想思病把人害殺！啦咦啦喝！啦咦啦喝！啦咦啦喝！……這一場想思病把人害殺！七格隆冬鏘！八格隆冬鏘！」

外婆在裏面屋子裏聽得外面唱，就惡狠狠地撲出來，亮着一對三角眼睛，罵：

「小花兒你唱！……這猴兒崽子，你就是這些討人厭囉！我得捏碎你的骨頭！」

這個給她嚇得一溜，跳到街上去了。

堂屋裏的杯筷擺好了，四色水果，八個冷盤子。舅母正在裏邊邀着兩個隣居太太來入席。

突的，頭門外一陣喇叭叫，接着走進了一個嘴唇皮塗得跟猴子屁眼一樣的女人來。她那手裏提着皮色，身上穿件三姨媽那樣的大衣，還有兩條纏着綠綢子的小辮兒拖在肩上。她拐着那雙高跟皮鞋，擺動屁股，一看見三姨媽就嚷：

「來來來！咱們家裏看牌去！剛才到你公館裏，說你走這兒來了，我就跟着屁股追。看完牌，還請你吃館子——廣西大金豹，再不去就沒有了。」

可是三姨媽硬拉着那女人拖進外婆屋子裏去，要她在這兒吃過飯再同去看牌。回頭又向婆婆和兩位隣居太太介紹：這是她們副主任的四姨太太，她倆都是好朋友。

外婆可更忙慌了，她拐着那對豬蹄子一樣的小脚在屋子中間穿來穿去，擺點心盤子又找水果什麼的。第一吃苦的還是她那張癟嘴，要笑着，又要應酬，時不時聽得那貓頭鷹一樣的聲音在「哈哈哈哈」地抖動。一面又：

「難得難得！哈哈……什麼好風兒吹得到此地——一定吃了飯再去，哈哈！……」

外婆把身子掉轉來向三姨媽使眼色，叫她陪客，自己可溜到廚屋裏來和媽媽她們計議。她把兩手一攤，裝出一個發急的樣子說：

「怎麼辦？又添了一個客！剛剛八個，家裏又沒有圓桌，九個可不成席。」說到這裏，她遲疑了一下，把眉毛鑽着，腦袋不時向左右擺動，像遭到了什麼禍事似的。頓住會兒，才把話再接下去：

「不留她可成，她是你三妹妹的好朋友……掛一個角又怕客人難為情。」

「那祇有我不坐就成。」

舅母把眼珠子轉了幾轉說。

「這是什麼話！」外婆馬上裁住她的話頭，眼睛就靈活地緊瞅着媽媽。「眞是，你的丈夫辛辛苦苦寄幾個錢回來，你不坐，我可過意不去。」

媽媽毫沒猶豫地插了出來：

「舅母還是去吧——廚屋裏由我一個人來招呼，反正我又沒有衣服穿，出去也丟人呀！吃，裏面外面都一樣。」莖這一來，外婆那張枯臉上浮巴了一陣狡猾的微笑，不過她還有什麼礙口似的。同時，又怕舅母再說出別的話來，就搶着說：

「好吧，就照你這麼辦。反正你是我的女兒，可不會怪我。……就是你兒弟媳婦留在廚屋裏，回頭你也吃不安甯——做菜總得你動手。」

事倩就是這麼决定了。一忽，有意似的掉一下身子對媽媽笑笑，又和靄地在她肩上拍了幾拍，然後才拐到堂屋裏來。

大家都在讓着坐，那個嘴唇皮塗得猴子屁眼一樣的女人，可和兩位鄰居太太在牽扭着。嫒姊姊從院子裏一個跑步搶到上面左邊那把椅子上，搬蘋果，拉橘子的，她又向小花兒點着頭，招着手，叫他上去。這個也連蹦帶跳的爬到橫頭一張凳子上，撳着筷子，按住湯勺。等到她們已經推定了那個紅嘴女坐上頭，嫒姊姊硬跨在椅子上不肯下來。憑三姨媽怎樣叫也不成。那個女人就堆着笑臉說：

「好呀！好！就是這麼坐着吧——這位小朋友我們熟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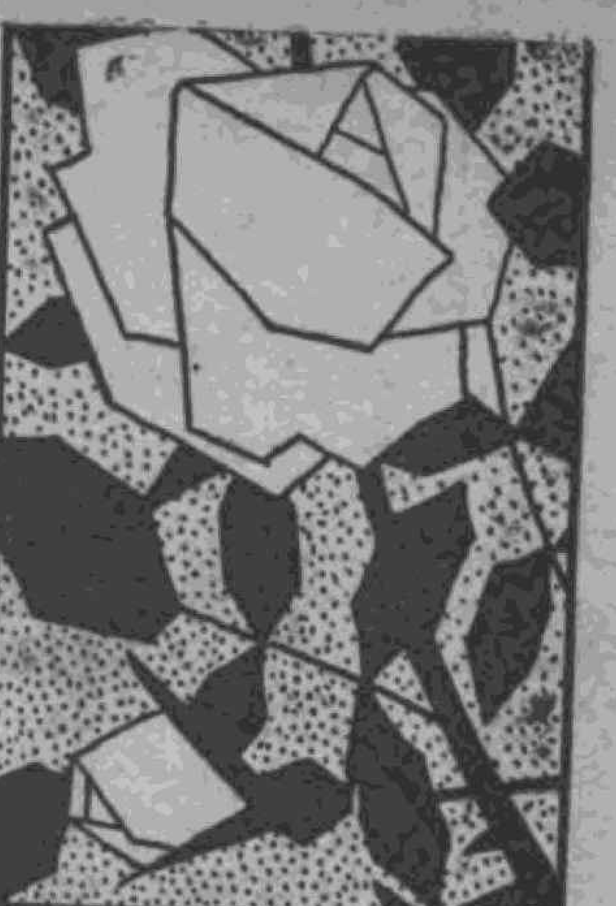
外婆剛好笑得差不多又要揩眼淚了，看見橫頭的小花兒在呷嘴呷舌的，就向他瞪一眼，——那兩粒黑！不很分明了的眼珠子祇差點兒沒有跳出來。接着，她吼聲大發起來：

「滾！髒得人死的東西，滾！……你也這麼胡鬧？別坐髒了這凳子，給我滾到裏面去，快！」

小花兒紅紅臉子爬下來，一步挨一步的站到門邊上，又掉轉頭去看外婆。可是外婆提起壺來篩酒的時候，還嘟嚕了一句：

「眞是，不知道他們家裏怎麼的——這孩子全沒有教訓！」

小花兒在門邊上把嘴巴一扁，掛着兩條線樣的眼淚進廚屋裏去了。



阿萌的故事

嵋

我們搬到上海來居住之後，遇到了不少從故鄉遷來的親友們，大家見到了總是加倍的親切，今日談東家明日走西家的熱鬧了好些時候。有一天，我們在表伯母家裏，表伯母首先是非常感慨地嘆了一口長氣，然後又接下去像聯珠砲一樣的咒咀起來：

「做人到底有什麼趣味？人家比我窮的比我苦的也都出頭了，只有我這一個老不死的，永遠在世上活受罪。瞎眼伯伯的兒子現在開起了百貨店，瞎眼也拋開鋤頭到上海來享福了，只有我，還是做着老娘姨，給兒子媳婦當老娘姨。」

伯母雖然已經上了年紀，但是每天還得頂着白髮傴僂着身體操作，別人見到她時，總不免發出一二句的憐惜話，於是伯母就要像此刻一樣對自己的生活痛咒起來。可是眞的如果有人勸她拋開兒子到女兒家裏去享福的時候，她却又堅決的拒絕，說是每一個人是應該順從命運的要把幸福的希望寄託在未來裏，決不可以勉強的去爭取幸福，否則那就是罪惡了。所以現在別人都是寬口無心的同情她幾句而已，決沒有人再會勸她離開現在的地位了，讓她去等待吧！

但是當表伯母說起了瞎眼伯伯的時候，却引起了我非常的好奇，於是我丟下爲了掩飾嫌煩而無意識地嗑着的瓜子，向她詢問起來：

「那末伯母，你知道瞎眼伯伯的媳婦阿萌嗎？那個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姑娘，她也住在上海嗎？」

表伯母回過頭來眼睛銳利地斜睨了我一眼，然後揪緊着嘴角狠狠地說：

「不曉得她在上海還是在下海，我連自己的事情也顧不周到着，還打聽人家什麼媳婦不媳婦的。」

她說話的樣子永遠是這樣的不耐煩，但是我相信她實在是知道的，祇是她嫉妒人家，不願意表示出她是如何的注意那些人們，於是我也不再追問，暗暗地決定有暇就去找阿萌去晚上，我好像拋不開地想起阿萌來。

× × ×

五年以前的一個春天裏，我家遷居到一所久已無人居住的舊式樓房裏，那個房子非常寬大，但是却很陳舊，簡直有點破落的樣子。前面有一個荒蕪的小花園，但只剩幾枝落完了葉的梧桐樹幹，以及一些新近從亂石堆裏生長出來的野草花。房子後面還有一個滿植着菜蔬和菓木的大園地，一畦一畦的非常整潔清麗。我們之所以選中了這一個房子，主要的也是因爲父親愛種花草，所以必要有一塊適宜的土地的緣故。

可是我們想錯了，當我們遷移進去之後，父親才垂頭喪氣跑來對我們說：

「簡直沒爲辦法重新開發，亂石子堆得太多，而且水源離得很遠，房東又不願意我們掘井，唉！眞討厭。」

我們頓時都相對愕然了。父親對於園藝是有一點經驗的，父親既然這樣在說，大概開闢的可能性眞的很少。

「後面不是還有一個菜園嗎？我們可以把蔬菜都拔掉，種起大麗花來。」小妹妹連忙提高了嗓子大聲地叫起來，並且拉着父親到菜園這去。

事實也不能如小妹妹所想象的那麼簡單，那麼可以樂觀。因爲後田園早就由房東人家把它無條件的借給了住在田園那端的小屋裏的看家人，算作爲他們爲他看顧房屋的報酬。他們在這一塊土地上大概每年可以收獲半年以上的生活費，那末他們怎麼會願意讓給我們呢？

後來終於想出了這樣的一個辦法，就是立刻去訪這個看家人，要求他們分讓一小塊泥土給我們。於是我就很高興的跑去了。

那是幾間簡陋的平房子，此刻屋子裏沒有人，只有一個清秀的小姑娘很靜靜地坐在門檻上揀着柴菓。她穿着一套縫補過了的黑色短棉襖褲，緊得不合身體，頭髮上用紅色的舊絨線縛出一條小辮子。我跑到她的後面，輕輕地拍了她一下。

「喂，小姐姐！你的爸爸和媽媽在這裏嗎？」

她丟下手中的柴菓，回過頭來向我的身上打量了一眼，然後映了幾映眼睛，又管自理柴菓了。好久以後，她才自言自語地低低的說了一聲：

「他們都出去了。」

她並不再瞧我一眼，似乎此刻正負着一件重大的心事，或者是在作着一種美麗的，但是在非常之遙遠地方的幻想。但是我不願這樣毫無結果的就奔回家去，於是索性蹲在她的身旁幫她揀柴菓。把完整柴菓從柴枝上攀下來，然後丟在旁邊的竹籬裏。

我們挨得很近，我不時的用眼睛瞪視着她，打量着她的沈靜美麗的臉龐。可是她始終沒有來理我，依舊若無其事地幹着她的工作，似乎根本沒有覺得她的身旁現在是有着一個陌生的客人。但是不久，我終於在她的臉上看出一種羞澀不安的表情來，同時發覺她正在把自己的身體漸漸移到門檻的那端去，使她自己與我一點一點遠起來。我頓時覺得非常奇怪，她爲什麼這樣的歧視我呢？我們是差不多年齡的小姑娘，照例她應該高高興興的跟我來談笑，爲什麼却又使我這樣的感到不易親近呢？難道我們之間竟有什麼東西隔閡着嗎？那才奇怪了。

「這柴菓是買來的嗎？你揀了它又作什麼呢？」

當我這樣問了她的時候，她翻起眼睛來向我瞪了一瞪，睫毛一閃之後又垂了下去，着後再把她的身子移遠了一步，不過她却翕動起嘴唇慢慢的說：

「柴菓總是山裏採來的，揀好之後賣給藥店去。」

我突然覺得臉上紅起來，自己竟連常常當藥用的柴菓是那裏來的也不知道，這樣愚蠢的問法一定會使她輕視我，討厭我吧！於是我惶急起來了。

二個人又各管各的靜靜的揀着柴菓。

一隻雄雞「荅、荅、荅」的走了過來，在她的脚背上啄了二下，她隨即舉起右足惡狠狠的向那雄雞的肚子上用力踢過去。雄雞嚇得「各、各、各」的拚命叫起來，跳着逃開起了，她却突然的笑了起來。

「今天也讓你吃些我的苦頭吧！我被你磨折得夠苦了。」說了之後又重新低下頭靜默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對於她這樣的說法和動作覺得不可解說的奇怪，這決不是一個普通的正常的姑娘吧！否則她爲什麼要這樣地對這隻雄雞生氣呢？而且爲什麼她又突然像受了什麼拘束一般地又不作聲了呢？我禁不住又問起來：

「你是這個家裏的姑娘嗎？你的父親什麼時候回來呢？」

我這樣說着，同時推開竹籬站了起來，像是準備要走的樣子，因爲這樣或者可以使她比較自然一些，使她相信我是不會再打擾她的了。

她這才大了眼睛止視了一眼，然後又向左端小衖內張望了一下，急促的說：

「不要問我，有人來了。」

門鈴隨着「鈴：鈴：鈴：」的響了起來，一個瘦小的中年婦人提着二隻籃子進來了。我就連忙跑上去跟她說明了來意中年婦人垂着眼睛笑起來，並且非常謙和地請我坐在一把大木椅上，然後又用快樂而清亮的聲音對我說：

「原來你們要種植一些花草，那末你們只管種好了，那兒有二畦新近開闢出來的地，正好給你們種着玩玩的。」她還

樣說着，然後走到通橱房的小門邊的向裏面叫起來：「阿萌你馬上陪姐姐去看一看地吧！就是你那天開出來的二畦。」

阿萌在廚房裏「噢！來了！」的應了一聲，可是沒有跑出來

我打量着那個中年婦人，那是一個高鼻樑彎眼睛的，兩頰的肌肉乾枯地向裏面吮癟着，似乎蘊含着一種能幹的尖刻，雖然她此刻總是像剛才一樣地把眼睛彎成了弧線的向我微笑着。

「伯母你眞好啊！父親不知將怎樣的感謝你們。那位小姐是你們的女兒吧？」

被我這樣一問，她那笑着的臉上立刻故意地縐一縐眉頭，表現出一種何奈何的神情。

「小姐，假使是我自已的女兒，那我就不用每天這樣的加氣了，她是前年才領來的養媳婦哪！雖然已經十六歲了，可是非常呆蠢，鄉下人到底比不了城裏人，而且非常怠惰。家裏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我一個人幹的，她除了養雞、砍柴、以及幫她的公公種些菜蔬之外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是她總還是一天到晚愁眉哭臉的不開心。小姐，到底是人家的女兒，總不能稱我的心的。」

阿萌陪我走了出來，她的婆婆一直送我出了她家門口，並且不絕地叫着：

「小姐，要常常過來啊，不要輕視我們，我們現在是鄰舍了呀！」

我們穿過了園地，一直到靠近我家的那端，阿萌才伸出手來指着說：

「就是那二畦，以前養過雞，一定很有力的。」她隨即蹲下身子去，把碎石子一顆一顆的拾起來，拋向牆角去，然後又站起來蹙緊着眉頭向四面一看，才靠近我的身旁，輕輕的說：「我的婆婆待我很壞的，我很苦，你不要相信她的話。」說着就向原來的路上跑回家去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跑進了她的家。

父親聽到我的告訴，非常歡喜的就跑到花園裏去，把原先預備種植的幾種菓樹苗都撥到菜園裏去，弟妹們也都幫着父親搬運，只有我一個人很不高興的坐在通菜園的門檻上，好久地凝見着阿萌的家，心裏似乎有一種莫明其妙的煩惱，又似乎是一種說不出的好奇。

這就是我第一次認識阿萌的時候的情景。

× × ×

春天不久就熱鬧起來了，園地裏開滿了粉紅色的桃花，淡綠色的李花，繁花緊挨着園牆，又整齊又娥媚。太陽熱辣辣地耀着桃李迎着春風悠悠地飛舞，使人強烈地感到春意盪漾，沉沉欲睡。

阿萌蹲在菜園裏的李花樹下掘着野生的薺菜，她耐心地把身子在地上爬來爬去，用小剪子把薺菜一顆一顆的從泥土中掘出來。她掘得眞快，簡直使我看不清她的每一個動作，籃子裏的薺菜也隨着她的動作而一點一點的高起來。

這眞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禁不住心兒躍躍的也和她一起蹲下去了。但是我掘得很慢，好容易找到了一枝，才又困難地把它掘起來。阿萌回頭來看着我，並且「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你這樣的掘法不對的，一個整天也掘不到一籃薺菜了。」她這樣說着，同時把自已的手緊握我的手背，告訴我最快的採掘法。似乎完全忘記那天初見我的時候的惶惑不安了。而且她的眼睛總是愉快地瞧着我，當我也睜着眼睛向她注視的時候，她也並不逃避，而且還抿着嘴唇對我微笑，嘴角上擠出二個小洞兒來。

「爲什麼要這樣快呢？慢一點兒不是一樣的嗎？」我假裝生氣地掙脫了她的手，又自管自慢慢地掘起來。

「哦，是的，你慢一點吧！反正你是在遊戲，又不是像我一樣的必須要幹完這一個工作的。」

此刻她又頭也不回的凝視着地下，但是並不繼續掘菜，臉上也忽然消退了剛才的笑容，似乎在獨自靜思。

廚房裏傳過來她的婆婆的叫聲：

「阿萌啊！母雞跑進了臥房裏你也不知道嗎？你又玩昏了頭了吧！」

阿萌連忙丟下小剪子，一逕往家裏跑了去。

一刻鐘以後，她才慢慢的走回來，一聲也不響地蹲在原來的地方，重新掘起薺菜來，但這次卻掘得很慢很慢了。

我回過頭來看看她，她的薺菜上忽然亮晶晶地閃起光來，隨着又有二顆淚珠從她的臉兒上掉下來，一直落到泥土上。

「阿萌！你在哭嗎？」

她沒有回答，然而我已經聽到她那急促的，從喉嚨裏抽噎出來的啜泣聲。

「婆婆打了你嗎？不要哭，你說她很兇，那末你可以逃走呀！」我很想勸慰她，但是似乎說不出話來，祇突然的說了這一句奇特的話。

她不哭了，二隻手同時拉起黑棉襖的角兒來，向眼睛上擦了一擦，但是依然沒有抬起頭來，祇是低低的咕嚕着：

「我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父母親已經把我賣給了他們的。前次爲了黃鼠狼拖去了小雞，同時菜園裏的患了蛀蟲，婆婆說都是我掃帚星不好，要打我，我就連夜的逃到姑母家裏去，但是姑母馬上把我陪了轉來她說：『小姑娘應該要忍耐，待正式結了婚之後再可以享福的。』所以我現在不再想逃了，再吃幾年苦頭吧！」

「你願意忍耐下去嗎？那末你的丈夫在那裏呢？」——

她不好意思的看了我一眼，然後才帶着點歡喜的樣子說：

「他嗎？他在上海一家百貨公司裏，他們都說他是很會賺錢的。——但是你要答應不把我的話告訴別人呢！尤其是我的婆婆。」她又像懷疑又像懇求的這樣叮囑了我一句又接下去說：「有一次婆婆對我說，『他』發了財可帶我到上海去的」她得意得一笑，嘴角邊陷下了二個小洞。似乎她眞的已經看到自已可能到上海去了的一樣。

「等到你的丈夫發了財，恐怕就不要你這個鄉下姑娘了。」我的心裏這樣想着，但是不敢說出來，因爲那會使她難堪的，而且即使她眞的相信，她又能如何呢？還是不要損壞她的美麗的的憧憬吧！這是她的唯一的避難所，如果我搗碎了它，應該使她有路可走，否則。不更將使她痛苦了嗎？

我終於沒有說出來，只隨和着她笑了一笑，於是我們之間就靜默起來了。她想着她的，我想着我的。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雖然是春末溫暖的天氣裏，但是傍晚的風吹來，也使人感到有些寒意。

她站起身來，把小剪子向盛滿了薺菜的籃中一丟，匆匆的跑到一枝桃樹跟邊，身體一蹤，攀下一枝很大的桃花來。桃樹隨着搖了一下，落下許多花瓣。

——她跑回來，把這桃花丟在我的手臂裏。

「你一定歡喜的，送給你插到你的臥室裏去。」

「謝謝你，但是讓它結了桃子豈不更好了嗎；」

「不要管它，反正結了桃子又挨不到我吃的。」她生氣似

的把籃子一提就搖搖擺擺的跑到家裏去了。

我握着桃花，輕輕的一嗅，心中想着：她不是並不呆蠢嗎？否則她不會這樣說的。

此後阿萌常常把她從郊外採來的花兒，或者自己種出來的玉蜀黍拿來送給我，我爲了報答我的盛意起見，也常常把被她視爲珍寶的花手帕，珠扣兒等送給她，我們已經非常熟悉而且成爲好朋友了。

× × ×

這一年的夏天裏，新設了婦女識字班，我們幾個同學都做了夜校的教師，於是我想叫阿萌也跟我一起唸書去。

當阿萌知道了我這一個意思以後，她眞高興得跳起來，連忙拉住我的衣袖說：「你一定要想法給我進去的，你對我的公公和婆婆說好了，他們不致於拒絕你的。因爲他們常常說，你們是大戶人家一切不會錯的。」

她接着告訴我說，她識了字可以寫信給「他」，叫「他」早些來接她到上海去，因爲她在這裏實在苦惱極了，同時「他」上次到家裏來的時光，也曾經對她這樣說過的，說是叫她好好地在家裏做事情，不久便會託便人來帶她去的。

可是她的婆婆是不願意讓她這樣做的，所以當我在她的面前爲阿萌懇求的時候，她就垂着眼睛對我說：

「小姐你眞是一番好意，可是愚蠢的人是怎麼也學不乖來的，阿萌連這些日常最簡的事情也做不來，又何況是需要聰明智慧的唸書大事呢？」

我堅執的要使她相信，如果她願意答應，那末我担保阿萌在一年之內一定能夠學會寫普通的賬目和書信。她被我纏繞得沒有辦法了，只得免強地允諾了我。

「那末小姐，看你的面上，就讓她去享一享福吧！但是要你討厭了。」她依然像剛才一樣的笑着，不過此刻顯然有點不自然不開心了。阿萌終於進了夜學校，現在她整日笑咪咪的，似乎生活得比從前快樂得多了。

我的同學曾經跑來對我說：

「阿萌眞聰敏，我們最好能讓她轉到日校裏來。」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

二個星期以後的一個下午，天氣非常悶熱，我正在對妹妹講着木偶人的故事。園地裏成熟的桃子和李子吹過來一陣陣誘人的鮮美氣味。

阿萌悄悄地走近來把一盤熟透了的蟠桃放在我們的面前，輕輕的說：

「婆婆說這一些東西送給你們嘗一嘗味兒，請你們不要嫌它少。」說完之後又羞澀澀地微微一笑。

「阿萌你識得了很多的字嗎？」我笑着探問他。

「不，婆婆剛才又說過了，說是讀了書是要荒廢家事的叫我不許再進去了。」她低下頭去似乎等待我的意見。我看見她的眼睛驟然的紅起來，濕起來。

「你對婆婆說好了，現在的人都識字讀書的，爲什麼她又一定要阻止你呢？」我這樣的鼓勵她一句。

那末她們會說買我來是操作的，並且不是叫我來讀書的。而且公公說，待『他』發了財自然會給你唸書的，又爲什麼要在現在的時候着急呢？我沒有話好說，讓他們去吧！」她停了一停，隨着就睞了幾睞眼睛，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昨晚我做了一個夢，一個非常吉利的夢，我告訴你聽好嗎？我夢見『他』已經發了財，『他』待我很好，公公婆婆也待我很好。星期日，我趁黃包車到上海五馬路裏去，買許多東西，並且我還到學校裏去唸書，非常大的學校，並且……」

「不要這樣說了，阿萌，我不歡喜聽你總是說發財發財的，世界上又不祇你一個童媳婦，難道叫千千萬萬的人都等待發財不行？那末如果不發財呢？就得等待一生了。」我這樣說着，並且交起了手裝着坐而待斃的窘態。

阿萌被我的責難弄得惶愧起來，身子扭怩了一下，臉兒也漸漸的潮紅了，然後又埋怨似地說：

「你總要揭穿我，但是且到那個時候再說吧！」

過了這一個晨天，阿萌已經把園裡的蟠桃，李子都採下了，並且曬成爲乾果，時問也已是初秋的天氣了。

我因爲到外埠求學，必須離開家鄉。阿萌特別地被允許了來送我的行，當我的搭乘船將要啓定的時候，她還緊緊的拖住了我的手不肯放鬆，她說：

「以後沒有人來注意我了，我將會多麼痛苦。……春天裡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我眞害怕，你穿着得那麼華貴。但是現在，我却不願意離開你了。」

我只能對着她苦笑，二個人的心裡是一樣的黯然無神。但是最後一次的汽笛在艙頂下咆嘯了，我不得不丟了她的乾燥枯硬的手，急促地說着：

「再會了好朋友！命運是騙人的，不要依賴它；要自己做，一定要自己做，知道了嗎？」

我頭也不回的跳進了船艙裏，然後發動機「軋、軋、軋」的響起來，船漸漸開動了。我跑到甲板上，看見阿萌還像剛才一樣地呆立在埠頭上，看着我們遠去的輪船。於是我提出手帕來拚命地向她搖揮，並且大聲喊着：

「再會，阿萌，再會！」

聲音慢慢落下消滅在飛濺的浪花中了。

此後我一直沒有回家鄉，當然也沒有見過阿萌，只有在姐姐寫給我的信裏曾經知道阿萌已經結了婚，而她的丈夫的確非常飛黃騰達。

× × ×

此刻我已經探聽到了阿萌的丈夫所開設的百貨店的店址，於是我就按址的找去。

這是一家一間半門面的商店，門面似乎最近剛剛修飾過，非常耀煌。當我踏進門檻的時候，正有許多買主爭着在那兒購買日用品，櫃台裏站着幾個年青的店伙們，阿萌的丈夫金生果然也雜在裏面。雖然已經隔了許多年代，可是他那漂亮而英俊的臉，還是和以前一樣年青，只是現在比較微胖紅潤得多了。

當我告訴他我們是老鄰舍的時候，他才忽然若有所悟的高興起來，「哈哈哈，久違久違，竟不認識了！」的說過不止，同時他把我引到了裏面的客堂間裏。

客堂的傢俱是相當富麗莊嚴的，牆壁上掛着三張二十四寸的美術照，那就是阿萌的公公婆婆，他們似乎比從前年老了一些，然而却比以前精神顯得飽滿了。

「這是伯父伯母嗎？他們可也住在這裏？」

「是的，他們在上海，在上海，祇是他們不住在這裏，這裏現在祇有我和內子兩個人。」

「內子，那就是阿萌了！」我心裏不禁一陣歡喜，想馮上告訴他，我是希望來和阿萌談談的。

一個二十歲模樣的女人從客堂後走了進來，不是阿萌，只是一個稍稍瘦長，有一對鳳凰眼睛的女人，她打扮得非常鮮豔，華貴，但是看起來却有些肉麻。

金生站在我們的中間，告訴她說：

「這是我們的老鄰舍，一位非常善良的小姐，她特地來看我們的。」他這樣說着的時光，那個女人連忙點頭向我表示歡迎，同時金生又回過頭來對我說：「這就是內子。」

「內子？」我睜着眼睛，完全莫明其妙了。

「哦，這位是你的太太，那末……」我口吃地說着，勉強使自己裝出一種歡喜的笑容，對着這一個陌生的，突如其來的人，我應該怎樣說呢？

「那末，金生哥，那末，阿萌呢？」我壓抑不住心裏的不安和狐疑，終於這樣問了。

「阿萌，哦，阿萌嗎？」他好像是有一件忘懷不了的事情被別人提醒而努力要想把它記起來一樣，緩緩地說着，同時眉毛微微一皺，低了下眼睛，漠不關心似地說：「她嗎？早已死了，前年患急性肺病死的。」

「死了？早已死了？」我急急的喊叫起來，完全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不知道自己又怎樣與他談下去，然後又怎樣，從他家裏辭了出來，我只覺得自己的心中充滿着悲哀和空虛。冬天的寒風從袖子縫裏鑽進來，凍着了我劇烈跳着的心，我頻頻地打着寒噤，於是阿萌的臉龐在我眼前一現，她的眼睛憂鬱地向我泣視着，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愁苦，然後又忽然消褪了去。同時金生的話又在我耳朵邊幽幽地響起來：

「……假使我不和現在的妻子結婚，阿萌或者不致於一病死去，可是……這怎能怪我呢？世界上的人不是都這樣的嗎？有了錢……況且……」

阿萌終於這樣在幸福的憧憬和等待中消逝了她的一生，但是後來的人們却再不肯以等待自慰了吧！她們是需要比較實際一點的事情！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戲劇與電影

劇評

大地 一線天

·蘭·

一　大地

在幾年前我看了「大地」這本名著以後，我就發生一個感覺，爲什麼賽珍珠女士要寫「大地」這本小說，爲什麼這本小說在美國會那樣流行，而且作者因爲這本創作還得了「諾貝爾」獎金？這本書從技巧到內容上都是一本水準不高的作品。況且就從「水準不高」這一點上來講，還是極平凡的貨色。因爲作者並不了解中國，即是不會取材的話，也不能從中國的土窰裏取出一些眞正的磚頭和瓦片來。她對中國的認識和看法只是坐在一張富麗堂皇的靠椅上去看殖民地的文化。因此她雖然想寫中國的農村但是對中國的農村並不會理解，她不會理解中國農民的眞正生活，不理解中國的農民的意識，沒有看見農村經濟破產。她只爲了好奇心，抓住了現實以外的一個偶然現象，從自己偶然間看來，或是聽來的一些事件裏創出一個故事，這就是鄉下人王龍遇了荒年出去討飯，後來偶然發了財，便穿上綢緞去討姨太太，最後又因姨太太姦通了自己的兒子，便回心轉意與自己的土老婆「破鏡重圓」的這樣一個異想天開的故事。一個種田的人會去嫖妓而討姨太太在我們中國到是少見的事。一個眞正純樸的農民是不會有這樣的念頭和舉動——也許偶然有這樣的事，但不能代表一般的農民——這到可以說像一個小地主的行爲。因此王龍這個角色是兼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一種個性。關于這一點，在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典型化上不知怎麼說法。

阿蘭是一個到地的農民婦女，農民婦女也跟一般的中國婦女一樣受着壓迫，挨着被人欺侮的苦痛。但是因爲她們是體力勞動婦女，她們在田野裏生，在田野裏長，她們雖然沒有珍貴食物的營養，但是她們有十足的體力運動，呼吸田野的空氣，接受十足的陽光，就拿我們現在看見的從鄉下出來的女傭跟那些賣米的女人來說，她們大半是體格高大，性情豪爽，聲音瞭亮而帶一點粗魯的，決不是像阿蘭那樣體格柔弱，聲音纖微的小家碧玉兼童養媳的模型。關于她的描寫在小說裏已脫離了現實，在電影裏更是可笑。記得我看見在「大地」電影裏路蕙絲雷納所扮的成天張着嘴半睜着眼睛，垂頭下氣的阿蘭的時候，我幾乎誤解她是一個半富之家的癆病鬼，決沒有想到她是一個會唱秧歌會下田的農民婦人。根據這一對典型男女，我以爲「大地」只在那些資本國家，沒有見過農民的美國人看來是好的，至少是新奇的，而讓我這個到過鄉下，見過很多農夫農婦的中國人看起來簡直是不能領會。

尤其是本書作者誤解了中國的女人的性格。一般的中國女性是訓服而保守的，軟弱而屈服的，因爲傳統的禮教關係；然而這只是限于一般小康之家，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婦女而言，她們不事勞動，也不事生產，遊手好閒，依賴成性。她們既沒有反抗的能力，也沒有反抗的意識。至于農村婦女却不是這樣，她們有強健的體力，勞動的習慣，我們不是常常看見一個鄉下女人因爲丈夫待她不好就出來做奶媽，又一個鄉下女人因爲婆婆待她不好，就出來當女用人，等到春耕秋穫，家裏需要她們的時候，她們又回到田裏去工作。她們不貪安，不好虛榮，不要虛僞的體面，她們能吃苦耐勞，有了這些條件，家庭能免强她們去訓服麼？因此在賽珍珠的眼珠裏產生出來的阿蘭又是一個錯誤。

然而，這究竟是一個描寫農村生活的故事，多少總表現了一些中國的農村生活，我們把它改編，搬上舞台，不是沒有意義的。但是黃宗江的改編似乎使人感到有一些不夠，他除開對于小節上加以增減而外，不曾加進一些接進我們這時代的新的東西進去。——因爲賽珍珠

的原作裏所描寫的是以民國十一二年時候的農村作背景，而加了她自己對于中國農村十一年以前的認識的。把陳舊的東西做給我們現在的觀衆看是可以的，比方編一個歷史戲一樣，但是有一個重要之點，作者要用現在的眼光。——不過在大體上是不錯的。

作者對于技巧上的處理第二幕序幕可以取消。茶館一幕王龍的隣居說話太長，叔父登場似乎沒有必要。最後一幕阿蘭可以在大兒子回來以後就死去。娶媳婦跟搶錢一段也是多餘的。

演員可說大抵都能各盡其職，戴耘的阿蘭與蔣天流的荷花都是完整無疵。崔超明的王龍前半節很好，後一半好像失了鄉下人的氣味，到使人有一點書生的感覺。他的最大優點就是聲音洪亮，能夠傳達感情。葉明的叔父凶險可怕，很像一個光棍。馮吉的父親做得不夠，他的走路姿勢不像一個老頭子，那種蹣跚的方法倒像是一個瘸腿。我想他一定是把一隻腿放長，另一隻腿縮短的原因。王薇的傻啞吧傻得很像，路走得很好。

導演對于人物處理得都很好。効果以雨聲最佳。總括起來「大地」是一個好戲。

二 一線天

這是一個寫一個矛盾的舊家庭的故事，在故事中還穿插了一個投機屯貨，奸詐圖財的醫師西藥大王，跟一對青年的戀愛故事。這個故事的題材是很現實的，很能反映一批生在複雜的現社會中的壞蛋和陷于悲苦的人們。但是作者沒有把題材處理適當，沒有給劇中的人物安排一個明確的性格，沒有使劇中人物成爲代表他自己那羣人的典型。同時在故事的結論上作者沒有把自己的觀點擱進去，我們知道一個作品是要有客觀的現實加上主觀的意識的。因爲這樣，戲裏便鬧出一個專制但是又寵畏女婿的奇怪的父親，一個潑辣但是又被人屈服的媳婦，一個善良忠實但又死沒有出息的兒子。在這些搖搖幌幌的個性的組成中便形成了一個沒有中心沒有生活定形的故事。尤其是梁慕蓮的戀愛對象是一個癆病鬼，不知作者的意思安在。

但是在這裏我們却要注意幾個新的演員。立風是一個很好的老生。他在「結婚進行曲」中的房東用人跟現在的父親吳樸安都演得各盡所長，盡情發揮。沈浩很能用她純熟而流利的對白與潑辣的姿式表現出一個潑辣的舊式女人。聲音與做工都非常到家。葉小梅也能運用純熟的技巧表現她的身份。沙漠沒有進步，走到那裏總是一個沙漠自己。潘彝的吳澤民簡直是一個可怕的人物。他每一出台都帶來一股死氣沉沉的陰冷，決不像一個會寫愛情詩詞會熱烈地戀着一個少女，一個多愁多病而多情的少年。

陳述有演戲的才能，但是把梁樹棠誇張得過火，乃至于不盡人情。不過這只能由陳述負一半責任，另一半責任是要由寫台詞的編劇家與導演來負担。——

導演對于人物的處理非常適當，尤其是人物的登場每一次都自然而緊凑，使觀衆能夠感到緊張而舒適。總之，從導演到演技上說，這是一個很值得一看的戲。

影評

兩代女性
亂世風光

蘭

兩代女性（一）

「兩代女性」是寫一個有着兩種不同的觀念的兩代婦女的家庭。在中國的現社會裏，到處都有這樣的家庭，老年人要專制，年青人要自由。老年婦女因爲自己是被人關在家裏的，因此她也要用同樣的方法對待下一代的女人。然而一個有知識和有希望的年青女性對于有着這種思想的老一輩是要反抗的，她們不願意禁錮在家庭裏，不願意終日作一些廚房裏的事情，她們要到社會上去，她們是社會的人。這就是「兩代女性」這故事中的一個大矛盾；結果也像易卜生的娜娜一樣，徐瑛終于走出了家庭。

這個劇本可以說是抓着了一個很好的題材，故事也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發展，而且在故事的末了指出了一個女性的職業與結婚之間的矛盾的社會問題來。

但是劇本裏對于故事的寫法却陷入了一個不是用表現而是用「說教」的下策。費太太用許多一大串的理論去說明她的主張，徐瑛也用了大段的演講詞去說明她的觀點。作者不能握把一段生活的眞實內容去編織故事，只是作了一篇空虛的論文。尤其是對于費太太那樣一個人物没有考擦清楚，從她那樣一個過了時的老太太嘴却說出了大段的，像一個大學教授跟一個思想家所說的漂亮的言詞。

徐瑛是一個生活樸實的大學生，不是一個浮華的交際名媛，不至于連廚房都没有進過，而且見了廚房會那樣慌張，竟然連一籮煤球都給踢翻了。這種粗心浮糙是決不合于一個細菌研究者的性格的。

許桂芬是一個個性堅强，敢說敢爲的女性，但是爲什麼一向都屈服地住在費太太家理，聽費太太的呼喚？上面的許多都是劇本的缺點。這都證明本劇作者只注意了一個理論，並不曾從生活的深層去挖掘。

顧蘭君很會做戲，但是大概由于劇本的限制，她的演技盡向演講與說道一方面發展了。蒙納的戲也不壞，很能表現當事人的情感，但也犯了與顧蘭君同樣的毛病。王丹鳳經驗太少，不夠魄力，不曾抓住劇中人的個性，然而她是有希望的。

不管怎麼樣，「兩代女性」總是一個有意義的片子，而且這種意義是會給人們一種好的影響的。

亂世風光（二）

「亂世風光」雖然是一個舊片子，因爲是舊的，就很少人注意它。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在中國影壇中不可多得的好片子，不管在編劇導演與演員各方面都達到藝術上完美的完成，因此我在這裏把它重複介紹一下。

「亂世風光」寫作的手法是通過了一個偉大的客觀場面達到一個作者的主觀的結論的。作者告訴了我們在這個亂世中有一個畸形的經濟混亂，有大批的投机商，有一大批買不着米，跟吃不飽飯的人。吃不飽的人固然會有一個悲慘的末路，但是，依照歷史發展的定律，搶了別人飯碗，滿足自己私慾的那批投机商也必然有一個悲劇的末路。現實是可怕的，在現實的發展裏固然有大批因懦弱而受了犧牲的人，但是在每一個現實的發展中都有一個內在的矛盾，就是說强別人的人在他們施行强奪的時候，奪就孕育了一個跟那些受了强奪的人同樣的悲劇的命運。

在這種矛盾的定律中我們看見了「亂世風光」，看見了在這個矛盾中的投机家代表孫伯修。然而作者也指示出了在這個大混亂中的一個光明人物，那就是被孫伯修所忘棄的他的女兒，走上農村大道的小翠。代表着在金融的壓搾下的那一面的，就是投江自殺的，伯修的棄妻凌翠嵐。

這個戲裏的演員可以說是集了優秀演員之大成。孫伯修是經過三種階段的生活的，第一個是流浪的階段，第二個暴富階段，第三個破產與精神墮落的階段。在每一個階段裏石揮都能用一種內心的感覺畫出他的臉譜。錢士杰是一個油滑狡詐的二等商人，韓非做得給等好處。英子的小翠天眞，動人的同情。只是于素蓮的凌翠嵐太平談，没有畫出人物的特殊輪廓。端木蘭心的葉菲菲太正派了一點，不夠一個蕩婦的姿態。不過這要原諒她，據我所知道，端木蘭心是一個少經世故的純潔的姑娘，對于葉菲菲那樣一個蕩婦型的女人，她是難以從自己的生活經驗裏去捉摸的。除了這一點以外，她的戲做得都很好。

總之「亂世風光」從故事到演技上都是一個有着頂高的藝術水準的戲。除開最近在「平安」開映以外，以後大概還要在別的戲院開映，希望没有看過這個戲的觀者去看一遍。

節約時期的春裝

近年來一般中上階級的婦女，每年用於製做新衣服的款項，實在是個驚人之數字。常常一種新式流行，不管自己的經濟狀況或年齡之差別，相率效顰，這樣不但不能顯示出美點，而且也不是現時代所應採取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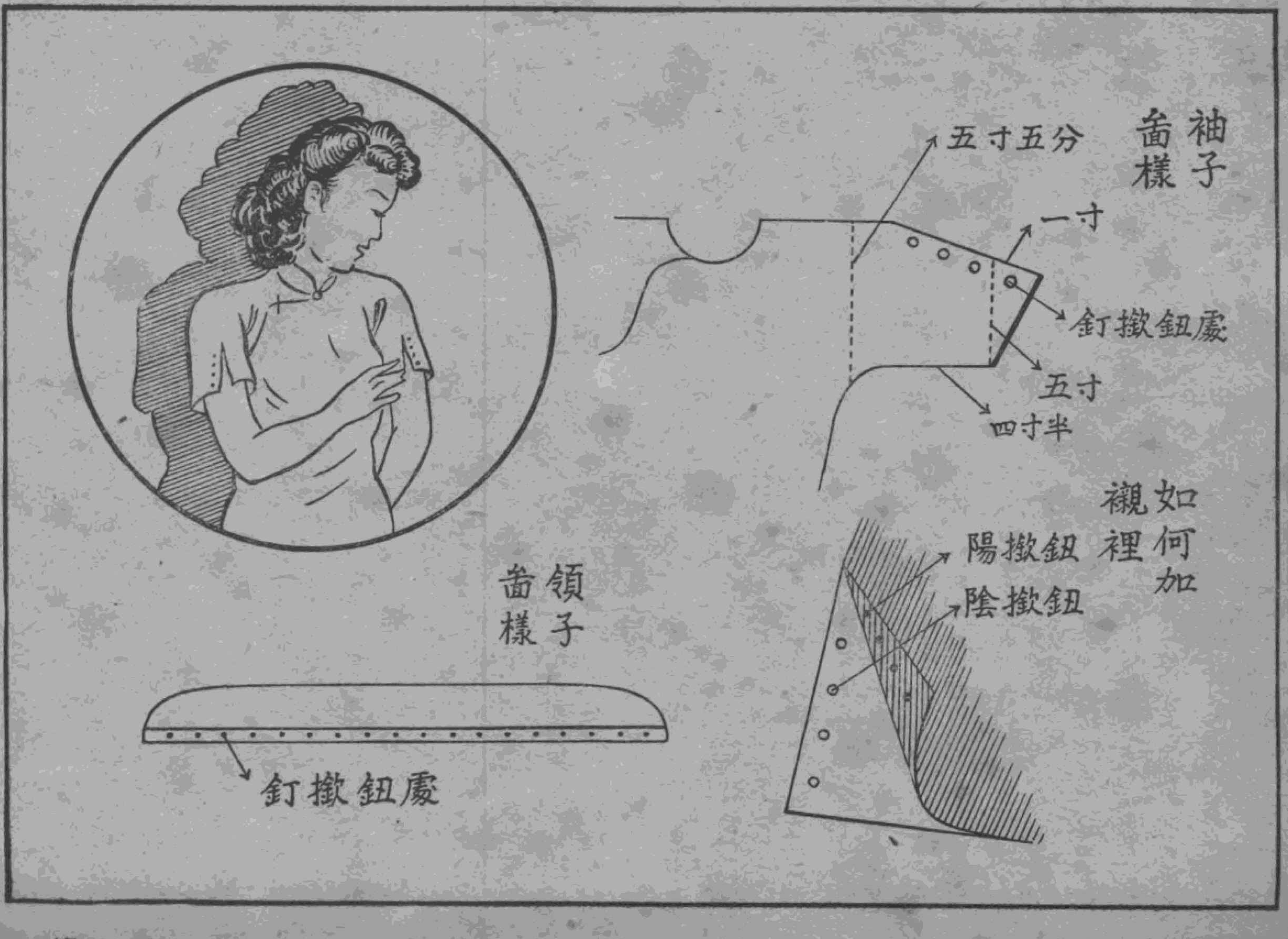
購製衣服的時候，首先要自審自己的經濟能力，和是否有礙衛生；然後求其美觀也是不可免的。在這幾種先決條件之下，我們擬出下面的一個式樣來：

（一）撳領　領子的裏面接觸頭頸，外面接觸頭髮，是最易污穢的地方，所以最好改用撳鈕法：承做衣服時同時製做兩條領子，周圍釘以一圈撳鈕，隨時可以取下洗滌，甲乙兩條輪流應用，頗合於衛生。

（二）袖子的改良　過短的袖子在春天總覺不合時宜，有些人也鑒於此，於是把它放長放寬。這種式樣在去年秋季已很盛行。不過袖管太大，阻礙動作；袖管太小又不便於濯臂。爲求得改良，最好把袖臂之外端剪開，依下圖樣裁，然後保留着原有形狀縫合，至於開口端用一排鈕扣鈕合。遇洗濯兩臂時，把它掀起就可以了。

（三）襯裏的經濟　所謂節約時期並不是一件新衣都不應當做，假若遇到親友間有集會，一件整潔而合體的衣服仍是必要的，然而要立求經濟。這裏介紹的一張圖，是把衣面的裏層和襯裏的外層各釘以若干粒撳鈕，（襯裏最好取灰色取其容易諧合其它顏色。）當穿着時，無論是什麽色衣面，只須加上這件襯裏，都可以行走到街頭。至於襯裏只須兩三件，輪流洗滌就夠了，豈不非常經濟？

這是實惠又衛生的一種新裝，如果人人採用一年之內當可以節省許多修飾方面的費用了。



信箱

編者先生：

我把我所想對你講的事情直截地寫在這裏，懇請先生費一些時間替我解答一下。

我是個死了丈夫的女子。在男子中心的社會中，是無疑地被人歧視着，由此，你就能想像得到我的生活痛苦的情形了。我的結婚，是由父母之命媒勺之言這一套而成的，結婚到現在雖然很久，但是他的死，並不曾使我怎樣悲傷，由此也可以明瞭我們兩人間的情感了。

我的家庭是一家守舊的大家庭，當然，我失却了社交的機會，因此，我也無從獲得一個異件朋友，作爲我再醮的對象。不過，我却從我的親戚中我愛上了一個我的表哥。我和他因爲是親戚，所以很早就相識，而今，我們間的情感確實很好，而且，理智地說，我們間的思想性情習慣等，都非常融洽。如果，上帝容許我們同居的話，我們是確實一對理想的配偶。

我的表哥是一個結了婚而且已經是二個孩子的爸爸。不過他們夫婦間並不和好。他的妻子離開了他遠赴它國已經三年以上，從新一二八以後，一直沒有通過信電，夫婦間的分離原爲調整感情，實際上離婚是很可能的。現今，他很想也很願和我結婚，可是在沒有跟他的妻子離婚以前我們是不能結婚的，但是他要離婚，因爲對方的不在當然無從辦理，那末這不是傷腦筋的事嗎？

先生，請相信我，我們間的情感確實很好。如果我們想活下去的話，我們必須同居。那末，請求你告訴我，我們能不能先實行同居，然後等到他的妻子回來後再辦理離婚手續而我們再舉行結婚？

懇求你指教我！我等候你的答覆，正像囚犯等待解放一樣的殷切！

祝：筆健！

一個不能披露姓名的讀者三十二·三·二十·晚·

××君

讀了你的信，知道你是一位年輕的寡婦，同時又是一個限在戀愛糾紛的苦痛中的人。至於你已結過婚，而且死了丈夫，這到沒有關係，因爲現在已經不是從前，妻子不必爲丈夫終身守節，你仍舊可以結婚，可以創造新的前途。況且你跟你的丈夫原是舊式結婚，沒有感情，他的死對你沒很深的打擊。現在重要的事自然是你再婚的問題。

在你的情形，自然是能够得着一個有着結婚自由的伴侶更好，他可以給你安慰，你們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活。但是目前的社會對於男女社交並不會開放，戀愛不能得着自由的發展，尤其是在你那樣一個傳統的大家庭裏，你的苦悶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人是需要感情與精神生活的，因此你愛上了你的表哥。愛了你的表哥當然不是你的錯誤。

現在你們的問題就是在表哥是有着妻子的這一點上。我們有這樣一個觀點，對於一種生活或者事業的態度，都要探取勇敢的方式，什麼都要勇往直前，毫不畏怯。但是事先需要冷靜，用理智去觀察，只要這件事是對的——所謂「對的」有兩個原則：第一不妨害別人與社會，其次不妨害自已的生活與前途——儘管去做，不要顧忌與論與習俗的批評。對於你與你表哥的事我們也是這樣看法，第一你要多多地觀察，是否表哥與表嫂是眞正的感情不和，是否表哥不是爲了你而「見異思還」，或者感情衝動？如果他們眞是沒有結合的幸福，變方都顧離開的話，你就考慮到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的兩個孩子將來如何交代，兒童的幸福是要顧到的。如果對於這兩點都沒有問題，你盡可以跟你的表哥去戀愛，至於同居只是戀愛之中的一種生活方式，如果生活上有所需要，隨時可以同居。行結婚禮只是一種外形，只要有着純潔而美好的戀愛本質，結婚的外形是沒有斷係的。我們的意思就是，你們相愛就可以同居，不必愛感到結婚的世俗形式，那是做給別人看的。這樣的答覆你能滿意嗎？

祝你快樂！

編輯室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結婚已達一年的女子，在這一年中，我雖然過着和婚前相仿的舒服日子，可是在我精神上却已變遷了不少，由於我遭遇到的並不像別的女子結了婚那般的甜蜜，融洽。

對方從小就和我生長在一塊兒，因爲我鄉的風俗沒有兒子的就在外領一個來和自已的女兒相配。我們小時候，就不十分投合，他生性孤獨，沉默少言，而我却是喜動的人。並且我們早就知道了彼此間的關係，因此羞恥心把我們相隔得更遠，甚至我們間沒有過五分鐘的談話，當然我們也不會生出好感心來。

去年春季，父母開始提出了我們的婚期，當時，我曾爲我前途內幸福考慮過。但是在崇拜舊禮教的父母之命下想反抗也沒有用，因此就這樣地屈服下來。當時，我以爲婚後彼此間的感情自然會產生的。那知依然是不交言談，我知道，習慣成了自然我們不會在自然中更變過來。但是我還想盡方法，使我多瞭解他，多和他接近些，可是都沒有用，去年署期後，他到外埠去求學，我仍在家中，過着幾乎忘却已婚的愉快生活，我覺得婚後，對於我生活上沒有更變，（當然因我仍在自已內家中。）不過當一般關心我的人訊問我：「婚後你們爲何仍是這樣冷淡；」竟使我回答不出來，祇感到心靈上有些痛苦，不自禁地陷入煩惱中去。至於說他另有所愛吧，那倒又不會。因爲我很明白他的一切。他到外埠去，如何？我却無從知道，在他幾次返家中，我靜靜地觀察他，依然是一買舊風，這是他的本性吧！可是我不信。他和外界接近時是多麼會說話，我眞打不破這個謎，想先生是見聞廣汎的人，對於我這種半凡而又難解的問題定能給我以美滿答覆。……即是，我們的婚姻前途有沒有危險埋伏着，像我們這種態度是不是在互相欺騙、敷衍。我應該取那種態度使我們融洽。懇求先生指示

祝你

撰安

芝蘭上

芝蘭女士：

你的一封信收到了。我們對於你現在所處的境遇極表同情，因爲你的精神實在是太痛苦了。在今日的社會裏常常可以看到許多有情人沒有錢而不能成爲脊屬，又有許多有思想、富於情感的人却在舊社會禮教之下犧牲了。像你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正是當今的一個好例。它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實際不然，因爲你說「……就這樣屈服下，當時以爲婚後彼此間的感情自然會牽生，那知依然是不交言談，我知道……我們不會更變過來。」足滑你對於婚姻並非視如兒戲，而是下過一番苦功擬圖圓滿的。可是你的努力都白白葬送了。

這樣事實發現，對於你當然是一場打擊，許多人當受了打擊以後，毅志消沈了下去，而你却不然，依舊想再用別的方法來創造你的家庭幸福，這一點是很值得讚賞，我們也極顧意爲你協力。

信裏說你的丈夫在家裏始終亢默寡言，性情孤僻的不得了，可是跑到外面却那末長於辭令，交遊廣衆，完全制若兩人。而他之所以不愛理睬你，又非另識別的女友，有了這點我們想他對於「你個人」並沒什麼成見，並且他是愛你的。

不過，你內家庭中其餘的人太占舊了（恕我這樣說），否則不會爲了沒有兒子便招來一個毫養婿；不管他們的性情是否相同，便在很小的年齡就由父母之命訂下婚約，這樣內婚約和「指腹爲婚」的事件又相差幾何呢？同時，在你們幾歲的時候，就使得他知道「身邊的女孩就是自己來日的妻子。」使你也知道他就是你來日的丈夫。那時你們對「夫」和「妻」的意養並不理解，只有畏懼吧！於是很可能的事情就會發生——小孩子到另一個地方見了一些大人和老人，還有一個可畏懼的異性孩子，都是可怕的，嚇得不敢說話了。所以他在你們家中沉默寡言並非偶然。

既然如此，你也不必質問父親或是母親爲什麼當初那般態度。你所需要做的和所能夠做的，第一到外面觀察他所結交的一些朋友性格怎樣，嗜好什麼；盡可能範圍之內，你把他們的優點全學習來。如果也看你具有了一切朋友的優上品格和好的行爲，自然而然拿你也當做好友之一了。這時初步工作已經成功，同時用種技巧的方式測探他的變態行爲是不是直接受岳父母的過分威嚴所致，如果這樣試驗分居一個時期，待他正常以後再同住一起，就沒有關係了。

總之，美滿婚姻最主要的因素要靠雙方的努力。天下就無所謂「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全靠如何來調整，你肯這樣努力，一定會成功的，祝你們幸福。

編輯室

芝蘭女士：

讀了來函後將你痛苦的情形分析一下：最初是你不應該屈服在舊禮教父母之命令下與這有性情不合的丈夫結婚，難道你願以終生的幸福來換得一位順服的美名嗎？

不過現在你們既然已經結了婚，就應該想一個妥善的補救方法：從你信中可以知道你家中沒有兒弟，所以你的丈夫從小就好像童養媳似的住在你家中（預備入贅你家），爲了這個原因使得他寡言笑，覺得處在寄人籬下，事事仰仗於人的地位，所以從小就消沒了他的男子所應有的大丈夫氣概；同時結婚後的妻子（你）又不夠溫存體貼（這是我的武斷的推測）所以越發使他沉默寡言了。現在我們提出一個辦法，假如你能恆心去做，大概是會有好的結果，就是不管你的丈夫怎樣對你冷淡，你應該處處關心他逗引他和你多說話，譬如早上起身後對他的衣著飲食方面多加照管，這照管並不是說你覺得今天太冷，就從箱子裏替他拿出一件絨衣來要他穿就完了事，應該讓他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你可以對他說．「今天天氣冷了，你願意多加一件絨衣呢，還是願意多穿一件夾襖？」這樣他必定會回答你他所喜歡加的一件衣服，並且或許會告訴你爲什麼原故。每天的早點你不要以爲你們家所預備的一定足夠他吃的了。你應該不時預備一些特別的點心，這樣他會感覺得你對他的好意而增加愛你的心。現在他在外埠讀書有時回來，這正是你們有談天資料的好機會，你不要存着他反正是寡言笑的人，他不多和你說話，你就不去理他，你應該問他校中一切的情形，外面的見聞，或者甚至要求他教你讀書，不管你丈夫是個如何寡言的人，總之他只要不是聾子啞吧，大概對你的問題不會一字不回答吧！人是富於感情的動物，請你不妨一試。

這裏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們可以搬出另組織一個小家庭，因爲你的丈夫從小住你家裏，一切不用操心，並且從小受你父母的管教，所以拘束非常，如果你們能搬出去住，不免要發生許多切身的問題，他還能夠不管嗎？一切事你和他商量時能不發表意見嗎？（因爲目前你家中情形是無須他參加意見的）不過這事須視你家庭的情形，你須見機而行。

編輯室

編輯先生：

——怎樣收回丈夫對我的愛心？——

我是一個年近三十的女子，十年前由父母作主，（不過我們曾做過短時期的朋友）結了婚，我深知他當時爲了我的美貌所吸引，我也以能嫁一個有着博士銜頭的洋行經理而自豪。婚後的生活眞是快樂無比，我們彼此間的愛護和體貼都是無微不至的。可是婚後三年我們沒有小孩，這眞使我非常焦慮，雖然當時丈夫毫無娶小之意，可是我的愛子心切，於是建議丈夫娶我的妹妹（提到妹妹，她只比我小一歲，不過她的面貌中和我相反，母親說她是一個嫁不出去的女兒，於是就給她多讀書）不知當時丈夫是爲了愛我而不忍拂我的意思，還是要子心切，總之他答應了，至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妹妹，她很知道自己嫁人的不容易與其將來孤獨一世，到不如和姐姐同住，況且我們姐妹間從小的感情又很好　於是妹妹就搬到我家來住，這樣相安無事過了八年，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四個孩子。一切家務由我料理，早上丈夫出去辦公，妹妹也到一家銀行裏去做事，家中僱有三個娘姨，所以我只要開口，不用動勞力，家中事管得井井有條，空下來的時間就替四個孩子料理一切，再者就是看閱書報雜誌，生活眞是相當安適。

但是最近丈夫常借故不回來吃晚飯，和妹妹商量此事她毫不關心；於是我不得不暗地偵察丈夫的行爲了，每當知道他不回家吃飯時，我就到各處去找他，直到前天我守在他寫字間門口，在五點半鐘的時候，他跟着一位女郎的後面出來了，他們沒有僱車直向法租界走去，到了一條僻靜的路上，他們竟挽起手來了，當時我眞是火冒三丈恨不得立時跑上前去折穿他們，但是我抑止住了衝動的情感，知道那樣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於是悶悶地回到家中，丈夫回來後我也毫不提及，因爲我是想一個最妥善的方法來挽回丈夫的心。我明白一旦丈夫丟棄了我，我是不能生存的。我不像妹妹有自立的能力，我更不像她有錢，雖然我的生活安適，但是我毫不知積蓄，所以弄得手頭空空。如今我有兩個難題在腦中盤旋着，使我寢食不安。就是：怎樣收回丈夫對我的愛心？我應該折穿他有女友（這稱乎我覺得太雅）的事嗎？還有就是我要預防萬一丈夫不再愛我，甚至提出和我離婚我應該怎樣辦？親愛的編者先生請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救我脫離煩腦的苦海罷！

敬祝

撰安！

秀麗敬上

秀麗女士

從你的信上所載的事實看來，你的確是一位非常大量而賢淑的婦人。你能爲着你的妹妹面貌不美，不好嫁人，便牲犧了自己與丈夫之間的一部份愛情，把她娶進來，這眞是一件難能的事。

至於談到你丈夫對你的愛情這一點上，我們到有這樣一個感覺：我們以爲你爲了想望兒女，同情妹子，容許丈夫多妻，自然是你的好意，但是如果你的丈夫眞是懂得愛情，眞是鍾情於你，他就不應該以有兒女作戀愛的目標，不應該在有了你之後再去娶一個女人。他眞是堅決地愛你，即使你有這個提議，他也應該拒絕。然而他終於聽了你的話，去娶了你的妹妹，這就證明他雖然愛你，但存着自私與好奇之心。——假使你說爲了沒有兒女，讓你去跟別一個男人借一次種他肯嗎？自私與這種對於女性的好奇是使愛情發生動搖的一個原因。

其次，以有兒女作爲愛情的最後幸福作戀愛的目標是一種變態的宗法思想，這種宗法思想是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詩書中來的。因此你的丈夫實行多妻除開是他的自私與好奇心之外，還是一種封建思想。有一種封建思想的男人在他的下意識上就潛藏着一種蔑視女人的觀念，況且娶你妹妹的這一件事已經給了他一個暗示，就是說一個男人是可以有幾個女人的。——他既然可以有兩個女人，那麼三個四個也無妨。這點恐怕你自己也要負一些責任才是——因此你的丈夫隨時抱着玩弄女人的心，只是待機而發。這是愛情動搖的第二特徵。有了上面兩個使愛情動搖的特徵，他現在又有外遇是不可免的。

現在你跟你丈夫之間有兩個重要的關係：一個是愛情關係，一個是經濟關係。你說若是丈夫棄了你，你就不能生存。現在他在愛情上是已經叛了你了。但是我們以爲沒有了愛情仍舊可以生存。也許會有一陣很大的苦痛，可是過去也就好了，更嚴重的倒是經濟問題，經濟壓迫是可以至人於死的。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爲你不必過於憂慮，你沒有缺點，丈夫不能提議和你離婚，如果他提出，你可以反對。或是要一筆贍養費，其次，最好你也找一個自己的出路，把你的安慰寄託在兒子身上，把生活的重心移到你妹妹這邊來——你們既是姐妹，而且又有兒女的關係，自然是可以共老的——幫她工作，創造一種自己與人互助的而獨立的生活。對丈夫不要存依賴心，不要希望過多，這麼一來，也許他會對你由於敬重而回轉愛情。至於說用什麼方法拆穿他的女友，那是一種近於吵架的下策，還是考慮一下的好！

祝你

快樂！

編輯室

餘聲

感謝我們的讀者寄了許多關於信箱的信給我們；尤其要感謝的是，在諸位的信裏，我們看見了一些平時用我們的眼睛所看不見的生活，用我們的耳朵所聽不見的呼聲！我們覺得這些信件對我們都是一些生活上的教師，從這些信件上我們得到一些在書本中得不到的知識；我們知道有這麼許多努力向上，希望光明的女同胞都陷在黑暗裏！

由於你們對我們的信念與熱誠，我們總盡我們的能力與知所能及的來答覆你們信上的問題。然而我們的知識淺陋，對於你們的問題我們不能美滿地答覆，我們的答覆只能供作你們一部份的參考而已。

關於芝蘭女士的信箱，我們認爲這是一個看上去很簡單，但是實際上並不簡單的問題。恐怕讓一個人去答覆不能使她滿意，因此我們寫了兩封信，這是兩個人的意見。如果讀者以爲還不滿意的話，請原諒我們，因爲我們對她生活的了解太少了！

因爲篇幅不夠，還有許多後來的信留待下次答覆。

諸位寄來的文稿與關于事務的信件，請把字跡寫清，尤其是地名與人名，以免敝社誤解。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一卷 第十二期
民國卅二年四月十五日

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 二〇七—二一一號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代售處　三通書局　上海北四川路一三九號　電話：四二二二六號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三元
半年六冊　十七元
全年十二冊　三十二元
外埠每本加郵資八分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商社書報發行所

地址：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三三四——九八二八〇

（1）南京　新國民書局　珠江路十五號
（2）南京　新中國圖書公司　下關熱河路中市
（3）蘇州　中華日報分館　東中市
（4）無錫　無錫日報館　大市橋街三十八號
（5）無錫　日新書店　崇安寺公園路
（6）鎮江　民國日報鎮江分館　伯先路六十三號
（7）鎮江　中國書店　寶塔路
（8）揚州　民國日報揚州分館　永寧宮十九號
（9）衢州　新中國圖書公司
（10）漢口　漢口圖書文具社　特三區
（11）常州　世界文具社　北大街鐘樓南首
（12）松江　標新書店　西門外塔橋西首
（13）杭州　問經堂　三元坊
（14）杭州　西蒙書店　新民路二三二一號
（15）嘉興　昌明合記書社